

水
滸
續
集

第二十一回

撲天鵬火燒萬慶寺

小旋風冤困滄州牢

遣一枝兵從山背後下去，竟攻萬慶寺。那寺裏必然空虛，先破了他巢穴。

那和尚聞知，必然回兵去救，我這裏追去，必獲全勝。」

衆頭領盡皆稱善。李應便請呼延灼、徐晟、呼延鈺、楊林去破萬慶寺，裴宣、蔡慶、樊瑞、杜興分兩路埋伏，自與朱仝對陣追趕。

分撥已定。三更時分，呼延灼、裴宣等各引嘍囉下山。楊林引路，裴宣等四人埋伏在寺前二三里之外松林裏。呼延灼等領二百嘍囉到寺門，聽得大殿上做晨朝功課。衆

囉把寺門打開，一湧而入。寺裏只留得一二十個老弱粧戒律強吃齋的禪和子，并些火

工道人。呼延灼等一齊動手，逢着便殺，霎時間，屍橫滿地。楊林就要放火。呼延灼道：

『且慢！寺內積蓄，搬回山寨，都有用處。』

三百多。房方丈各寮遍處搜尋，取出若干的陳年好酒，薰腊肉，鱸鯊海錯，菜品

蔬菜，油鹽等。金銀綬疋，衣服布帛，銅錫器皿，米麥豈麵，不可勝計。尋到後邊，又有一

條曲折深街，深洞洞的。點了火把照進，有一扇石門。打開看時，內有幽房密室，

麝蘭氤氳，藏有十來個年。李應道：『佛家弟子，不可加之刀刃，有個妙法送他西歸。』喝

禪都穿不迭。也有。之物盡數搬運上山，放出尼姑婦女，教他各自認路回家。發放已畢，然

『我們盡是。』

巡山逃得性命起。

曇化聽得，頭頂上。

知道萬慶寺已破，統兵追下。

曇化無心戀戰，到三岔路口，那隊皂旗金兵不顧和尚從東去了。曇化一發勢孤，只得。

奔前。將到寺前，一聲砲響，松林裏轉出裴宣樊瑞杜興蔡慶四等好漢，一字擺開，喝道：『快。

留下驢頭！』

曇化並不回言，輪禪杖竟打。後面李應朱全已是追到。曇化心慌，拖了禪杖衝去。

裴宣等讓他過去，只把這些僧兵真如砍瓜一般。

曇化將到寺門，呼延鈺徐晟雙馬飛出。曇化前後不能抵敵，被徐晟一鎗刺着右肋，跌。

下馬來，衆嘍囉拿來綁了。

李應到殿上，一同坐下。

呼延灼說：『密室內藏着許多尼姑婦女，並搜出童酒等物。』

押過曇化來，問道：『你既出了家，當慈悲爲本，清淨爲心，怎麼貪淫好殺？何苦與我們作對？』

這萬慶寺是胡太后香火院，受列朝供養，是大宋的土地，是大宋的人民。金兵南來，勝敗未

分，你爭先去投順，引兵來攻山寨，是何道理？又暗藏婦女，恣啖酒肉，你也受用得夠了！莫

說我們容你不得，就是菩薩金剛也要努目了！曇化道：『不必多講。只求速死。』

楊林立起，拿刀要砍。李應道：『佛家弟子，不可加之刀刃，有個妙法送他西歸。』喝

令嘍囉把寺中所有之物盡數搬運上山，放出尼姑婦女，教他各自認路回家。發放已畢，然

後把曇化綁在殿柱上，放起火來。看看火逼近來，樊瑞道：『你這個和尚今日圓寂了，可惜

沒處尋善智識封龕。我道士竟與你下火。』乃作偈曰：

曇化！曇化！諸善不修，衆惡盡作。朝醮酒肉，高坐蓮臺；夜樓婦女，同歸極

樂。便好殺人放火，兼曾趨炎使詐。咦！這回送上三昧神光，掃盡六根齷齪！

又有名賢作詩嘆道：

世間何物最堪憎？
蓋國殃民莫若僧。
梁武捨身朝見滅，
漢明作俑禍旋興。
低眉菩薩慈悲少，
努目金剛忿恚增。
更有一般堪惡處，
姦淫陰毒罪難勝。

却說衆頭領俱在寺門外立馬觀看。霎時間，透上萬道紅光，焰騰騰火趁風威，如金蛇閃掣，眼見得那曇化茶毗了。李應等馬上加鞭，同回山寨，椎牛餉士，大排筵宴慶賀。

正在歡暢之際，忽小嘍囉報道：「有一戴院長要見。」李應忙叫請進。戴宗走到衆頭領皆下堦相迎，見過禮，就請上坐。

戴宗道：「小弟已在嶽廟裏出家，百念皆灰。誰知樞密府奏加原職，再三勉強下山，軍前効用。往來傳遞文書，受盡辛苦。及至回京，辭別還山，童貫又苦苦相留，說已題授本宮提點，候下勅命。不料王黼又開邊釁，納了平州守將張穀，金人來責敗盟，郭藥師做了鄉導，分道南侵，直渡黃河，把東京圍住。那朝臣主和主戰，紛爭不已。幸得兵部侍郎李綱力陳

守禦，檄河北河東關陝勤王之兵。老種經略相公和姚古歌南仲之師已屯城下了。差我賣詔各處催促。因此先到大名府。

「誰道太守劉豫心懷不軌，投順金朝，粘沒喝許他立爲中國之主，哄得他傾心吐膽向着北朝，不唯不肯發兵，連各處詔書都焚燬了，將我趕出，還要把我解到金營。虧我走得快。只是失了詔旨，回京不得，思量到滄州投奔柴大官人。數日前因浪子宰相李邦彥力主和議，與粘沒喝講定，割了三鎮，再要一百萬金子，五百萬銀子犒師，先在京城內搜括巨室富商的財物，不夠十分之一，就差使臣到各州縣搜括，若有藏匿不獻者，全家處斬。」

「這個旨意傳到滄州，那大守高源正是高濂的兄弟，因前日宋公明破了高唐州，害他滿門良賤，柴進撞着冤家對頭，高源要與高濂報仇，湊着奉旨的大題目，要他三千兩金子，一萬兩銀子，那裏得來？這樣亂世，太祖皇帝的誓書那裏還講得起？拿到州裏，三日一比，連家眷通監禁了。我到牢中去看他，再三致囑衆弟兄救取性命，故特到此。」

李應道：「柴大官人義氣最重，征方臘回來，雖不會面，書信長是往來。既然有難，豈可

不救？煩衆兄弟莫辭勞苦，到滄州走一遭。」就點一千兵同呼延灼、楊林、呼延鈺、戴宗、徐晟進發，囑托朱仝、樊瑞等道：「倘金兵來與曇化復仇，只宜堅守，不可出戰。緩急之間，戴院長往來通信。」戴宗道：「前日高濂有妖法，宋公明使我去請公孫先生，受盡跋涉；今高源若作妖法，喜得公孫先生現在，不勞再請了。」李應道：「煩院長作起神行法，先到滄州通信與柴大官人，使他安心守耐，我等兵馬在路還有幾日方到。」戴宗依允，作法先去了。

却說那高源是狡詐之徒，極有思才，手段最辣，也曉得飲馬川好漢是柴進、舊相識，恐怕來攻城，先把城垣修築，柵木堅牢，城裏城外，編着保甲法，盤詰奸細，城門出入，盡用小票照驗，甚是嚴緊。探得飲馬川果然有人馬來，拽起吊橋，城門闌定，傳令統制團練等官，領兵各守汛地；又點民兵登城，堆垛石塊、灰瓶等物，晝夜隄防。

却說李應等兵馬到了城下，戴宗來見道：「城內水泄不通，並不容人出入，進去不得。」

李應週圍看了一遭道：『城池雖小，却是堅固，急切難攻。且遠遠圍住，再作算計。』

却說高源全身披挂，親自巡察，分付官兵，不許出戰，只是堅壁清野，待這干賊寇糧盡力弛，方可追他。李應等一連三日，無計可施。

那高源坐下州衙，傳進兩院節級牢子分付道：『柴進這厮慣會結連山寇，謀爲不軌。向年使黑旋風李逵打死殷直闕，我那大太爺也把他監禁在牢裏，只是下手不早，反被他通着梁山泊賊寇引兵到來，攻破高唐州，全家受害。今是奉聖旨搜括金銀，並非公報私仇，他又約飲馬川餘黨來侵犯，這是背逆朝廷，罪在不赦了。我想那些賊寇不過徇舊日情面，故來搭救。你們今夜將柴進盆吊死了，明早把屍首拋出城外。他們見柴進死了，難道真有些甚麼生死交情？自然敗興而回。我自計擒他。速速下手，不可遲誤，天明立等回話。』

節級牢子領了鈞旨下廳。那兩院節級，姓吉，名孚，爲人仁恕，雖在公門，肯行方便，心裏沉吟道：『那柴大官人是個金枝玉葉，仗義疎財，真是好男子。州官將奉旨爲名，明是要報

私仇。今夜要害他性命，如何下得？眼見天下大亂，這州官的冰山也將次倒了。何不救了？却是一樁的老大陰鷲。」以口問心，算計定了，就穩住小牢子，說道：「相公鈞旨要益弔柴進，且未可行事。他身邊有的是銀子，待我再去哄些出來，與你們用度，直待五鼓下手。」

衆牢子盡皆歡喜。吉孚到牢裏對柴進道：「大官人，你知喜信麼？」柴進道：「我在牢裏，知甚麼喜信？」吉孚道：「飲馬川貴相識已領兵到城下攻打三日了。」

柴進聽見喜動顏色，便問道：「勝負若何？」吉孚道：「州裏相公到有主意，只是高壘深溝的緊守，並不出戰。」柴進道：「若是這等，攻打也無益。」吉孚道：「還有一個喜信，不好說得。」

柴進只道有甚解救，急問：「怎麼不好說得？」吉孚道：「方纔領相公鈞旨，道前年在高唐州留你性命，不早下手，致被梁山泊攻破，殺害他哥哥全家，今夜分付牢子，把你益弔死了，拋屍城外，飲馬川兵馬自然退去。」

柴進聽了，嚇得魂飛魄散，一字也說不出，淚如泉湧。吉孚道：『哭也無益，你身邊有銀子拿些出來，我與你調度。』柴進道：『還有一百多兩，盡數送你。我死之後，煩你保全我的家眷罷，我在九泉，也得瞑目！』吉孚道：『奉旨搜括金銀，若隱藏不納，全家處斬，那裏保全得來？若是我有了銀子，也保全不得自己。』柴進道：『不消說了，只累你買口棺木盛殮我罷。』就取出大包銀子遞過。吉孚道：『這不難。』接了銀子，竟出監門，到使臣房裏。那些小牢子還坐着等。

吉孚把二十兩分給衆人，又將二兩置辦三牲福物，說道：『祭了青面聖者，吃了散福酒，然後動手。』衆牢子得了銀子，俱喜攢攢去分了。

到三更時分，將牲醴香紙，祭養青面聖者。吉孚喚柴進道：『你也來拜拜，要聖者引出，免得魂沉獄底。』柴進道：『死在頃刻，拜之何益！』只不動身，眼睜睜看吉孚同衆牢子儘意的吃。

吉孚拿一分福物，一壺酒，對柴進道：『你也受用些，做個飽鬼。不是我，奈上命差。

遣，概不由己。你叫我買棺木盛貯，明日把屍首拋出城外，貴相識不忍，自然好結果你的不必掛心。」

柴進見吉孚這等說，冤苦填塞，如萬箭攢心，那裏吃得下，連哭也哭不出了，如死人一般，呆呆等着。吉孚側耳聽，讒樓已打四鼓，提鈴喝號，巡視獄官已過，對小牢子道：「此時好下手。」喝道：「剝下衣服！扁札起來！」衆牢子七手八腳，拿麻繩的，取套索的。

正要套上頸項，吉孚道：「且慢。晚上又領相公鈞旨，送臨時用刑，可再到衙內，還有甚麼言語分付。你們且看守在這裏，不可睡着。我去稟覆一聲就來。」提燈籠，出監門而去。柴進此時倒無別念，惟打點嘗這上路滋味。

不一時，吉孚叫開獄門。柴進聽得，魂已輕輕飛舉半空。只見吉孚手內執着一根火簽，急急走來，說道：「這相公好不鶻突帳！又要帶柴進到內衙去，另有發落。你們且伺候着，恐怕也要叫進內衙。把獄門鎖好，還有許多重犯，恐怕走失。」卽解柴進綁縛，穿上衣服，提了燈籠，牽了柴進，竟出獄門，往一小巷。偏走到府門口，叫守門的開了門說道：「奉相

公鈞旨，押這犯人到一處安放。」

守門人役見是兩院節級，囚犯是他執掌，不去詰問。出了府門，從大街上走將來。到

一小巷，見火把照耀得通紅，二三十個兵丁都是營中出來巡哨的，馬上騎着一個將官。

吉孚看時，却是孫統制城上巡察過來。孫統制喝道：「甚麼人此時還夜行！拿下鎖

了！帶進營去！」吉孚不慌不忙跪下稟道：「小的是本州兩院節級吉孚。奉太爺火簽，

捕得一名奸細，押到死囚牢裏去。現有火簽在此。」孫統制見有火簽，又是節級，分付道：

「去罷。」

吉孚和柴進反慢慢的走，見孫統制去得遠了，方急進小巷。又轉過兩個灣，到一人家

門首，輕輕把門彈了一聲，就有人開門出來，放吉孚柴進走進，重把門拴好了。引到後半間

屋裏，點着燈火，吉孚把柴進頂上青索子解下，說道：「大官人，此時恭喜了。」

柴進不知所以，不好回答。吉孚道：「我敬你是個好漢子，故設法救你。恐怕小牢子

作梗，故把銀子穩住他們，領你到這個所在。這個人是鄆城縣裏出身，叫做唐牛兒，向托着

盤賣糶蓋過活的，常常得宋公明周濟。宋公明殺了閻婆惜，虔婆騙到縣前買棺木，抵住叫喊起來，唐牛兒向前解救，宋公明便走脫了。他頂替罪名，刺配到滄州。罪是滿了，沒有盤費，回去不得。我見他有義氣，常看顧他，做些小營運。我要救你，無處安頓。想到這裏，先與他說知等候。」

柴進聽了，如死去還魂的一般，撲地便拜道：「再生之德，實難補報！」青孚扶起道：「還有商量。我也出身不得了，幸無妻小，沒有牽掛。你的家眷還在監裏，怎的救解？你寫起封書來，把唐牛兒擲到城下，叫他退兵，這裏少不得開門放樵探，却使勇士扮做百姓，雜進城內，復引兵攻打。有了內應，方可破得。」

柴進大喜道：「我的恩哥！你怎不先通知我一聲！免得這般嚇破肝膽！」青孚道：「若先說了，你心上不慌，就做出這般悲苦臉來。那些牢子久慣成精，看出破綻，豈不悞了大事？我所以無半個字的口鬆，扁札起來，到萬分危急方脫身。大街幸遇孫統制，還好掩飾，若州官自來巡察，我兩個性命休矣。」

唐牛兒盪出一大壺熱酒，一隻熟鷄。柴進道：『監裏教我喫酒，如何嚙得下？這回要喫了。』喫罷，手顫顫的修了封書，付與唐牛兒。二人因辛苦了一夜，且在炕上暫息不題。

且說高源天明就坐早衙，喚吉孚將柴進屍首呈驗。小牢子稟道：『昨夜三更扁札了，正要動手，吉孚稱相公還要帶進內衙回話，帶出監門去了。』

高源大怒，喚守門人役喝道：『爲何放了柴進出去？』門役稟道：『三更時分，見吉孚手持火簽，說相公叫帶這犯人到一處去。小的見囚犯是他掌管，又有火簽，故此放出了門。』

高源道：『眼見得這厮賣放了。現今城門閉着，怕他飛上天去！』把牢子門役各加重責，喚該司速傳曉諭各坊舖小甲沿門搜捕，若擒得者，官給賞錢一千貫，窩匿者按軍法斬首。

霎時間滿城傳遍，沸騰起來。沿門逐戶，菴觀寺院，三瓦兩舍，廢解東廁，翻轉地皮，搜檢

已遍，那裏有些影響！

再說唐牛兒上城守梁，乘傍人眼空，把石塊包了這封書拋下，親看見一個好漢拾去，輪次回家喫飯，大開了門，盛一碗小米粥，堆一箸鹽菜在上面，戳着門檯上喫，對着隣舍道：「連日閉了城門，出去營運不得，身邊一文錢也沒有，剩得這些小米，胡亂熬碗粥吃。」再過兩日，就要餓死了。若拿得柴進時，領一千貫賞錢，儘夠發跡哩。」巷口隣舍道：「唐大官，你上城時，該坊小甲到這巷裏搜尋，見你鎖着門，我們取笑道：「敢是反鎖在這屋裏？」小甲也笑道：「這丟小房子藏隱不得，諒他也沒有這膽！」」

唐牛兒道：「列位不放心，請進來看，省得日後敗露出來，連累各家。」一個道：「我是說笑話，你便認起真來。」一個道：「便進去看看。」噯道：「瞧了他嫂子不成！」真個探頭一望，見後半間黑洞洞一個破炕，上面有幾件破衣服，堆着亂柴草，笑道：「炕上窩藏的柴是柴，却不是進，我家裏柴毛也沒有！我的大嫂，老大怒帳！真是再關兩日，板襖兒就

要晦氣了！你一身一口，倒有得堆着哩！

正說間，聽得巷口人說道：「賊兵都退了！好了！」正是：

烽烟暫息人安枕，金鼓重鳴血滿城。

不知畢竟如何結果，且聽下回分解。

水滸續集

水滸後傳

第二十一回

第二十二回

破滄州豪傑重逢

困汴京奸雄遠竄

却說吉孚用計救出柴進，使唐牛兒上城，拋下書札。楊林拾得，與衆頭領看了，商議道：『柴進既已出獄，家眷尙然監禁。他又不能出城，當依他計策，退兵到楓樹坡埋伏，候有了內應，再來攻打。』遂傳令回兵，旌旗倒捲，戈戟橫肩，拔營盡去。

守城軍士見敵兵盡退，報與太守。高源道：『柴進城中緝捕不着，想是又有奸細弔下城去。他的家眷還在，盡行誅戮，亦可泄憤。』又見在城百姓紛紛來稟：『城門閉久，薪米俱絕，乞老爺軍令，開城暫放樵採。』太守只得下令開門，只許巳午未三個時辰。出入的

人，嚴加盤詰。

却說楊林戴宗扮做行公文的承局，呼延鈺徐晟粧做小學生模樣，使人挑着書包；小嘍囉挑幾擔柴草，暗藏軍器火藥，混進城來。原來唐牛兒住的一條小巷，貼近城門，屋後便是城牆；左邊是段空地，右邊一家鎖了門往鄉間去了，並無緊鄰，便於隱藏；都是書札中註明。

戴宗等四人趕眼錯，一溜進唐牛兒家裏，暗屋中與柴進吉孚見過。小嘍囉的柴草，唐牛兒只說買的，也挑進屋裏，只等兵馬來。

至二更左側，忽聽得砲聲連響，守城的軍飛報到州衙。高源親自上馬巡察，又撥民夫

上城。唐牛兒與隣舍俱去守壕。戴宗楊林也跟上。

到四鼓之時，守城的民夫都神思困倦。戴宗取出一條白絹號帶豎起。城下望見，將

竹梯倚着，嘍囉魚貫而上。守壕的喊叫。楊林拔刀就砍。呼延鈺徐晟就到城門邊殺散

守門的，大開了門，放下吊橋。李應呼延灼領兵擁入，一連放了幾把火，照徹通紅，城中鼎沸。

高源聞得西門失守，同孫統制領兵來拒戰。李應呼延灼劈面遇着，更不打話。李應把高源一鎗挑于馬下。孫統制拍馬便走。呼延灼趕上，一鞭打死。那些兵各自逃命。

柴進吉孚也出來與李應呼延灼相見，致謝不盡，一同到州衙裏，把高源家口殺得罄盡。柴進吉孚引楊林進牢。小牢子早皆躲開了。吉孚把一應罪囚盡皆釋放。柴進自去領出家眷，對楊林道：『若無這個節級，我已冤沉獄底矣！』一行人坐在州堂上。呼延銍徐晟戴宗皆到。

李應傳令，救滅了火，不許秋毫無犯百姓，將高源衙內資財并倉庫錢糧俱裝載回寨。唐牛兒對柴進說了，取數挑米分給巷內鄰舍。盡皆感謝。一個道：『前日我們取笑，果然藏在裏面。唐大官真個好大膽！』

天已大明，遂收兵出城。原行到楓樹坡，安營造飯。柴進自去把家財也載上山。一路上聞得東京十分危困。李應道：『我們都是大宋子民，自祖宗至今，恩養一百六十年，君父有難，也該去探個真消息。欲煩戴院長去走一遭。再得一個同去更好。』轉過楊林

道：『小弟願往。』

李應大喜，多取銀兩，與楊林藏了。打過中伙，柴進自同家眷吉孚唐牛兒隨李應等到

飲馬川不題。

且說戴宗楊林作起『神行法』，不消幾日，到了東京。尙隔十里多路，人民俱已逃散，

遍地干戈。天色已晚，並無宿店。官道傍有座清虛觀。戴宗道：『我們進城不得，且借觀

中安寓。你明日進去探聽消息。』取下甲馬，兩個走進玉皇殿上，靜悄悄不見一人，烟消

燭滅。尋到廚房內，只有一個癩脚道人在那裏掃地。楊林問道：『恁般一座大道院，只有

你一人在此？』

道人仰起頭來答道：『客官，你難道不知？金兵把京城圍住，殺人搶掠，居民盡皆逃散。

我這清虛觀在大路上，兵馬不時往來，那裏攪擾得過。房頭師父，都躲避了。我是殘疾人，

沒有去處，只得守住。死生大數，聽他便了。』戴宗道：『我兩個要進城探望親戚，天晚去

不及，要借你觀中一宿。有米一發借些煮飯。明早送香金與你。」道人道：「在此留宿却不妨，晚間只要自己即溜些。米却没有。」楊林道：「可有買處麼？」道人道：「有了銀子，只怕近村人家還有。我是病的，脚上又生個大癩子走不動。你出觀門，從東首轉過大樹林，有座石橋。過橋就有人家。」楊林道：「有瓦罐子借一個。看有酒也，沽些來。」

道人掂手掂脚到裏邊提一個沒嘴的大瓦罐。楊林提了，依道人指點的路徑走去，果是出了林子，有座石橋立在橋上，看那景致清幽，一帶清溪潺湲不絕，靠着山崗松竹深密，有十餘家人家都是草房，門前幾樹垂楊，一陣慈鴉在柳梢上呀呀的噪，溪光映着晚霞半天紅紫，下得橋來，人家有鎖着的，有緊閉的，通不見有個人影；到村盡處，一帶土牆，竹扉虛掩。

楊林挨身進去，庭內花竹紛披，草堂上垂着湘簾，紫泥墀壁，香几上小爐內裊出拍子清烟，上面挂一幅丹青，紙窗木榻，別有一種清况。

楊林立住了脚，咳嗽一聲。裏面走出一個雙丫髻小廝問道：「爲甚的？」楊林道：

「過往客人在清虛觀借宿，要買些米做飯。你家可有得賣麼？」小廝道：「東人不在，做不得主。」楊林只得走出，到門邊，呆呆立着，想道：「那裏去買？今夜只索耽飢了。」

正要轉身，西首山衙裏走個人來，巾幘短袍，絲鞋淨襪，手裏拿一張弩弓，背後小廝跟着，折一枝野花，并提一對斑鳩。那人把楊林一看，說道：「虧你尋到這裏！」楊林不勝之喜，兩個納頭便拜。

此人是誰？

就是浪子燕青。

便邀楊林進去。

楊林道：「還有戴院長在清虛觀。」

燕青道：「兄長接了回來。我在此等。」

楊林忙走到觀裏。

戴宗道：「怎去了許久？可買得米？」

楊林道：「不消買了，有個

弟兄在此。請你同去。」還了道人瓦罐，叫聲聒噪，背了包裹，同走出觀。戴宗問：「是那

個？」楊林道：「到那裏便知。」二人走進草堂。燕青已點上燈火等候。戴宗見了大

喜。相見後，各叙闊蹤。燕青道：「沒處買米，想是飢乏了。先拿些東西喫了再講。」小

廝捧出菜蔬野味，一大盤鹿脯，斟下好酒。

喫了一回，戴宗楊林把從前事跡說過：『李應要我兩個探聽東京消息，若不借宿清虛觀，到村中買米，一世也會不着！』燕青道：『小弟從征方臘回來，苦勸我東人隱逸。明知有「烏盡弓藏」之禍。東人欲享富貴，堅執不從。我只得將書柬別了宋公明，潛身遠害。東人有個姑娘的兒子，冒姓了盧，稱爲盧二員外，在京城裏開個解舖，日前與我相好，故此來投奔他。因我好那清閒，他這裏有個莊子，我就住下，打些烏鵲，植些花木，逍遙自在，魂夢俱安。』

前年聞得宋公明和東人被奸臣所害，我東人葬在廬州，我到墳前哭奠，又到楚州墓上奠了宋公明，回來就不出門。京城裏面消息，大是不好。金兵扎營在駝車岡。皇帝又是個柔軟的，拜李邦彥爲相，力主和議。那兵部侍郎李綱是個文武全才，忠貞爲國的大臣，反不聽任。割了三鎮，搜括富室金銀犒師。百姓愁苦不可勝言！我盧二員外被拷不過，死了。旨意行到外邊州郡，若不獻納，全家斬首。前日正聞得柴大官人也遭此事，監在滄州牢裏。如今得衆兄弟救出，這是極好的事了。目下京城光景，雖有老種經略相公姚平仲等勤王之師齊集城下，那誤國之臣，只要和議，不許出戰，眼見得大事已去了。城內城外水

泄不通，二位兄長如何進去得？不如住在莊上，聽個消息。若汴京破了，此處也安身不得，要別尋去處了。」楊林道：「小乙哥，衆兄弟都重聚會了，何不也上山寨？」燕青道：「且看。」自此戴宗楊林只住在燕青莊上不題。

且說欽宗皇帝五更早朝，文武百官，皆列班次。欽宗道：「金兵攻打各門甚急，諸卿何以禦之？」宰相李邦彥奏道：「金朝興十萬大兵，攻破河北河東，其勢方張，莫能相抗。今四面合圍，三軍喪膽。若與之戰，如泰山壓卵。請聖上暫幸襄陽，以避其鋒。俟天下勤王之師，以圖再舉。」

班部中閃出一員大臣，緋袍象簡，乃是兵部侍郎李綱，叩首諍諫曰：「不可；道君皇帝挈社稷以授陛下，京師百萬生靈，奈何委而棄之？且天下城池，豈有如京師這般堅固的？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民心，以待勤王之師。若出都城，金人健馬來追，何以待之？」欽宗道：「當今誰可爲將，以退敵兵？」李綱道：「朝廷高爵厚祿，崇養大臣，原爲有事之用。」

如种師道、姚古、宗澤等，皆老將知兵，拜爲大將，悉以外事付之。京城裏面，遣大臣彈壓。隨機應變，憑城固守，待金兵糧盡力疲，然後出戰，必獲全勝。如此則宗社可安，皇圖永固矣。」
欽宗道：「种師道可即拜爲大將，授以兵柄。城內防禦，無過于卿。」即除尙書右丞，兼親征行營使，東京留守。

李綱謝恩而出，整頓守城之策。李邦彥白時中又奏道：「李綱書生之見，不可聽從。种師道年邁八旬，豈可爲將？今軍心離散，勢已崩潰。萬一都城失守，豈有聖躬竟作孤注？昔太王遷于岐州，與周家八百年之基業，斷無捨萬全勝策，蹈此險着。」

欽宗聽了，顏色陡變道：「幾爲李綱所誤！」倉卒降御榻道：「朕不能再留了！」命禁兵擐甲，帝駕乘輿并六宮妃嬪，將出宮門。

李綱聞知，趨到駕前，慟哭死邀道：「陛下已許臣留，今復成行，何也？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誰爲護衛？昔日唐明皇聞潼關失守，倉皇幸蜀，宗廟朝廷，毀于安祿山。陛下奈何蹈其故轍？」試呼禁卒遍問：「還是願守宗社？願從行？」

幸？皆說：『願以死守。』欽宗感悟，遂止不行。禁衛六軍拜伏，皆呼萬歲。

時有太學生，姓陳，名東，是個忠貞之士，學貫古今，道師孔孟，遇事慷慨激烈，不避權貴。見欽宗止輦不出，遂率諸生俯伏奏道：『太祖皇帝，天縱聖神，削平禍亂，打成四百座軍州；太宗以下，列聖相承，深仁厚澤，培養元氣，故天降祥瑞，五穀豐登，人民樂業，遂成一百五十餘年至治。自王安石首變舊章，紛更新法，天下爲之凋敝，至今切齒。太上皇帝任用羣小，不理國

事，漸至土崩瓦解。蔡京父子爲宰相二十餘年，妒賢嫉能，貪婪無厭，誤國欺君；高俅童貫皆一介小人，攀附蔡京，致身顯爵，朋黨弄權；王黼楊戩擾亂朝綱，擅開邊釁；梁師成結怨于北，勦貽禍于南。此數賊者，同流合污，敗壞國政。陛下新登寶位，宜信任賢良，遠斥奸佞，庶可宗社危而復安。請亟發玉音，將此數賊，卽加顯戮，使萬民吐氣，六軍歡心，則金人不戰自退矣。』欽宗道：『朕在東宮，深知此數人壞事。但是太上皇帝寵任大臣，朕卽即位，未可驟改其政，以傷太上之心。今可將此數人貶斥遠方，俟金兵退後，再加誅戮。』遂傳旨到開封府提問。陳東謝恩而退。

却說那開封府尹，姓聶，名昌，爲人鯁直，亦素嫉此輩。當下奉了聖旨，即刻差使臣將蔡京、蔡攸、高俅、童貫、王黼、楊戩、梁師成等并家屬俱已拿到，細加勘問。蔡京等見時勢已易，權不在手，無可營謀，各俯首伏罪。聶昌遂款逐事勘對明白，皆發遠惡軍州安置。家屬俱發配充軍。田產資財，籍沒入官，充爲軍餉。具獄奏聞。欽宗依擬，卽日押出都門，不許停留。京師百姓，無不踴躍稱快。

尚書右丞李綱請府尹聶昌到來商議道：「那六賊釀禍已深，得陳東敷奏，聖上俞允，勅批貴府充軍籍沒，安置蠻烟，人心雖快，猶未足盡其辜。聖上因初登天位，恐傷犯太上，故不肯加戮。况本朝亦無誅斬大臣之例。貴府若僉解出京，我這裏有一勇士，名喚王鐵杖。此人力可扛鼎，膽氣粗豪，遣他去把六賊刺死，與天下伸冤。倘聖上知道，我自去密奏，必不妨事。况這班奸黨，不知屈害多少忠良。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極是快心之事。」聶昌道：「李大人之論，正與下官暗合。就去行事。」李綱喚出王鐵杖，叩見府尹聶昌。

看那王鐵杖：

七尺以上身材，三旬之內年紀。兩臂如鑢鐵之堅，筋絡結成紫塊；雙眼比銅

鈔之大，腫神暴露赤絲。腰懸利刃，慣能黑夜除奸；胸蘊機謀，偏要衆中刺佞。

若非易水悲歌客，定是吳門任俠流。

府尹見了王鐵杖這般雄猛，說道：「此人的是可用。」遂作別而去。到了府堂，簽押

文書，把各家人眷，另行發遣。蔡京蔡攸高俅童貫作一起，押赴澹州；王黼楊戩梁師成作一起，押赴播州。連夜趕出汴京，不許遲延一刻。那押差官不敢遲慢，火速催逼起身。

那蔡京畢竟是老奸巨猾，與高俅童貫商量道：「我等作盡威福，真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只道萬年富貴，傳之子孫，誰知倉卒變起。」道君皇帝傳位太子，我等便失了勢。朝廷

別用一班人物。那新進書生，下手必毒。雖蒙聖恩安置烟瘴地方，只得苟延性命。但

萬里之遙，前途難保無事。先要結識那押解的官，悄悄出城，不要去落驛館，隨路借貸民房。

捱到那裏，再看機會，以圖生還。二位以爲何如？」高俅道：「老太師所見甚明。平日只

瞻聖上，恣意而行，未免結怨于人。今已失勢，決宜謹慎。」童貫道：「從來貶謫大臣，多有中道被害。况這等事，我們長做過的。輪到身上，豈可不見機而作？」

蔡京就與押差官殷勤款洽，厚送禮物，求他保護。差官允諾。連夜出京，從小路而去。不題。

那王黼楊戩梁師成原用舊日規模，隨着家人，多攜行李，一路館驛宿歇，毫不准備；又不加禮于押差官，意氣自若，誇口道：「朝廷還有用我們日子，待金兵退了，使道君皇帝復辟，大行誅戮！那些後生小子，還不知我們手段哩！」

行至雍丘驛，驛驛丞不來迎接，王黼大怒道：「我是極品貴臣，雖遭貶謫，還是節度副使，你這厮怎的不遠接？」驛丞道：「兵馬充斥，供應皆缺。凡有官員來往，先發勘合，方好准備伺候；今驀地里到來，焉知是貴官不是貴官！這等威勢，只好前日使，如今用不着了！」竟自走了出去。

王黼自想，原說不通，只得罷了，叫家人自備夜膳，與梁師成楊戩同飲。押差官見不請他，已含怒意，教官丁看守，自去別房安歇。

王黼飲至半酣，說道：『我二人曾做掀天大事業，不料一旦失了權柄，受這小人欺慢！少不得再尋頭路，別圖富貴，豈可鬱鬱到那烟瘴地方埋頭縮頸的過日子？』楊戩道：『一時

乎時乎不再來！』道君皇帝傳了寶位，便是閒人，詔旨一些傳不通，何況我等？只索達命

安時罷了。』梁師成道：『不是這般講。天下事尚有可爲，難道就這樣罷了？』王老先

生必有一個大主意，不要把自家的氣先餒了。』王黼笑道：『實不瞞二位先生說，我已使

小兒王朝恩到金營與元帥粘沒喝說了，道不日攻破汴京，擄二帝北去，立異姓之人爲中國之主。』

然着白鬚笑吟吟的道：『安知我三人不在議立之中！不消幾日，便有好音。』

楊戩梁師成聽了，喜動顏色，稱贊道：『王老先生真有旋乾轉坤手段！若然事成，我二人嘗盡心輔佐。』王黼道：『富貴共之，不必多言，恐有泄漏。』于是開懷暢飲，大醉歸寢。

却說王鐵杖領了開封府尹之命，扮作差官，跨口腰刀，又藏鷓鴣七首，一路蹤跡而來。那蔡京一起並不見影。那王黼三人曉得落了雍丘驛。黃昏時分，先已飛入驛垣，閃在照壁後，窺見王黼楊戩梁師成共飲。王黼所談的心事，句句聽得明白，吐着舌頭道：『這賊如此無禮！怪不得尙書和府尹要殺他！』思量就要動手，恐怕人多未睡，驚動走了。耐至夜深，三人俱已大醉熟睡，家人等亦皆安息。輕輕扶開了門，閃入房中，把殘燈剔起，明白地好下手。見王黼等三人各自在張床上，鼾聲如雷，從衣褶底下取出七首。那七首真如一泓秋水，價值千金，刺出了一縷血，即便身死。拿起七首，將大指捺定，向王黼咽喉一刺；又復一繳，血如泉湧。真夠直挺挺地，並無聲響。又向楊戩梁師成兩個亦用此法。不消半杯茶時，三個窮兇極惡的好臣輕輕送入地獄了。

王鐵杖看那七首毫無血污，納入鞘中，又拔出腰刀，將三人首級割下，身邊有一皮囊，將首級納入囊中，收了口線，把腰刀也入了鞘中，背了皮囊，原從驛後牆上跳出。真是『會者不忙，』不費一毫氣力。昔賢有詩嘆道：

開國承家遠小人，殃民陷主亦亡身。千年遺臭汚青史，玉帶緋袍化野燐。

不說王鐵杖背了革囊去回府尹的話。且說押差官五更起來，催趲行程。那些家人

裝束行李在牲口上，請三位老爺起身，再喚不應；把手去推，見血污滿手；急忙拿火去照，只見三個無頭的屍首，直僵僵在血泊裏，嚇得魂魄俱喪。押差官走來驗視，曉得被仇家所殺，只得自回京城申報。家人買下棺木，將沒頭的屍骸入殮，寄放郊外，候旨發落。正是：

陽間幸少狐羣輩，地府新添獍惡魂。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跨青驪英雄尋退步

演六甲兒戲陷神京

却說王鐵杖到雍丘驛裏，將千金匕首刺殺了王黼楊戩梁師成，把三顆頭割下，納入革囊，回到開封府，覆了府尹，將首級呈驗。府尹大喜道：「這三個奸賊也有今日，可與天下後世吐氣！只是可惜放過了蔡京高俅童貫！」王鐵杖道：「從京城暗暗尾去，只見王黼這一起，那蔡京等並無蹤跡，不知打那一路去了。」府尹道：「不打緊。且等他到了儋州，慢慢的處置他。」重賞王鐵杖，教去回覆李尙書，把這三個首級沉于泔水之中，不在話下。

那押差官也來申報。

李綱在睿思殿朝見。

欽宗道：『王黼等朕寬宥他，誰知在雍丘

驛被仇家所殺，也算做申了刑章。

這不必題起。

只是金兵不退，朕日夜憂心。卿有何策

可以拒之？

李綱道：『現今种師道、姚平仲、勤王之師已集城下，陛下可卽召見，築壇拜將，

總統六軍，則金兵不日可平矣。』

欽宗開安上門，命李綱延入。

時种師道年高，天下稱爲『老种』。

欽宗一見甚喜道：

『今日之事，卿意如何？』

种師道朝見畢，奏道：『金人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而能善其歸

乎？』
欽宗道：『業已講和了。』

師道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

昔日澶淵之役，真宗皇帝獨奮乾

綱，寇準勸御駕親征，敵軍望見御蓋，皆呼萬歲，故能成其和好，百年得以甯謐。今金人逞無

厭之求，要割三鎮，搜括金銀犒物。三鎮爲汴京之捍蔽，若一旦與之，則汴京勢孤，無險可守。

犒師之費，雖竭天下之力，尙不能足。廷臣不知立國之本，但從和議，被金人所欺，將見財窮

地削，國運隨之。金人自稱有兵十萬，今臣與姚平仲、勤王之師共三十萬。城中弓弩手，尙

有七萬。以數倍之衆，豈不能抗拒？待其力盡渡河，遣兵追躡，邀其輜重，奪還子女，使彼畏懼，再不敢南侵矣。』

欽宗大喜道：『朕知卿老成練達，深曉兵機。』即拜同知宣撫使，統四方勤王兵，以姚平仲爲都統制。种師道李綱同出朝門，料理軍事，尅日交戰不題。

却說李邦彥見欽宗信任老种，慌忙奏道：『种師道年已衰邁，況且有病，如風中之燭，豈堪爲大將？金兵攻圍甚急，倘一戰而敗，陛下求爲匹夫而不可得，何有于三鎮？何有于金銀等物？莫若力主和議，則國家有泰山之安，磐石之固矣。』

欽宗心中惶惑，復以張邦昌爲計議使，奉康王構往金營爲質求成。張邦昌康王乘筏渡濠，自午至夜分，始達金營。幹離不道：『和議已成，何得違誓用兵？』張邦昌恐懼，涕泣對道：『用兵乃李綱姚平仲耳，非朝廷意也。』康王屹立，顏色自若，略不爲動。幹離不甚是重他，命康王還，更以肅王樞爲質。

李邦彥又奏：「乞罷李綱，以謝金人。」欽宗從之。太學生陳東率都民數萬人上書

言：「李綱奮不顧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李邦彥張邦昌等，庸謔忌嫉，不恤國計，

所謂社稷之賊也。恐李綱成功，乘間阻撓，正墮金人之計。乞復綱而斥邦彥等。」

李邦彥尚不知人情洵洵，擺着頭踏，傳呼入朝。陳東直至其前，大罵道：「你這伴食庸

流，竊取大位，主和議而害忠臣，不殺誤國之賊，何以謝天下！」毀裂衣冠，揮拳亂打。百姓

過破登聞鼓，喧聲動地。殿帥王宗溥極力救解道：「諸生且退，待我奏聞。」啓奏欽宗道：

「人心已變，乞亟復李綱，以免生變。」

欽宗遂命內侍朱拱去宣李綱，復爲尙書右丞，充京城四面防禦使。內侍朱拱軀體肥

胖，行步甚遲。百姓大怒道：「你這鬪狗，一向專權用事，蒙蔽聖聰！今着你宣召李綱，故意

遲慢，違背聖旨！」衆人把他頃刻攔割了，并殺內侍十餘人，詔趣种師道入城彈壓。師道

乘輿而至。衆簾簾看道：「果是我相公也！」一廳聲喏而散。

當下李綱與种師道姚平仲商議進兵。師道曰：「敵勢方張，不可僥倖。待我舍弟師

中到來。他有關兵二萬，皆是貔貅之士，方可併力成功。」

李綱唯唯。

平仲道：「汴京危困已久，君父焦勞，士民倒懸。

今有勝兵三十萬，可以一

戰，何必要等師中來？若逗留不至，恐失天下之望。」

師道不聽。

姚平仲忿然回營，召將校計議道：「种師道真是老悖無能！身爲都將，手

握重兵，不肯速戰，必要等師中到來，此不過功名欲出于一門耳！

我姚氏世爲山西大將，何

弱于种家？

我獨驅麾下二萬精兵，去駝牛岡，自破金營，生擒幹離不，奉肅王而還，豈不成震

世之功，羞殺那老悖！」

衆將校皆踴躍願戰。

姚平仲大喜，遂挑選精兵二萬，兵器鋒利，盔甲鮮明，待明日黃昏

進發。部署已定。

誰料麾下有一裨將犯了軍令，姚平仲喝令斬首，衆將請饒，免了罪，打一

百棍，正懷恨在心，聞知去劫金營，暗思道：「何不去通報金營？不唯泄了這恨，抑且富貴可

圖。」遂偷出到金營，報與幹離不。已作準備。

姚平仲至初更時分，人銜枚，馬摘鈴，領二萬雄兵，到駝牛岡來，聽得金營內鼓打三更，並

無動靜，排開鹿角，大喊殺入，是個空寨。姚平仲大驚，知是中計，連忙退兵，只聞號砲連聲，四面八方的殺來。

姚平仲雖然英勇，怎當十萬大兵攢殺攏來，奮起神威，殺條血路，出得金圍；回頭看時，二萬雄兵，盡皆陷沒，只剩得一人一騎，仰天長嘆道：「皇天不佑大宋！何不能使我成功也！」

泣數行下。尋思道：「主上懦弱，李邦彥等方主和議，獨有李綱一人忠心爲國，極勸交戰。

今全軍覆沒，有何面目去見那班奸黨？」種師道持重，也噴我恃勇輕進了。雖然後會可圖，

大丈夫豈受他人之辱？不如自刎！」遂抽出佩刀。又尋思道：「人生富貴功名如水上

浮漚，縱使成得功來，也不免「兔死狗烹」，「鳥盡弓藏」。所以范蠡作五湖之遊，張良訪

赤松之跡。父母妻子，亦不過愛慾纏牽，與自己有何關係？不如尋仙訪道，作世外之遊，是

英雄退步的本色。」把念頭放下，頓覺遍體清涼。脫了血污的袍甲，除下兜鍪，把兵器擲

于道傍。又尋思道：「到何處去隱逸方好？」猛然想起道：「從關陝秦隴入蜀，有峨嵋青

城之勝，必然神仙窟宅。那時求師修煉罷了。」

看官，那姚平仲是熙河宣撫使姚古之子，世爲將種，身長八尺，奕奕紫髯，有萬夫不當之勇，胸懷慨爽，愛惜士卒，是一員名將。那乘着的青騾，矯健如龍，渾身青毛，無一點雜色，日行八百里，是一神駿。姚平仲道：「青騾！青騾！我思量與你共立功名，以垂不朽，誰知不偶，棄職歸山，永作世外閒人，你也免受奔馳矢石之苦！我今與你如骨肉一般！」遂加鞭前進，不分晝夜，兼程而行。

那青騾也會意，四蹄騰空，如流星掣電相似。到了青城山，長松古澗之傍，解了鞍轡，放青騾去嚼草飲水。姚平仲見峯巒奇秀，洞壑幽邃，伸一伸腰道：「這身軀今日纔是我的了！若在富貴場中，不是鼎鑊，便是斧鑕。要甚分茅胙土？要甚蔭子封妻？不如餐霞吸露，養汞調鉛，纔是英雄退步也！」

正在自言自語的說，只見山岡上走下一個道人來，頭縮着雙髻，坦開大肚子，懶敲着漁鼓簡，唱來道：

咄，咄，咄，茫茫大地如墨黑。

休，休，休，世人盡到烏江頭。

忍，忍，忍，弄盡聰明反作蠢。

來，來，來，戰場白骨生青苔。

姚平仲看那道人，生得清奇，唱得透徹，想道：『必是神仙了。』道人道：『你爲看蠻觸

上一丟兒功名，陷害了二萬人的性命，這罪業却也不小！』

姚平仲吃了一驚，拜伏在地。道人笑道：『幸你見機得早，事跡與我同類，特來度你。

我是大漢鍾離權是也。你雖有根器，還須行頓漸之法，方成仙道。你隨我來。』

姚平仲起身。那青驃似認得路一般，在前先走，踰山度嶺而去。後至孝宗年間，吳郡

范成大爲劍南采訪使，已過五十多年，在青城山遇着姚平仲紫髯過腹，兩目炯炯如電，長嘯

一聲如裂帛，響振山谷，跨着青驃，層巒疊嶂之上，如飛而去。蓋真得道者。陸放翁有古風

一篇紀其異云：

造物因豪傑，意將使有爲。

功名未足言，或作出世資。

姚公勇冠軍，百戰起。

西陲。天方覆中原，殆非一木支。脫身五十年，世人識公誰。但驚山澤間，有此熊豹姿。我亦志方外，白頭未逢師。年來幸廢放，倘遂與世辭。從公遊五岳，稽首淪靈芝。金骨換綠髓，歛然松杪飛。

閒話休題。再說幹離不獲了全勝，反遣使臣王汭來責敗盟用兵之故。欽宗不勝戰

慄，心中甚悔，命吳稅復去求成。幹離不准和議，攻城甚急。李邦彥從中又加讒謗，因罷

李綱種師道兵權。

時有參知政事孫傅奏道：「臣遇異人，姓郭名京，善演六甲遁法，談笑之間，可退金兵。」

欽宗便教宣來。

原來郭京在建康洪王朝恩取花恭人秦恭人花逢春監在東樓，被樂和用計逃出，一場掃興，歸到東京，原在林真人門下。林靈素死後，無得歸着，因王朝恩一脈，去趨附王黼。王黼又貶削被刺，別尋一薦主，得入孫傅之門。那孫參政是個誠朴的人，被郭京一片浮詞說

得天花亂墜，信爲實然，遂去保奏，奉旨宣召，同進內廷。

郭京朝拜畢，欽宗道：『孫參政奏卿有六甲神術，可退金兵，不知果否？』郭京道：『臣

從幼好道，修煉西蜀鳴鶴山中，得漢天師張道陵所藏祕訣，遂能役鬼驅神，移山喚海，五行遁法。縱有十萬敵兵，只消作法一晝夜，盡皆伏倒，欲誅則誅之。但恐傷上帝好生之德，只令

其納款輸心，抱頭鼠竄而去，終世不敢再來侵犯。臣祖父以來，世沐皇恩，親見陛下睿思不寧，故與參知政事孫傳言之。今蒙聖上宣召，敢不竭盡犬馬之勞。使金人降伏，社稷復安，

臣之所幸也！』欽宗大喜道：『太祖列宗有靈，降此奇人以祐社稷。凡有應用之物，卿可開列，敕該衙門備辦。』

郭京道：『命有司擇一空闊之處，築一座天壇，三層，共高七丈二尺，擺列九宮八卦，天地風雷，五行旗幟，華蓋幢幡；選民間十六歲以上十八歲以下相貌端妍的童男童女，捧劍執爐，司香秉燭，共二十四名；甲士選七千七百人，不論軍民雜役，只要年甲相合的，并牲醴綵繪什物，演法七晝夜，然後出師，金兵自然退服。』

欽宗准奏，即命孫傳監督料理，各部錢糧，並許弔用。孫傳郭京領旨出來，即擇良岳中高爽之地，依法築台，置備應用之物。

郭京出了曉諭，招集年命相合的人，旬日之間，俱已齊備。欽宗御駕到壇，焚香祝天，祈求保國。看郭京披髮仗劍，步罡踏斗，書符噴水畢，聖駕還宮。

郭京每日演法三次，支用金帛，俱乾沒入囊。其童男童女，晚間隨侍，多被玷污。那郭京原是貪淫小人，前日見了秦恭人花公子，不勝垂涎，豈有端妍妙齡的男女，奉聖旨聽他調度，肯肯放過？只是朝廷合當傾敗，信此邪法，思量去退勁敵，真是貽笑後世！

却說韓離不望見城中起這座高臺，香烟繚繞，絳節飄搖，不解其故，使細作打探，却是郭京演法。韓離不大笑道：『這宋官兒這等孩子氣！兩軍對壘，不去挑兵選將，却行邪術，真是死活不知的！我所忌者，李綱種師道二人，如今俱已罷職，任他百萬天兵，我何畏哉！』遂催兵晝夜攻打。滿朝文武，盡皆寒心。欽宗深信七日之後，決能破敵，在宮中且自飲酒。

作樂，反不以社稷爲事。

郭京演法七日，毫無應驗，談笑自若，說道：『非至危至急，吾師不出。』時大雨雪，旬日不霽，萬民愁嘆。金兵却分四翼攻通津門，欽宗差內侍催郭京出兵。郭京遣守禦兵盡皆下城，不許窺探，大開通津門，領年甲相符的七千多人出戰，都被金兵如風捲殘雲，殺得一個罄盡，死屍填滿護龍河。

郭京知事已敗，慌忙收拾金資逃遁。金兵鼓噪登城，無人敢敵，把汴京陷了。這分明是『開門揖盜』。

欽宗聞之，慟哭道：『悔不聽种師道之言，以至如此！』何奭范瓊欲率民兵巷戰。韓離不言：『自古有南必有北，不可無也。今日所議，請道君與少帝親到營中面商和議，割地退兵。』欽宗道：『上皇驚憂成疾，不能出城，如必要往，朕當自去。』遂奉表請降。士庶大學生等迎謁。欽宗掩面大哭道：『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

欽宗至金營，韓離不留住不放，索黃金一十萬錠，白金二十萬錠，綵帛一十萬疋，割河北

河東三鎮，逼帝易服。侍郎李若水抱持而哭。幹離不令曳出仆地。傍邊有人勸道：「事無不可爲，今日順從，明日就富貴了。」若水嘆道：「天無二日，我豈有二主哉！」罵不絕口。金兵大怒，以刃斷頸裂舌而死。幹離不道：「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唯李侍郎一人！」

幹離不下令，逼道君皇帝，太上皇后，康王之母韋妃，夫人邢氏，諸妃，諸王，公主，駙馬都尉，及六宮有位號者，皆至金營。獨元祐皇后以廢居私第得免。凡法駕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教坊，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祕閣三館書，天下州府圖籍，及官吏，內人，內侍，伎藝，工匠，優倡，府庫積蓄，爲之一空。又遣吳玠，莫儔入城，集百官議立異姓爲主。衆莫敢出聲。

王時雍探知金人之意，以張邦昌姓名入議狀。太常寺簿張浚，開封府曹趙鼎，司門員外郎胡寅，不肯署名，逃入太學。餘皆唯唯。金人遂立張邦昌爲楚帝，朝見百官，署職加稱「權」字。

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王時雍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呂好問

道：「相公認真要立爲楚帝呢，還是暫塞金人之意徐作良圖？」張邦昌道：「說甚麼話！

我身爲大臣，不能匡救國難，今爲金朝所立，勉強應命，豈有自立之意？」呂好問道：「中國

人民共沐大宋恩澤，無日不思其德，特畏金朝兵威，暫時順從，若金兵一去，就不能保如今日

了。只看康王爲大元帥徵兵於外，元祐皇后垂簾子內，此殆天意欲中興宋祚，相公亟宜改

圖。且宮省故吏，豈可一旦居正殿？宜寓宿直殿廡，毋令衛士夾陛下行，文書不可稱聖旨。

爲今之計，當迎元祐孟太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可轉禍爲福。天命人心，皆歸康王，相公先

遣人推戴，則功在社稷；若貪居天位，遲疑不發，他人聲罪致討，悔之晚矣！」于是張邦昌乃

遣謝克家至濟州迎請康王還都。

且說康王在金營逃回，追兵趕來，黑夜之中，躲在樹林裏。忽見一匹白馬騰嘶，康王連

忙跨上，加了兩鞭，那馬咆哮飛走。到得天明，離金營已遠，那馬便立住不肯走，康王仔細一

看，乃是崔府君廟中的泥馬。至今傳說『泥馬渡康王』。可見真命天子，百靈自然呵護的。

康王不勝奇異，下了馬，東西瞻顧，不知投何處去好。只見旌旗閃動，金鼓齊鳴，塵頭起處，一彪人馬來到。康王只道金兵追到，心驚膽戰道：『這番性命休矣！』近前一看，乃是

東京留守宗澤領一萬人馬來勤王，見了康王，大喜，拜畢說道：『天幸留得殿下，中興有日！』即請到濟州，州衙暫作行殿，招集四方豪傑。

旬日間，張浚、苗傅、楊沂中、田師中、梁揚祖等一班戰將皆歸麾下，兵勢大振。當日集各將商議進兵，聞得二帝俱留金營，東京已破，張邦昌立爲楚帝，康王大慟。宗澤等勸道：『大王當枕戈嘗膽，即日興師，克復京城，以救君父之難，哭之無益。』忽報謝克家、齋元祐、孟太后手詔迎接還都。康王收淚接詔，率衆將開讀。詔云：

大宋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憂，而敷天

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

九人，唯重耳之尙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亟嗣統緒，以永皇圖。

開讀詔書已畢，諸將皆勸進。宗澤道：『南京乃太祖興王之地，爲四路之中，漕運尤便，請幸之以圖大事。』康王遂決意趨歸德，改爲應天府，命築壇於府門之左。

五月庚寅朔，康王登壇受命，慟哭遙謝二帝，尊欽宗爲孝慈淵聖皇帝，生母章氏爲宣和皇后，遙立夫人邢氏爲皇后，其下文武百官陞拜有差，改爲建炎元年，是爲高宗。

不說南京卽位之事。再說金兵屯在駝牟岡，幹離不因金帛未足，必要勒完。戶部尙書梅執禮道：『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死，雖肝膽不計，於金銀何有？實是比屋枵空，無以應命。』幹離不大怒，將梅執禮鼻首示衆，仍着監禁各餉戶家屬責限比完。士民無不隕涕。

却說那戴宗楊林在燕青莊上聞知汴京已破，二帝俱留金營，嗟嘆不已。戴宗道：『大事已去，我同楊林回到飲馬川去覆李應。』燕青道：『且再留兩日，更有商量。』我想京城

已陷，河北河東皆割與金朝，此間亦不能久住，我欲更尋去向。只是還有一段心事要完，待

做了方送二位還寨。

戴宗道：

『有何心事？』

『就去做來。』

燕青笑而不言。

正是：

亡國孤臣空飲恨，讀殘青史暗銷魂。

不知燕青說出甚麼心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水滸
續
集

水滸
後
傳

第
二
十
三
回

一
六

第二十四回

換青衣二帝慘蒙塵

獻黃柑孤臣完大義

却說金兵羈留二帝，并后妃宗室，盡驅歸北，因追索金銀緞疋未完，屯扎在駝牟岡。其時四野蕭條，萬民塗炭。戴宗楊林要到飲馬川，回覆李應。燕青道：『我有樁心事未完，再消停兩日。』問他又不肯說。次早對楊林道：『今日我同兄長到一處去完心事。戴院長且住在這裏。』

燕青扮做通事模樣，拿出一個藤絲織就紫漆小盒兒，口上封固了，不知甚麼東西在裏面，要楊林捧着，從北而去。

約有十五里多路，只見一座山岡下，平坡之上，扎一個大營，排千餘頂皮帳，數萬金兵屯

駐。楊林道：『怎麼走到這個所在來？』燕青道：『你只不要開口，只顧隨我走。』到得

營邊，楊林舉目一看，但見：

刀鎗密密，戈戟重重。皂鵬旗，閃萬片烏雲；黃皮帳，映千山紫霧。如山馬糞，

大堤上消盡無數鶯花；遍地人頭，汴渠中流出有聲膏血。悲笳吹起，慘動鬼神；

吶喊聲齊，振搖山嶽。石人見了也生愁，鐵漢到來多喪膽！

楊林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頭，見了不覺毛髮直豎，身子寒抖不定。燕青神色自若，向

着守營門的官丁打了一回話。那番官叫小校執枝令箭，引他兩個進去。轉過幾個大營

盤，中央一座帳房內有二三百雄兵把守，擺列明晃晃刀鎗。只見太上教主道君皇帝頭戴

一頂黑紗軟翅唐巾，身穿暗綠團花九龍環繞的袍子，繫一條伽南香嵌就碧玉帶，着一雙挽

雲鑲錦皂朝鞋，一片紅氍鋪着，坐在上面，眉頭不展，面帶憂容。

燕青走進帳房，端端正正朝上拜了五拜，叩三個頭，跪着奏道：『草野微臣燕青，蒙萬歲

赦免罪犯，天高地厚之德，粉身難報！一向流落江湖，今聞北狩，冒死一覲龍顏。」

道君皇帝一時想不起，問「卿現居何職？」燕青道：「臣是草野布衣。當年元宵佳

節，萬歲幸李師師家，臣得供奉，昧死陳情，蒙賜御筆，赦本身之罪，龍劄猶存。」遂向身邊錦袋中取出一幅恩詔，墨跡猶香，雙手呈上。

道君皇帝看了，猛然想着道：「元來卿是梁山泊宋江部下。可惜宋江忠義之士，多建

功勞，朕一時不明，爲奸臣蒙蔽，致令沉鬱而亡！朕甚悼惜。若得還宮，說與當今皇帝知道，

重加褒封立廟，子孫世襲顯爵。」

燕青謝恩，喚楊林捧過盒盤，又奏道：「微臣仰覲聖顏，已爲萬幸。獻上青子百枚，黃柑

十顆，取苦盡甘來的佳識，少展一點芹曝之意。」齊眉舉上。

上皇身邊止有一個老內監，接來啓了封蓋。道君皇帝便取一枚青子納在口中，說道：

「連日朕心緒不寧，口內甚苦，得此佳品，可以解煩！」嘆口氣道：「朝內文武官僚，世受國

恩，拖金曳紫，一朝變起，盡皆保惜性命，眷戀妻子，誰肯來這裏省視！不料卿這般忠義，可

見天下賢才傑士原不在近臣勳戚中！朕失於簡用，以致如此。遠來安慰，實感朕心。」命內監取過筆硯，將手內一柄金鑲玉靶白紈扇兒，吊着一枚海南香鵬螭龍小墜，放在紅氈之上，寫一首詩道：

笳鼓聲中藉毳茵，普天僅見一忠臣。若然青子能回味，大賚黃柑慶萬春。

寫罷，落個欸道：「教主道君皇帝御書。」就賜與燕青道：「與卿便面。」燕青伏地謝恩。上皇又喚內監分一半青子黃柑：「你拿去賜與當今皇帝，說是一個草野忠臣，燕青所獻的。」內監領旨而去。

燕青還要俄延，當不得執令旗的小校連次催促，止不住淚落滿腮。上皇亦掩面而泣，又降玉音道：「和議已成，蒙金朝大元帥許放我父子回朝，那時宣卿特授清職。」

燕青復拜了四拜，隨小校而出。守營官見燕青手內紈扇上有字跡，恐傳遞機密事情，細細盤問。燕青解與他聽，方纔放出。

兩個取路回來。離金營已遠，楊林伸着舌頭道：「嚇死人！早知這個所在，也不同你

來！虧你有這膽量！」燕青道：「遇着要緊所在，再變不得臉色，越要安舒，方免疑惑。我已完了這件心事了。當初宋公明望着招安，我到李師師家，却好御駕到來，乘機唱曲，乞了這道恩詔，實是感懷聖德。可憐被奸臣所誤，國破身羈，我心中不忍，故冒死朝見，以盡一點微衷。他還想着回朝，這是金人哄他的說話，恐永世不能再見了！」楊林道：「天下多說是個昏君，今日看他聰明得緊，怎麼把錦繡江山弄壞了！」燕青道：「從來亡國之君多是極伶俐的，只爲高居九重，朝歡暮樂，那知民間疾苦；又被奸臣弄權，說道四海昇平，萬邦寧靜，一概的水旱飢荒，盜賊竊發，皆不上聞；或有忠臣諫諍，反說他謗毀朝廷，誅流貶責；一朝變起，再無忠梗之臣與他分憂出力；所以土崩瓦解，不可挽回！」楊林道：「我們平日在山寨長罵他無道，今日見這般景象，連我也要落下眼淚來！」

兩個說着，走不上五里路，只聽得一片哭聲，一隊兵押着男男女女二三百的難民，都是鬚頭垢面，衣衫襤褸，號咷的哭來。走得慢的，那兵丁拿藤條劈脚打來。燕青楊林閃在一邊，讓他們走過。內中有個中年婦人，攜着一個青春女子，見了燕青，一把扯住，哭道：「小乙

哥！你救我母子則個！拿藤條的又是一棍道：『還不快走！』那母子哀求道：『要納銀子時，遇着親人也要通個信設處！』又哭道：『小乙哥！二員外比責不過，已身故了。還要八百兩銀子，纔可足數。如今家資蕩盡，女流之輩，那裏得來！開封府不顧死活，把我母子二人和一班未完的解到金營追比。若三日不完，帶到大名府老營裏去。再若不清，拿去作奴婢驅使，少年有姿色的，賣爲娼妓。這怎麼做得？你是至誠君子，必要救我母子二人性命，再不忘恩！』燕青滿口應承道：『二安人不必憂心。我小乙明早必來回贖。二員外身亡，我知道的。只因京城圍住，進來不得。今見了二安人和小姐這般慘狀，如何不動念！』二安人又千叮萬囑，灑淚而去。

燕青又挑着愁擔子，回到莊上，與戴宗說知朝見道君皇帝，進獻黃柑青子，蒙聖恩賜這柄白紈扇，上面親題一首詩。戴宗接過看道：『寫得這般好字，却救不得身陷國亡，說也可憐！』楊林道：『院長，你不見金營中這般威勢！我見了膽寒起來，虧小乙哥不動聲色！』

燕青道：『這個心事，也算完了。只是盧二安人和小姐解到金營還要八百兩銀子纔

好回贖。莫說我受東人這般擡舉，二安人是他至親瓜葛，該當搭救報恩。楊林哥，你見的那般慘狀，鐵石人也要慈悲！我在山寨裏分給的并從征賞勞的財物都積在這裏，一毫也不敢妄用，思量做些正經事。今日去回贖二安人小姐，極是正經事了。難道是守錢虜吝惜財物的？但不知有這許多也沒有。待我取出來看。若湊得來，又完了我身上一件心事。」走進房裏，傾囊倒篋，盡數取出來，稱估一番，正符其數，歡天喜地的道：「我應便應承了，唯恐不足。如今恰好有此數，這是天從人願了。」叫小廝把報曉的公鷄宰了，取着弩箭，同戴宗楊林到岡子邊樹林裏道：「我前日要上梁山泊請兵救盧員外，身邊沒有盤纏，剛剩一枝弩箭，見一隻喜鵲飛來，我對天買卦，若射得這個鵲着，盧員外性命還有救，一箭射去，正中喜鵲尾上。我今日兌足銀子，要去贖回安人小姐；這枯枝上一羣的慈鴉，若贖得回，也要射一隻下來。」一眼覷定，叫聲：「如意子！不要誤我！」聽的射去，倒跌下兩個。元來弩箭鋒利，慈鴉並棲，射透一隻，傷着那隻翼翅，也墜下來。燕青不勝之喜，說道：「本意要中一隻，却是連中，正應他母子二人。」

正說着，見個兔兒撲速的跑來，見了人，往草中一鑽。楊林便隨手抓住，同那慈鴉拿回來整理起來，喫得歡暢。次早又同楊林把銀子打作兩包背了，從舊路到驍車岡來，尋着看守收餉銀的頭目，說是開封府解來盧俊德的家屬婦女兩口（莫氏盧氏）助餉缺額銀八百兩，今來交納回贖。那頭目把餉簿查閱，果有這婦女兩口尙少八百兩，喚出莫氏盧氏，當面認過，把天平兌足銀子，給了徵收印票。

二安人見燕青來納銀子，已收過了，心中歡喜，思量同燕青走出。頭目喝住道：『往那裏走？』在開封府交納，只要此數目；既解到營中，還要三百兩常例。若去大名府就要六百兩了。燕青目瞪口呆，半晌開口不得，尋思道：『已盡數收拾，那裏再討得來？』二安人兩淚交頤，只要尋死。燕青道：『也罷，限我五日，再納常例。』頭目道：『若不拔營，十日便限你；拔起營來，一刻也限不得，兌足六百兩，到大名府卽刻便放。』

燕青見那人是東京聲口，粧做金兵模樣，便道：『三百兩銀子，也是小事，只一時不湊手，上下也同是本京人，略放些情面。』頭目道：『錢糧干係，一毫也通不得情。若是不捨得，

連這八百兩也拿了去，只怕這兩口婦女到大名府要受苦哩。」

楊林在傍，心頭火發，兩眼睜起，恨不得一刀就砍了他。燕青知道拗不過，安慰二安人

道：「正額不缺，現有印票在此，五日內決尋這三百兩常例來。若到大名府，只索加上三百

兩，必來相贖。不可心焦。」又取出五兩零碎銀子遞與二安人道：「這銀子放在身邊，恐

怕還要小使用，買些食用。」

二安人哭謝，可憐又被他牽了進去。楊林走出營門，說道：「怎奈這厮本是東京人，却

粧出這般腔子來勸措人。那裏看得過！」燕青道：「莫說這些小人，多有朝廷大臣一掇

轉身子就變了心腸！只因人心不好，所以天降禍亂，正好殺戮哩——這不必提起。只是

那裏去尋這三百兩銀子？」楊林道：「不難；要戴院長作起神行法去山寨裏取了來就

是。」燕青道：「我也是這般想，故要他限五日。只恐怕來不及。」

兩個有興而來，沒興而返，一步懶一步，走回對戴宗道：「極刁惡的是中國人！搜括金

銀，本要和議；今京師已陷，二帝宮嬪俱留住營中，眼見得和議不成了，便可饒了那些助餉的

百姓，偏要獻勤解到金營敲脂吸髓，竭盡無餘。正數不少，也就罷了，又加上甚麼常例，睡起雙眼，不留一些情。你說氣得過氣不過？我想「救人須救徹」。這裏再無擺佈，要煩院長去飲馬川說我一時仗義，要救安人小姐，尙少三百兩常例，求弟兄們完美這樁事。不知五日内可往回得麼？」戴宗道：「空身轉回，也來不及；帶着銀子，作不得神行法，須用牲口馱着，五日決不能夠。」燕青道：「若移營到大名府，又增出三百兩，一發鼎致衆弟兄那借六百兩，敢懇院長作速竟送到大名府城外，我同楊哥在那裏等候。」戴宗依允，到五更自去不題。

燕青楊林到午後又去駝車岡看拔營也未。只見淨蕩蕩地，昨夜就去了。道君皇帝和欽宗，六宮妃嬪，文武官僚，并助餉百姓，搶擄來的子女玉帛，一齊北去。那營盤空地上無非殺戮的死屍，牛馬撒的屎，臭穢不可當。燕青不勝感嘆。有詩爲證：

藝祖開基惠澤存，金甌無缺錦乾坤。
青衣行酒重遭辱，野老江頭聲自吞。

燕青道：『大營已拔，在此無益。我和你到城中去看看，明日起身到大名也未遲。』
楊林道：『使得，看亂後的光景怎麼樣。』

兩個迤邐行去，從宣化門進城。只見萬戶蕭條，行人稀少，市肆不開，風景悽慘。那龍樓鳳闕，依然高插雲霄。只是早朝時分，鳴鐘伐鼓，九重之上，百官朝拜的，不是姓趙的皇帝了。

燕青不勝傷感，轉過兩條街，到盧二員外門首，見房子已被火焚，一片瓦礫之場，隣人大半逃散，又增一番悲切。楊林道：『肚子已飢，沒處買東西喫。天色將晚，出城回去罷。』

二人走不上百步，見個人衣襟內包了二三升米走來。燕青認得是二員外家小主管盧成，叫住問道：『這房子幾時燒的？』那盧成見了，大哭道：『小乙哥，二員外死得好苦！安人和小姐又被解到金營去。小的去尋訪，管營門的不肯放進，杳無音信。聞得拔營到大名府去，也是死數。房子是破城時放火燒的。家伙蕩盡。我在後巷裏賃間房子住，手內苦無一個錢，飢餓不過，把件衣服換得這三升米。』

正說間，天忽然下起一陣驟雨來。盧成道：『且到小人家裏躲過雨。』

燕青楊林急走到後巷。盧成推開門，是一間破房子，掇一條折脚的板櫪坐下。燕青

道：『安人小姐解到金營，尙缺正數八百兩銀子，我已兌足，現給印票在此。還要六百兩常例，到大名府回贖，使人那借去了。我明日就趕到大名府去贖領回來。』盧成道：『難得

小乙哥這般仗義！若論我，但有傷心，要尋一貫錢也設處不出！』

燕青見雨又不止，天色昏黑，出城不得，取出二錢銀子，叫盧成買些酒，且過了夜，明早出城：『你在此艱難，可跟我到大名去回贖安人小姐。』盧成道：『小人也巴不得要見安人一面。恁地便好。』到隣舍家借了酒壺。

不逾時，買了酒，提一塊熟羊肉回來，盪酒煮飯同喫了。沒有鋪陳，睡不得，同楊林就坐在板櫪上打盹。巴到天明，盧成並無家業，一同出城。到莊上，燕青把細軟衣服裝做兩擔，兩個小廝，喚大的隨去挑行李，那小些的是本村人，把家內什物并山園產業，俱着他父母來居住看管。

他四個都換了服色，楊林提把朴刀，燕青跨口腰刀，掛了弩箭，盧成和大小廝各挑一擔行李，在路行了幾日，霧霖不止，道路泥濘，甚是難走，又多土寇乘機劫奪。燕青道：「這般泥濘天氣，男子尚然難行，不知二安人和小姐怎地受苦哩！本等納了正數，就該放回，又增出常例。都是人心不好，天運逢着劫數，自然生出許多磨難來，把人性命細細消磨！」

一日天晴，正是五月間，甚是暄熱。燕青楊林空身走還好，盧成與小廝挑着重擔子，趕不上，常差一二里路。有座小岡子，燕青楊林先走上，也覺喘急，坐在松樹下，等他兩個來，半日不見到。

燕青楊林重復下岡，只見盧成空着身子，如飛趕來，見了燕青道：「不好了！小廝被剪徑的害了！還要殺我，只得丟下擔子，纔走得脫！」燕青吃一驚，問道：「在那裏害了？」盧成道：「東首廟邊。他在前面走，不防閃出兩個人，一棍打倒。我慌了，撇下擔子，走來報知。」

燕青楊林同到廟邊，果見小廝頭破腦裂，死於地下。

燕青道：「可憐！這小廝隨我幾

年，倒也乖覺，却被人暗算死了！怎地抓出那毛賊與他報仇！」叫盧成在廟背後掘一深

坎，把他埋好，免得暴露。楊林與盧成把死屍擡到廟後，擇一塊平坦之處放好。盧成道：

「又沒有鋤頭，怎生好掘？」楊林將朴刀把泥土掘起，約有三四尺深，將屍放下，把泥土蓋

上，又尋兩塊石頭壓在上面，恐有野獸來侵犯。

不多時，埋好了。燕青道：「衣服盤纏都沒了，怎處？」楊林道：「我身邊還有幾兩銀

子。」燕青道：「既如此，快去趕宿頭。」

正要到廟前大路上，只見塵頭起處，金鼓齊鳴，有一起過路客商，如飛的走，說道：「不好

了！金朝大兵在此經過，隨路殺人，到那裏躲避方好！」

燕青楊林也退了轉來，隱身在樹木深密處，偷瞧那金兵一隊隊的來，絡繹不絕，旌旗擁

蔽，戈戟森嚴，一隊步兵一隊騎兵間雜而來，塵沙蹴起，半天昏黑。燕青道：「十來萬大兵，明

日也過不完。這裏不可久住，萬一被他看見，性命難保。且去尋條小路，抄出大名也好。」

遂取小路進去。

不上四五里，有個小村務，挑出酒帘。楊林道：『且買些酒喫，就好問路。』走進店中，叫酒保打角酒：『有甚麼過口？』酒保道：『大兵荒亂，宰不得牛，只有鹽煮豆子。』把三隻大碗，一盤煮豆，喫了一回。燕青問道：『這裏可有小路轉到大名府麼？』酒保道：『有條山路，比大路近一百多里，只是崎嶇險峻，不好行走。再走五里，便是金鷄嶺，下嶺是野狐鋪，到大名只有一日路程了。』燕青道：『如此快去。今日趕到野狐鋪安歇。』

楊林算還酒錢，出門便走。果有五里遠近，見那金鷄嶺却也險惡。三個都立住腳，聽得雷鳴的響，不知甚麼聲音。有分教：

狹路相逢天網密，軍中辯難故人歡。

此去野狐鋪有何事故，且聽下回分解。

水滸續集

水滸後傳

第二十四回

第二十五回

野狐鋪正言折王進

大名府巧計救關勝

却說燕青挑行李的小廝被剪徑的悶棍打死，楊林盧成將他埋在廟背後，正值金兵經過，前去不得，問酒保走出小路，到金鷄嶺下，聽得雷聲轟激的一般。原來一道瀑布泉從高峯頂上衝到石潭內，放溜下去，那碎石阻住，水勢激怒，故這般作響。將要上嶺，見大墳塋內，兩個人廝打。聽得一個道：『你這沒人倫禽獸！怎麼把嫂子佔了！今日又要獨吞這兩擔行李！』那個也罵道：『沒廉恥！甚麼嫂子白欺佔的，自然公用！這兩擔行李，是我用手的，理該多些！』

楊林聽得道：『這兩個說得詫異。』盧成仔細一看，便道：『那個臉上有刀疤的就是打死小廝的。』楊林挺朴刀趕去，大喝道：『你這兩個毛賊，打死我小廝，在這裏分贓不明！喫我一朴刀！』那兩個見了，放了手便走。一個走得遠的却先倒地。楊林把這個砍中頭顱，跌在一邊。那先倒的是燕青放弩箭射中心窩，口吐鮮血而死。

那墳塋前面有座祠堂。楊林推門進去，見行李俱已打開，一個村莊婦人閃在床背後。楊林扯出。婦人跪下說道：『奴不是那兩個賊人妻子，是城內鄉宦人家看守墳塋的。丈夫名喚井大。因這曠僻去處並沒有隣舍，那兩個是弟兄，叫做郎富郎貴，不知是那裏人，黑夜趕來，把丈夫殺死，輪佔了我。這郎貴要與哥哥廝併，今日爲這兩擔行李，故此相鬧。』燕青道：『鄉村婦人不知節義，責備不得許多，饒他起來。我且問你：被他欺佔幾時了？還有宗族可回去麼？』婦人道：『不上一個月，日間鎖我在屋裏，晚間去剪徑。我有個哥哥在城裏，因兵荒馬亂，好幾時不來。若無人拘管，自會去尋。』

燕青見日色平西，問道：『過這金鷄嶺，到野狐鋪有多少路？』婦人道：『差不多七八

十里。那嶺上虎狼極多，晚了上去不得。」燕青對楊林道：「真是晚了去不得。且到酒店宿了，明日過嶺罷。」婦人道：「多虧官人們殺了那賊，與丈夫報仇！我這裏害怕，也住不得，明早去尋哥哥。官人們就在這裏宿了，這兩個是獵戶出身，有醜臘野味在此。」燕青笑道：「我們也不是好人，你要仔細。」婦人道：「看來是斯文君子，不比這兩個賊頭賊腦的。」燕青道：「他把我小廝打殺了，搶這兩擔行李，因大路上金兵經過，我們抄出小路，恰好遇見他兩個，却償了小廝的命。可見天理昭彰！」叫盧成把兩個死屍拖過。

燕青楊林去玩那瀑布泉，多時回來，婦人整備了兩瓶燒刀子，幾品獐兔野鷄之類，喫飽了，把草柴鋪在祠堂內，將被窩打開，睡了一夜。天明婦人又整頓早飯喫過。楊林道：「今日我要挑這行李了。」婦人拜謝。

燕青三人上了金鷄嶺，遠望大路上金兵還未過完；看了一回，急急下嶺，到野狐鋪已是申牌時分。楊林一看，說道：「前日來時，鬧嚷嚷是個大市井。想經着兵火，一家店房也沒有，今夜到那裏安歇？」只見市內結一個營寨，有五六百人把守。

楊林燕青是金朝服色，一隊兵趕來，鷹拿燕搶的來促。楊林便要動手。燕青搖頭道：

『不可。去見將官，自有分辨。』三個被扯至中軍，見一員老將坐在上面。燕青看時：

頭戴金扎額藍緞包巾；身穿龍吞肩綠紬戰襖；腰繫九連環挺帶；脚踏三接雲

鞞鞋。蒼白鬚髯，還賽黃忠老將；渥丹顏色，常同伍相忠心。

那老將軍升帳，兩邊擺列刀斧手，甚是威嚴。中軍官稟道：『拿得三個奸細在此，聽候

發落。』老將喝問道：『這等大膽，敢來做奸細！』燕青道：『不是奸細，是被難的良民。』

那老將大怒，案上一拍道：『若是金朝人也還可恕，說是百姓，其實難容！推出轅門斬訖報

來！』刀斧手便來扯拽。

燕青全無懼色，說道：『我們不怕死的，要殺便殺！只是你說得不明白，怎麼百姓倒

容不得？』老將笑道：『金兵是他本國人，自然要遵他制度；若是大宋的百姓，受列聖惠養

之恩，不思報効，一見金兵，便爭先投順，改換服色，反去挾制鄉民，你說該殺不該殺？』

燕青也笑道：『老將軍但知其一，不知其二。朝廷設兵以衛民，若敵國犯境，忠良將士，

當捍禦疆場，使百姓安堵，纔是道理。那驕兵惰帥，平日受了大俸大祿，畏敵如虎，不敢一矢相加，以致京都失陷，二帝蒙塵，建旄擁纛的元戎，倒戈歸順。比如老將軍算有忠心，猶能建立宋朝旗號；然僅逍遙河上，逗留不進，坐視君父之難，只算得以五十步笑百步。這幾個細民如何拘得過？老將軍見了難民，還該矜恤，反要加刑，豈不是責人則明，恕己則昏了？」

老將見說得有理，沒有半個字回答，便道：「且慢，我且問你。是那裏人氏？到何處去？姓甚名誰？」燕青道：「本貫東京，要到大名贖回被擄的親戚。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是梁山泊上浪子燕青。已授招安，為朝廷征討方臘，建立功勳過的。」

老將又問道：「可曉得梁山泊上有個史進麼？」燕青道：「九紋龍史進是天罡星數，同聚大義，從征方臘，沒于王事了。」老將便喚：「小校，去請凌將軍來認一認看。」

不多時，走到一個將官，見了燕青，急叫道：「小乙哥，為何在此？」老將連忙下來，施禮道：「久仰大名！適纔冒犯，望乞恕罪！」

燕青即便回禮，又與那個將官相見，便是轟天雷凌振。凌振也與楊林作揖。老將問：

「這位是誰？」
凌振道：「也是結義弟兄，錦豹子楊林。」

老將便請燕青楊林上坐。凌振問向來蹤跡。燕青把多年隱逃，前日在駝牟岡朝見

道君皇帝，進獻青子黃柑，御賜白紈扇，今日到大名贖回盧二安人的話說了，又道：「方纔與

老將軍辨難，甚是得罪。」老將道：「足下英才明辨，果不虛傳。又能忠君爲友，一發可敬

了！老夫便是九紋龍史進的師父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爲高俅懷先父舊恨，思量

報仇，因此逃到老种經略相公處，屢立戰功，授兵馬指揮使。勤王到京，聖上命梁方平領二

萬兵，點我們指揮使十員，守禦黃河渡口。不意汪豹獻了隘口，金兵渡河，抵敵不住，盡皆損

兵折將。老夫剩得五六百兵，正在進退兩難，權屯在此，相機而動。凌將軍在梁太監中軍

管火藥局，梁太監敗還，故留在此。」燕青道：「這裏無險阻可守，是四衝之地，金兵大隊，不

日到此，還該移營。」王進謝道：「承教。」命設宴相待。夜間凌振同帳，各訴心事。

次早燕青楊林別去。王進有依依不忍捨之情。盧成挑了行李。次晚到了大名府，

戴宗先在店中等候，說：「李應差軍漢押送銀子在此，一路上帶了銀子，不好走得緊，說道往

大名贖家口的，倒無人敢動。衆頭領致意，事務若完，請到寨中相會。」
燕青致謝，當晚店中歇宿。

次早燕青道：「我同院長楊哥先去城中一探，好拿銀子進去。」叫盧成看行李。戴宗道：「我連日辛苦，在此將息，不進城罷。」燕青楊林自去不題。

却說幹離不大兵，竟回北去，只把助餉的人犯發與大將撻懶收管徵足，有三萬兵，守着大名府。太守姓劉，名豫，是個狡猾之徒；見宋運已衰，金朝興旺，率先歸順，鑽刺營謀。金朝見他能幹，就把河北地方屬與他，立爲齊帝。

看官，你說金朝百戰得的地方，爲甚麼把河南與張邦昌爲楚帝？河北與劉豫爲齊帝？有個緣故。宋朝已歷二百年，深仁厚澤，惠養百姓，人心思漢，未易攝服。康王卽位，兩河豪傑往往有響應的，故把虛名籠絡他兩個，要他捍衛邊疆，使他自相攻擊，到後來好收漁人之利。這是極巧的計策。這張劉二賊睡在鼓裏被他愚弄，全然不知。

那劉豫就妄自尊大，興造宮殿，建設百官，立皇后太子，這般做作起來。內中只有那大

刀關勝原是大名府正兵馬總管，心中不忿，納還官話，乞歸鄉里。

劉豫駭然道：「孤家應天順人，稱霸一方，尊居河北，正要授你征南大元帥，掃平宋孽，何故乞歸？」關勝道：「末將先人扶立漢鼎，流芳萬古。某雖譴劣，亦不敢污了清白一身，改

事二姓。」

劉豫便厲色道：「你既懷忠義，何故上梁山泊落草爲寇？」關勝道：「一時誤陷，終受

招安，已爲朝廷建功立業。台相受本朝寵命，出典大郡，自該固守封疆，如顏常山建立義旗，

興復唐室，怎遽自稱尊，貽譏後世？孟太后頒詔，康王承統，即位濟州，河南淮北，盡歸麾下，兵

勢大振。張邦昌亦受金命，冊爲楚帝，宗留守統兵恢復，張邦昌已伏誅了。前車之覆，請自

三思。」

劉豫大怒道：「這厮大逆無道，指斥孤家！」喚武士牽出通衢，斬首號令：「如有違阻

朝令者，以此爲例！」關勝道：「自甘一死，九原可見太祖列宗之靈，不似你這逆天悖理，遺

臭萬年！

武士即將關勝綑綁，押出朝門。當下劉豫一般設立丞相樞密，一同啓稟：「關勝雖是不識天時，出言狂妄，但是河北一員上將，有萬夫不當之勇，目今用人之際，斬此似爲可惜。請主上暫息雷霆，把他監候，待臣等慢慢將好言勸慰，自然畏威感德，以爲後用。」漢高封雍齒，羣臣息沙中之語，至今稱爲豁達大度。願主上俯允！」劉豫沉吟道：「既是卿等保奏，暫時監禁東司。」傳奉官領命而去。

却說燕青楊林進城，要問到金營去。只見市曹內金鼓齊鳴，一簇刀斧手，綁一人在法場上。燕青楊林挨身一看，驚駭道：「此是關勝，正忘了他。是大名府正兵馬總管，爲何綁在法場？」甲兵圍住，不好問得，暗自叫苦。

監斬官麾動紅旗，劊子手要關勝跪下，好用刀。關勝不肯，怒罵道：「我一片忠貞，不料爲逆賊所害，死去定爲厲鬼殺賊！生爲大宋之臣，當面南受刑，怎麼肯向北而跪！」監斬

官與劊子都敬他是個忠臣，又爲平日情面，不甚催迫。看的人盡皆下淚。

俄延間，傳奉官飛馬到來，叫：『刀下留人！奉殿下令旨，發在東司監候。』連忙鬆了綁，甲士擁護去了。

燕青楊林也跟到東司，已收進去，把門封閉了，又不好進去；問守門的道：『方纔法場放轉收進監的是甚麼人？』守門的道：『難道你不認得？這是蒲東解梁關爺之後，爲河北正兵馬總管，爲人忠勇，百姓都感戴的。』又低低道：『劉太守歸順金朝，冊封齊帝，那關總管正言規諫，激怒了劉太守，故要斬他。幸有人保奏，監在東司。正是天翻地覆，好人難做！』

燕青道：『元來如此。』慢慢走開，對楊林道：『若是方纔壞了，雖要救他，也難措手。今已監候，還須計較他出來。』楊林道：『除非去山寨裏引兵來，方可救得。』燕青道：『撻懶有三萬大兵在此，攻城不得。且看機會。』取路到金營前，見貼曉示：『助餉人等，限三日納足放回，過期不准取贖。』燕青道：『既有曉示，不必進去問，明日帶銀子來便是。』

耽延半日，且去喫杯酒着。」走到一個大酒樓上。那上首座頭先有一個金營的官，兩個承局打扮的，在那裏飲酒。附耳低言的說了一回，那官在腰袋裏摸出一尺多長一條木夾，上面烙着許多字跡，與那兩個看了，順手插入腰袋裏。一個斟大碗酒奉與那官只顧喫。

燕青楊林坐在對面座頭。酒保搬上酒饌。燕青楊林也喫了一會。那承局打扮的

生得鮮目疎眉，身材瘦小，三十左右年紀，把眼瞧着燕青，開口問道：「足下莫非是東京雍丘

門外開絨線鋪的米小舍麼？」燕青是乖覺人，含糊應道：「便是舍親。足下也有些面善，

一時想不起。」那人道：「在下是殿帥府前過東牛皮巷內第三家，姓柳，在開封府勾當

有一敝友，爲些小事，在齊王府中，要救出來，用無數周折，弄得方纔這個木夾，請那位爺去提

人。」燕青道：「要這木夾何用？」那人道：「金朝的法度，不用文書，凡錢糧兵馬，要緊人

犯，全憑這木夾照驗，卽刻發行，再無隱弊。」燕青道：「倒也簡便，不要費紙劄繁文。」

那官酒多了，跟踉跄跄，立起便走。這兩個入還要留他，也隨下樓。燕青看見這木夾

弔在樓板上，連忙拾起，藏在身邊。元來那官插入腰袋，落了個空，外面有皮套子，所以不聽

見響聲，喫得醉了就走下樓。

燕青拾了木夾，扯楊林急走下樓，到櫃邊取一大塊銀子丟在櫃上道：「明日來算。」抄小路如飛走出了城。

楊林不解其意，說道：「要這東西何用？這般慌促！」燕青笑道：「自有用他處，明日

便見。」到店內對戴宗道：「劉豫立爲齊帝，關勝正在他標下做正兵馬總管，忠言諫諍，

激怒了劉豫，綁出法場處斬，我們却好撞見，無計可救，幸有人保奏，監候東司了。」戴宗道：

「我們不知便罷了，既然監在東司，去探望一番，也見昔日交情。」燕青道：「探也無益。

有個機會，不知做得來做不來。且贖回二安人母子再處。」

次早叫盧成背了銀子，再和楊林到金營，尋見在駝牽岡收銀子的頭目，與他說明，將印

票驗過，就補上六百兩銀子，一毫也不少。燕青道：「如今也沒得說了。」頭目道：「你這

人到也能幹。凡餉戶先發印票的，在這裏回贖；若不討得印票，又要營內領一木夾，到齊王

府內照驗，纔好領回。只這木夾又要費一二百銀子，還把禮物酬謝掌管的官，有這許多周

折。所以這班餉戶，雖父母妻子，只好棄下了。」燕青道：「那木夾只好討助餉的人，別樣事情還可用得着麼？」頭目道：「金朝全憑這個木夾信驗，隨你錢糧兵馬，機密軍務，就是綁在法場上要殺的重犯，見那木夾，立刻便放。」

燕青聽了，心中暗喜。當下頭目收清銀子，就領出莫氏盧氏交還。二安人見了燕青，悲喜交集，感激不盡。燕青僱兩乘車子，同楊林送到店中，央主人家媳婦燒香湯沐浴，買幾件新衣服與母子二人換過。

二安人又謝道：「小乙哥，你真是天下第一好人！我母子性命，得以重生，無恩可報！二員外在日，幾番要招你爲婿，你百樣推辭。我母子無路可歸，如今畢竟把這女兒婚配，終身倚靠你了。」

小姐見說，滿面嬌羞，低了頭走了進去。燕青道：「若是這樣說，我小乙無私也有心了。不要說東人昔日情分，安人遭這般患難，便是路人也慘傷的。有些積善，盡數拿出來不夠，又央這兩位兄長那借將來，方得完美。今叫盧成在此伏事，權且安頓，慢慢選一東床孝養。」

安人終身便了。」

二安人致謝。戴宗楊林道：「小乙哥，你忒殺古板。二安人自然要知恩報恩，但不是今日講得。成就美事，都在我兩個身上。」

二安人又謝了進去。戴宗道：「明早起程，且到山寨。這兵戈擾亂之時，且把內眷們安頓在那裏再處。」燕青道：「自然如此。再消停一日，待救出關勝一同去。」笑嘻嘻摸出木夾來道：「天假其便！有這東西可以求得！」

戴宗接來一看，花斑斑烙成許多異樣篆文，說道：「這是甚麼物件？要他何用？」燕青說：「酒樓上一個官兒吊下，我拾得了。恐怕來尋，不及會鈔，丟銀子在櫃上，連忙出城。今日營中又討了實信，明日好依計而行。那姓柳的無端告訴我，也是關勝合當有救。只是他們沒有了木夾，不知怎地哩。這也願他不得。」楊林道：「你真是天巧星！有這許多機變！」大家歡喜安歇。

次日，燕青粧做金營裏官，戴宗楊林扮承局進城，又打探得劉豫雖然冊立，每有大小事

務，俱要稟過撻懶，方好行得，設立通事府，彼此承發。

燕青同戴宗楊林到通事府，昂然直入，一口金話，甚是合式；叙了來意，把木夾驗過，通事府官不敢怠慢，立刻啓稟劉豫說：『撻懶元帥聞知關勝驍勇不肯受職，監候東司，要提到軍前重用。若再違逆，處以極刑。有一員官，兩個承局，將木夾照驗，在此守提。』劉豫不敢不遵，即傳令旨到東司，放出關勝，交付過去。

不踰時，關勝到了。燕青又打了話對關勝說許多言語。關勝全然不懂，口裏要問出來。燕青又喝了一聲。通事官道：『撻懶元帥要請將軍到營中重加任用，特差這位爺來提。』關勝道：『某世代忠良，不事二姓，若貪爵祿，不激怒劉豫了。此去拚得一死！』通事官道：『也要通融，不可任性。』

燕青假做發怒，扯了就走。關勝尋思道：『這分明是戴宗楊林燕青。他三個俱不願爲官，怎麼反順了金朝？可見立志不堅。就是順了金朝也罷，怎見了我並沒有一些情義？又可是他三個來提，這也奇得緊！』只得隨他走去。誰知却不進金營，竟出城門。

到客店中，戴宗燕青楊林撲地便拜。關勝回禮不迭，還未解其意，心內狐疑。正是：

從空伸出拿雲手，提起天羅地網人。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小相逢古殿話新愁

大征戰松坡獲全勝

却說燕青扮做金營的官，將木夾照驗，救出關勝，店中相見畢。戴宗道：「關將軍，若無

小乙哥這偷天妙手，你不免於虎口。」關勝道：「小可義不受污，已拚一死。不知三位爲

何在這裏？怎地得救拔出來？」

燕青先將駝車圍朝見道君皇帝，路遇盧二安人，要銀子贖回的事說了：「那日同楊林進城，見法場上綁着兄長，無計可施。發監東司，跟到那裏，進來探望不得。到酒樓上喫酒，偶遇一個軍官醉了，吊下木夾，就拾了假扮來提。也是天幸，不致弄破！」

關勝感謝道：『真是患難弟兄！再生之德，沒世不忘！方纔見小乙哥假扮時，一毫情

誼也沒有，心中老大不然。誰知暗藏機殼。小乙哥，你真是忠義兩全，古今罕有的！只是

此身何處安頓？』楊林道：『不妨；李應等在飲馬川聚義，明早可一同去。只不曾問得，可

有寶眷在城中麼？』關勝道：『並無兒女，只有一個拙荆。知我監候，拙荆寄信來要尋自

盡。我身幸脫，如今只恐怕顧他不來。』

燕青道：『不是這樣講。尊嫂貞烈，通爲着長兄，豈有不顧之理？你寫起信來，我明日

再進城迎來便是。』關勝道：『這是極好。但城門上不許放婦女出城，我的家眷一發不

肯。倘敗露出來，不是當要。』

燕青指着木夾道：『現放他在此，怕怎的？』關勝道：『這樣事只好弄一番，此去必然

識破，如何做得？』燕青道：『那木夾是真的，不過人是假扮。東京人多少投在金營，這有

何妨？只說撻懶元帥重用將軍，卽命領兵南征，送家眷完聚，劉豫那裏去查考！那木夾這

般貴重，難道用得一遭就丟了？包你無事。』關勝聽從。

燕青明日起來，又同戴宗楊林到通事府打話，重取木夾驗過。通事官又啓劉豫道：「關勝到金營，不敢違逆，撻懶大喜，授了征南將軍，領兵三千鎮守彰德府，原差昨日這個官把木夾照驗，來取家小一同赴任，并要城門掛號送出。」劉豫道：「我量這廝有多大膽量！自然順從！若不是這等威行，他還要倔強哩！就掛號送出城去。」通事官給了掛號牌。燕青接着，問到關勝家裏。

却說關恭人聞得金營提了人去，喚家丁打聽不出，未知生死何如。正在煩惱，只見門上報道：「有一員官，兩個承局，要見恭人有話說。」

關恭人只得出來。燕青不開口。楊林道：「這位爺是撻懶元帥差來的。關將軍已歸順金朝，授征南將軍之職，鎮守彰德府，領兵扎在城外。請恭人收拾家資一同赴任，故此來請。」

恭人雖在梁山泊住過，然內外隔絕，不曾認得，心內思量：「算來未必肯投順金朝。」據

這般說，又不得不信。」卽到裏邊，把家資細軟結束了，還有四個家丁，兩個養娘，後槽牽出馬匹。恭人上了馬，家丁背着包裹，一同到城門邊。楊林將掛號牌與守門官丁看了。燕青又打話，不知說甚麼，連忙放出。

到了店中，關勝大喜。燕青道：「幸不辱命。如今不可久停，今夜同戴院長作起神行法先到山寨。恐長兄這般儀表，又在本地爲官已久，人都認得，倘有差池，再難措手。我等明日僱了車子，也就起程。」

關勝與恭人說知：「通是舊日弟兄用的計策。我今夜先去了。你同盧安人一起來。」關勝戴宗作別而去。

燕青到明早僱了幾乘車，關恭人盧二安人小姐和養娘都坐了車子，把行李也放在裏面。那匹馬與楊林輪換騎着。重謝了店主人，一行人取路進發。

走了一日，到野狐鋪，王進的營寨已不見了，殺死的屍骸滿地。燕青道：「想是王進的寨破了。」天色將晚，並無一家人烟，只得又趕二三十里，雷雨大作，路途又黑又滑，寸步難

行。望見松林裏有一點燈光，勉強推到，却是一座寺院。到佛殿上，空蕩蕩地。請內眷下了車子，把馬牽在殿後。

楊林走進禪堂，有一盞孤燈掛在壁上，故此射出光來，提了便走。禪床上有人哼着道：『老僧患病，睡在這裏，那個提了燈去？』楊林不應，走到殿上，喚盧成和家丁去香積廚燒壺熱水來，且喫乾糧着。不多時，盧成熱水燒到，取出炊餅肉剋子，大家分喫了些。燕青道：『這佛殿上不穩便。』喚養娘伏事安人們在東廊下權時安息。車夫家丁等到西廊打盹。辛苦了一日，都睡去了。

燕青楊林在殿上閒話。雨過天晴，推出一輪明月，分外皎潔。看玩多時，困倦起來，也思量去略睡睡兒。忽聽得外面脚步響，恐怕歹人，閃到廊下，取器械防備。在窗櫺內張看，見兩個軍官，跟十來個大漢，都有腰刀弓箭，到佛殿上跼住，對着月色浩歎道：『有何面目去見老种經略相公！』燕青原說四衝之地，勸我移營，他不聽他，爲賊徒所敗，一世英名都喪了！幸無家累，不如自盡以報朝廷！那一個勸道：『從千軍萬馬中掙出性命來，豈可不明不

白死在這裏？困倦極了，且將息一晚，明日再處。」

燕青楊林走出叫道：「老將軍不可短見！燕青在此！」王進不勝驚喜道：「怎地又得相逢？足下真有先見之明！我正要移營，被那劉猊小賊子去高鷄泊招降張信畢豐賊首回來，有五千人馬，緊緊圍定。我同凌將軍拚命殺得出來，標兵盡皆覆沒，無路可歸了。」

燕青道：「康王已卽位南京，號召四方豪傑。宗澤留守東京，恢復兩河。我有舊弟兄

屯聚飲馬川，且到那裏消停幾日，整旅南還，去投宗留守，以佐中興，有何不可？」又對凌振說救了關勝，先和戴宗到山寨裏去了。凌振道：「你幹的事出人意料之外！其實可敬！」

楊林取剩下的炊餅肉粃與他們點飢，直談到五更，叫起家丁車夫，坐了內眷，讓馬與王進騎了，取路前往。行了半日，並無村店，盡皆飢餒。後面塵頭起處，一簇兵馬來，却是劉猊的遊兵，有三百多的馬，都是輕弓短箭，飛風趕來。

燕青忙叫把車子推入樹林躲避。那先到的見了，叫道：「那知事的漢子，快把車上婦女獻來，陪我們喫酒！」王進等大怒，各掣腰刀抵住。馬上爲頭的笑道：「你這十四五個

人怎經得動手！
燕青早放一枝弩箭，射中面門，翻身落馬。
楊林又砍着一個馬胯，也攛下來，被王進一刀，斬爲兩段。那三百兵馬，一齊裏攏來。

正在危急之際，忽有一隊人馬衝來，一個將官舞着雙鞭殺入，把那游兵殺得落花流水，四散逃走了。

燕青看時，却是呼延灼樊瑞戴宗。燕青大喜，下馬相見。戴宗道：『李大哥唯恐路上難走，要我領三百兵來迎接。恰好在此相遇！
幸喜不曾傷損！』

呼延灼見了王進道：『王將軍，你怎地也在此？』
王進道：『呼將軍，你同汪豹守楊劉村，怎放金兵渡河？各營俱敗。我領殘兵，扎在野狐鋪，又被劉猊所破。昨夜在古寺中，會着燕大哥，同行到此。』
呼延灼道：『我被汪豹所陷，幾乎性命不保！有衆弟兄在飲馬川，只得暫住。』
又與燕青凌振各叙契闊之情，叫安了營，打中伙。那游兵殺死三十多人，只得十來個馬匹，同坐了到山寨。

李應等出來迎接。聚義廳一齊見禮。送王進上坐。其餘次第坐下。各叙仰慕之

意。燕青打發車夫回去。關恭人二安人小姐自到後寨，李應娘子接陪，不在話下。

李應做慶賀筵席。關勝感激燕青不盡。呼延灼道：『平日只曉得他巧慧，見機而作，

不想有這副忠肝義膽，妙計入神！我等只曉上前廝殺，那裏及得來！』衆頭領各各贊嘆，

一連暢飲了三日酒。

却說游兵傷了三十餘人，去報劉猷，說被飲馬川賊人所殺，請兵去追不題。

且說那日東京這姓柳的同金營官喫酒，失了木夾，忙到酒樓上尋覓，那裏得見！原來

木夾照驗了就要繳進，當日失了，那個官打了一百鞭，兩個承局都發充軍。酒店裏也費了

好些銀子。齊王通事府查號，又多出兩號木夾來，方知關勝走了。又有人見他上飲馬川。

劉豫大怒，正要發兵征勦，又報傷了游兵，卽刻遣劉猷到撻懶處請兵，備說飲馬川強人

肆橫，不可不除。撻懶道：『聞知是梁山泊餘黨，多有智勇的人在裏面，我還要招他。』差

大將秃魯領皂鵬旗一千，去先撫後勦。

劉猷領命而出。畢豐道：『小將前日在龍角岡被他所破，哥子曇化又遭他害，火燒了萬慶寺，此仇釘入骨髓！願與張信爲先鋒，領本部五千兵，去掃平山寨！』劉猷道：『你兩個先發，我同秃魯隨後。只是要相機而行，撻懶元帥還要招他。』

畢豐領諾，即同張信浩浩蕩蕩殺到飲馬川，恨不得踏平山寨，泄恨報仇。

且說衆頭領在山寨中飲酒。小嘍囉報上山來，說：『畢豐與曇化報仇，同高鷄泊張信領五千人馬到了。隨後劉猷領秃魯皂鵬旗助戰。頭領可速準備。』

李應與衆頭領商議：『何以禦敵？』朱武道：『那高鷄泊是隋唐時李密程咬金屯聚的所在。聞得張信驍勇，又有金兵相助，不可輕敵。我這裏先到山邊立了寨柵，設四隊游兵往來接應。』王進關勝呼延灼李應爲正兵拒戰，朱仝樊瑞呼延鈺徐晟爲游兵接應，戴宗燕青往來傳遞。

分派已定，剛立得營寨，張信畢豐已到。兩陣對圓。三通鼓罷，張信畢豐雙馬並出，手執兵器，大叫：『賊寇快來納命！』李應呼延灼王進關勝齊出馬。畢豐又罵道：『梁山泊狂魂，殺我親兄，今領天兵到此，快下馬受縛！』李應喝道：『無知小寇，敢肆胡言！那秃驢奸淫萬狀，自合天誅！你是我手裏敗將，半夜跳牆逃走，得命罷了，又來尋死！』

畢豐大怒，把大捍刀砍來。李應挺鐵鋼鎗接住。鬪了二十合，不分勝敗。張信忍不住，拍馬持三尖兩刃刀助陣。關勝把青龍偃月刀接戰。四匹馬兒，轉燈兒相殺。李應賣個破綻，拖鎗便走。畢豐不捨，拍馬趕來。李應帶着鎗，暗掣飛刀，中了畢豐左臂，負痛回馬。李應又追來。張信見畢豐敗陣，也要回馬，關勝架住，不能脫身。凌振在山頂見了，放起連聲號砲。呼延鈺徐晟朱全樊瑞四路裏殺來。

張信畢豐首尾不能救應，急退兵時，自相踐踏，早傷了一千多兵。退到萬慶寺火場上，却好劉貌禿魯已到。畢豐說兵敗之事。劉貌道：『我曾分付，不可造次，你恃勇輕進，挫了銳氣。且扎營在這裏。撻懶元帥有令，原教先撫後勦，可差一員裨將去，喚來投降。』

却說衆頭領得勝回寨，商議道：『畢豐雖然敗去，劉猷必然就到，不可便上山去。』

正說間，探事的報來說：『齊太子差官在此。』李應道：『此來爲何？』朱武道：『必

然來下說詞。且看來意，隨口依允，不可便發怒。』原來這裨將是薊州營卒，搶病關索楊

雄花紅緞疋，被拚命三郎石秀打倒的，踢殺羊張保。金兵到薊州，這厮糾集亡命，乘機劫奪，

投順劉猷，署爲裨將。

當下劉猷教他來作說客。張保氣昂昂走進。李應與他相見道：『足下此來，有何見

諭？』張保道：『奉齊太子令旨，請將軍去高擢爵位。』李應道：『我等是宋朝臣子，借飲

馬川暫歇，與齊國並無干涉，何故說授爵授位？』張保道：『大金應天順人，建立齊國，河北

地方，並屬所轄。這飲馬川亦在境內。將軍恁般英雄，宜及時建立功名。今上不着天下

不依地，恐非長策。』李應道：『且請足下暫留，與弟兄商議定了，方好回覆。』便送上山，

着人看守。

李應集衆頭領計議。王進關勝呼延灼朱仝一齊說道：『我等受朝廷官職，不幸兵敗，

得遇衆好漢在此，同心協力，先攻破大名府，勦滅劉豫，恢復河北，雖身膏草野，亦所不辭！』

朱武道：『各位將軍雖是忠心激發，但劉豫之勢方張，又有撻懶三萬大兵鎮守大名，豈可破得？』如今先把劉猊畢豐殺他片甲不留，守住山寨，候宗留守消息，然後進兵。』燕青道：

『攻固不可，守亦甚難。我等兵卒不過三千，終日征戰，必至疲敵。倘撻懶自領兵來，斷然

支持不定。如今款住張保，劉猊定然發怒，自引兵來。請將軍如此如此，必獲全勝。然後

收拾回南，去投宗留守，共佐中興。此爲上策。』衆頭領皆喜，依計而行。

果然劉猊在萬慶寺守了三日，不見張保回報，焦躁道：『這夥賊寇恁般可惡！』喚畢

豐張信爲先鋒，自與禿魯爲中軍，殺到飲馬川來。戰場淨蕩蕩地，並無一人，寨門緊閉，隨你

叫罵搦戰，不見出來。

到第三日，天色未明，一聲砲響，擺成陣勢，衆好漢立馬陣前。劉猊出陣，頭帶紫金冠，高

拴兩條雉尾，身穿黃金鎖子甲，騎匹五花駿馬，手執方天畫戟，高叫道：『你這草寇，真不達理！』

我奉元帥撻懶之命，好意差官喚汝等來降，以免一死，怎羈留來使，尙自執迷！」又見關勝在對陣，大怒道：「你這匹夫，自誇有忠義之心，怎假傳木夾，又逃來做賊！」關勝道：「乳臭小兒，輒敢大言！你父子受朝廷厚恩，不思報效，反悖逆稱尊！我今拿你，碎屍萬段，先正典刑！」舉青龍刀砍來。劉猷將畫戟相迎，不上三合，氣力不加，勒馬便回。張信畢豐雙馬並出。李應呼延灼一同接住。

戰了三十多合，畢豐終是左臂未痊，被呼延灼打着肩窩，翻身落馬。張信撇了李應，來救畢豐。燕青在旗門影裏，看得親切，一弩箭射中胸膛，也攔下馬來。關勝朱仝兩把刀一同砍下，不防在刀口上一磕，火光迸出，張信畢豐都逃回本陣。

呼延鈺徐晟大喊殺入。禿魯見不是頭，領了皂鵬旗先走。衆好漢一齊趕殺。劉猷棄甲丟盔而走，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渠，又折了二千多兵，退到萬慶寺，喘息方定。劉猷道：「不滅這班草寇，誓不回去！差人去討救兵來！若容留在此，倒是心腹大患！」傳令將士謹守防備，劫寨不題。

却說衆好漢到黃昏時分，結束起來。李應叫帶過張保，叱道：「你這廝好大膽！敢來做說客！今晚借你這顆頭祭旗！」叫軍士梟了首級。喫過晚飯，一齊起馬。到萬慶寺，已是三更天氣，萬籟無聲，月光慘淡。萬慶寺雖然燒了，四圍牆垣不倒，如城子一般；左邊靠一座山岡，右邊通着大路。劉猷也怕劫寨，前後俱排木柵拒馬。望到裏面，打十來個火堆，那皂鵬旗張了皮帳，在中間睡；其餘兵將，盡不卸甲，蹲身打盹；更鼓分明，提鈴巡哨，却也嚴緊。

李應分撥呼延灼王進截住後門，朱全徐晟呼延鈺守在右邊，自同關勝樊瑞抵住前面。只候公孫勝作法。聽得狂風忽起，飛砂走石，一聲號砲，那一帶松濤如千軍萬馬馳驟。劉猷張信畢豐慌忙驚醒，雖然准備，當不得這一日征戰力倦神疲，立得起身，見寺前寺後，火把通紅。那禿魯與皂鵬旗先自亂攛，要奪路而出。前後多是強弓硬弩，兵馬如林，都被射轉。正沒理會處，那寺基平地上天崩地裂，一片霹靂之聲從底下發起，火光萬道，飛到半天，打得人馬盡成齏粉。張信推倒右邊牆垣，蔽翼劉猷。呼延灼一鞭，正中張信腦袋，跌下馬，

蹄成肉泥。畢豐和禿魯衝到前門，關勝一刀。禿魯閃過。畢豐慌忙轉身，李應一鎗挑於馬下，樊瑞加上一刀，砍了馬足。皂鵬旗盡皆燒死。單走禿魯劉猊兩個。焦頭爛額的兵，不上四五十人，抱頭鼠竄而去。

這計是燕青用的，拘留張保，激怒劉猊來攻山寨，三日不出戰，使楊林蔡慶杜興凌振去萬慶寺埋伏地雷，待他敗陣，不盡情追趕，讓他重復扎營寺基，公孫勝在山頂祭起風來，凌振引着藥線，地雷與地雷同發，四面有兵圍住，教他那裏走！自然一堆兒死在裏面！有詩爲證：

丞相南征漢鼎分，渡瀘五月漲蠻雲。
火攻一樣同奇妙，浪子能燒藤甲軍。

李應等大獲全勝，回到寨中。

燕青道：『雖然殺得劉猊隻輪不還，他必然去請撻懶大

兵到來。衆寡不敵，恐有失着，不若乘此大勝之後，拔寨南還，去投宗留守，共建功業，完我弟兄們一生心事。』

衆頭領盡皆大喜，即撥呼延灼楊林樊瑞呼延鈺徐晟爲前隊，李應公孫勝朱武柴進燕

青杜興爲中軍，保護家眷輜重；關勝王進朱仝裴宣蔡慶凌振爲斷後；戴宗往來報信。共有三千多兵，五百匹馬，二百乘車子，裝載糧餉。放火燒了寨柵，卽日起程。一路關津，見兵威整肅，不敢阻擋。迤邐行到黃河渡口，見一個大營，刀鎗密密。此是金宋交界之處，金朝設兵防守。河水滔滔，並無船隻可渡。李應等也扎下寨柵，算計渡河。正是：

茫茫河水英雄淚，冉冉征雲戰氣悲。

不知怎地過河，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渡黃河叛臣因授首

進鴆酒狹路巧相逢

却說李應衆好漢棄了飲馬川，整旅南還。行到黃河渡口，此是南北交界之處。北岸

邊金朝扎下一個營寨，有大將烏祿與前日放過金兵的叛臣汪豹鎮守。李應也安了營，商

議道：『烏祿、汪豹領五千兵在此，又無船可渡，必須破了他，方好過去。』呼延灼王進說道：

『那汪豹賊子，輸誠賣國，使二帝蒙塵，汴京失陷，是個罪魁；今日遇着，恨不生食其肉！我二

人就去打寨！』李應道：『汪豹不打緊，有烏祿在彼，不可輕敵，須要小心。我自領兵接

應。』呼延灼王進領五百兵前進。

却說烏祿正在軍中商議道：「那飲馬川草寇，棄了巢穴，逸回南去，我這裏不捉去大元帥處請功，等到幾時？」汪豹道：「歸師莫掩，窮寇勿追。」他孤軍到這裏，利在速戰。我這裏深溝高壘，不與交鋒，必然糧盡力疲，如今速發文書去撻元帥處再請兵來首尾夾攻，自可一鼓而擒。」烏祿依計，傳令守住寨門，不許出戰，就差「夜不收」二名賞文書去請兵不題。

王進呼延灼前隊到了，見那寨門緊閉，排滿鹿角蒺藜，甚是堅固，攻打不開。李應引衆好漢一同到來，隨你百般搦戰，只不出來，無計可施，只得回營。燕青道：「他有五千兵，不來出戰，不是怕我們，必然有計。待我師老糧盡，去請大兵來夾攻。我這孤軍沒有救應，如何是好？」可差探事的四處巡緝。若有去請兵的，拿來自有計策。」

李應就差蔡慶杜興領嘍囉巡哨，不上半日，拿到烏祿的「夜不收」二名，搜出請兵文

書 李應叫拿去砍了。呼延灼却有些認得，叫轉來，問是那裏人。那夜不收大叫道：「呼將軍！小的就是將軍部下。前日汪豹獻了隘口，沒奈何歸順了。」呼延灼道：「那烏祿怎不出戰，緊守寨門？」夜不收道：「烏祿就要出戰，是汪豹阻住，教請兵來夾攻。」

燕青好言安慰道：「你兩個若肯歸順，不唯不殺，還有重賞。」夜不收跪着垂淚道：「小的是東京人，有父母妻子在家，被汪豹留住，回去不得。將軍肯饒性命，赴湯蹈火，亦所不辭！」

燕青叫取酒食壓驚，留住營中，對李應道：「大名府往返也須五日。到第六日，我有一計，可破烏祿。只是也要緊守，晚間防他來劫寨。」

到第六日，燕青摸出木夾來道：「如今又要用這東西了。前日破了皂鵬旗，剝得衣帽在此，喚楊林樊瑞杜興蔡慶打扮做家丁，我原粧金營將官，教了夜不收言語，我們先去。這裏選四員大將，領一千兵攻打。他自然出戰。我在裏面，放起火來，方可破他。」

燕青就同了夜不收到烏祿營中。夜不收先稟道：「撻元帥不肯發兵，原批帶回，差一

位爺在這裏。」

燕青上前與烏祿行了禮，把木夾照臉打話，說道：「撻元帥說，這裏有五千

兵馬，難道幾個草寇勦不得？又要請兵！」烏祿道：「咱原要出戰，破汪豹阻擋。」燕青

道：「元帥又說汪豹是南朝人，不肯出戰，恐有貳心。若再推阻，竟以軍法從事，斬首號令。」

汪豹在傍，眼睜睜看他兩個說話，因懂不出語言，無可分辨。忽報到寨前有四員大將，

耀武揚威，在那裏大罵。烏祿喚取披掛來，綽鎗上馬，開營出戰。汪豹諫道：「大兵未到，不

可出戰。」烏祿大怒，叱道：「無能小輩！聽了你幾乎壞事！你若不肯出戰，先斬首級！」

汪豹沒奈何，只得持刀同出。兩陣對圓。呼延灼見了汪豹，怒從心起，舞雙鞭竟打

過來。汪豹把刀接住，鬪了十來合。烏祿見汪豹力怯，自挺鎗出馬，關勝敵住，也鬪上三十

合。凌振放起號砲。燕青樊瑞在寨裏放起火來，楊林杜興拔刀亂殺。

烏祿見寨中起火，撥轉馬頭，回到寨邊。楊林杜興蔡慶燕青樊瑞一齊殺出。烏祿拍

馬落荒逃去。汪豹心慌，也思量走脫。呼延灼趕上，一鞭落馬。小喽囉綁縛了。

那烏祿的兵，死的死，逃的逃，盡皆星散，無人攔阻。只是黃河濁浪滔天，無船可渡。夜

不收稟道：『漢裏暗藏三百隻大船，可以渡得。』

李應大喜，遂拔棹到船邊，把家眷輜重，裝載在船，然後把兵馬一同渡過。頃刻到了

南岸，黎陽城中也有宋兵把守，却是王進標下。接進城中，王進聞得老種經略相公一月之

前身故，不勝悽切。李應取三百兩銀子賞了兩個夜不收，教他回去。

燕青道：『偶然拾得這木夾，幹了三件大功勞。』呼延灼道：『若無兄弟，你這副大膽，

會講各處鄉談，也做不來。』叫帶過汪豹，罵道：『你這逆賊！朝廷差我們十員將官來守

黃河渡口，楊劉村是第一個緊要去處，你怎麼背國私降，引金兵過河，斷送了宋朝二百年社

稷山河，使兩朝龍駕沒陷沙漠，害了數百萬生靈！你思量貪圖官爵，陰子封妻，怎想也有今

日！我爲朝廷正典，爲天下伸冤。』命立一旗竿，在百步之外，把汪豹吊上去，喚軍士亂箭

射死。下面設酒慶賀。不消半刻，汪豹身上箭如蝟毛，放下來把肉割碎喂狗。衆頭領盡

皆歡暢。

話說李應仍將兵馬撥爲三隊，往河南進發。李應道：『煩戴院長先去東京探個消息，

好投宗留守。』戴宗領命去了。

一路無話。行了幾日，到了中牟縣，人民逃散，只剩一個空城。李應道：『且屯在城裏，

候戴院長回來再定行止。』遂進城扎下。

其時兵戈之後，四野蕭條，荆榛滿地，行人稀少，豺虎成羣。等了兩三日，不見戴宗回來。

燕青楊林呼延鈺徐晟跟十數個兵，彈弓弩箭，去野外打鳥雀頑耍。到日色平西，帶了些野

味回來，見大路上兩乘車子，坐着四個人，都是方巾便服，後面馬上騎着一個軍官，背着勅命，

有兩三擔行李，脚夫挑着，逶迤行來。

燕青見了，尋思道：『那車子上坐的兩個人有些面善……』一時想不起，『馬上軍

官背着勅命，想是流貶的官兒……』也不放在心上。不上半里之遙，又見十名軍漢，都

帶腰刀弓箭，提着朴刀走來。爲頭的見了燕青，叫道：『小乙哥，你怎的在這裏？』

燕青看時，却是東京城內盧二員外的隣舍，叫做葉茂，是開封府內的馬頭軍。燕青也

叫道：『葉大哥，到那裏去？』葉茂道：『晦氣！要走八千多里路哩！』燕青道：『怎走這遠路？是何勾當？』葉茂道：『總爲這幾個人精！你道前面車子上坐的四個是甚麼人？說出來神驚鬼怕！』燕青道：『又來取笑。那四個人方纔我見滿臉的晦氣色，怎恁地了得？端的甚麼人？』葉茂笑道：『便是寫謹具帖子送宋朝天下與金國那班大臣。』燕青喫了一驚，問道：『敢是蔡京高俅童貫？』這年紀少些的，又是那個？這幾個人，汴京未破時，早已流貶，爲甚今日還在這裏？』葉茂道：『那便是蔡京兒子學士蔡攸。你不曉得：汴京未破時，太學生陳東劾奏六賊誤國殃民，奉旨盡皆謫貶，分兩起押解：一起是王黼、楊戩、梁師成，到雍丘驛被冤家刺殺了，已是清帳；那一起是這四個。畢竟蔡京陰猾，見金兵攻打汴京危急，賄買了押差官，寬縱了，隱匿鄉村，在那裏觀望，又要投順金朝做官，兵戈擾亂，沒處查考。』康王正位之後，李綱爲宰相，嚴查起來，儋州知會從不見到。有仇家首報，捱緝出來，把前番押差官問罪，又差我本官押解，點我們護送。因杞縣那一帶有土賊，不好走，在這裏遶轉來。』

燕青道：『前面到何處安歇？』葉茂道：『打點到中牟縣城裏。聞有兵馬屯扎，且再

行去看。』燕青道：『縣裏的兵馬是我的相好弟兄，宿歇不妨。久不會面，尋杯酒兒，叙叙舊情。』

兩個一頭說，一頭走，到了城邊。葉茂趕到押差官馬前，說道：『前邊並無宿店，中牟縣內雖有兵馬，却有相識在內，可以安歇。』押差官便叫進去，尋一所空房住下。

楊林呼延鈺徐晟雖見燕青與葉茂打話，却不關心，不知說甚麼。燕青走來與衆人說

道：『偶然遇着四位大貴人，須擺個盛筵席待他。』李應道：『又是什麼大貴人？』燕青

笑道：『這四位貴人平日有恩惠在我們面上，今狹路相逢，不可怠慢。』便將蔡京父子高

俅童貫責貶儋州從此經過的話說了，『我已請到城內了。』衆人一齊道：『真是難得

相逢，每人賞他一刀便了，擺甚筵席。』燕青道：『若是一刀，有甚趣味？須要慢慢消遣

他。如此如此纔妙。』

衆人依言。燕青遂同楊林樊瑞蔡慶杜興到押差官寓所，見蔡京等四人立着閒談。

燕青拱手道：「李將軍聞得蔡太師學士高太尉童樞密在此，旅邸蕭條，特備小酌，遣某等來迎請。」
蔡京等愕然道：「那位李將軍？」
承這盛情！我等羈旅之人，不便過擾，辭了罷。」
葉茂見燕青來請，便對押差官道：「這個便是小的隣舍。」
李將軍想是他相識。」
燕青道：「敵友極是世情的，就屈台駕同往。」
押差官道：「李將軍敢和太師有舊？是何官職？」
燕青道：「正是極蒙太師樞密抬舉的，一去便知。」
蔡京尋思道：「想是門生故吏，世態炎涼，還有這存厚道的人！」

押差官攬掇，遂一同起身。
燕青使杜興先去通報。
李應把隊伍擺列得十分嚴肅，都是弓上弦，刀出鞘。
衙廳上燈燭輝煌，擺設盛席。
衆好漢結束齊整，立在兩邊。
見蔡京到了，動起軍中鼓樂來。
李應降階相迎，遜至廳上，逐位分賓主見了禮，即送蔡京等四人和押差官上坐。
蔡攸因父親在上，謙避東邊第一位。
衆好漢依次兩傍坐定。

酒過三巡，食供兩套，蔡京高俅舉目觀看，却不認得，忍不住開言道：「某等放廢之人，何勞盛舉？只是素未識荆，好生不安！」
李應笑道：「太師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四海具瞻。」

的。雖是向日屢沐恩波，但不得一覲龍光。高太尉童樞密會過兩三次，難道便忘了？」

又飲夠多時，李應道：「太祖皇帝一條桿棒打盡四百軍州，掙得萬里江山，傳之列聖。道君皇帝初登寶位，卽拜太師爲首相，燮理陰陽，掌軍國重事，怎麼一旦汴京失守，二帝蒙塵，兩河盡皆陷沒，萬姓俱受災殃，是誰之過？」

蔡京等聽了，蹶蹶不安，想道：「請我們喫酒，怎說出這大帽子話來！」面面相覷，無言可答，起身告別。李應道：「雖然簡褻，賤名還未通得，怎好就去？」喚取大杯斟上酒，親捧至蔡京面前，說道：「太師休得驚慌。某非別人，乃是梁山泊義士宋江部下撲天鵬李應便是。承太師見愛，收捕濟州獄中，幸得救出，在飲馬川屯聚，殺敗金兵，今領士卒去投宗留守，以佐中興，不意今日相逢，請奉一盃。」

高俅童貫蔡攸俱各送上。蔡京等驚得魂飛魄散，推辭不飲，只要起身。李應笑道：

「我等弟兄都要奉敬一杯，且請寬坐。」

只見王進立起身來，把白鬚一張，喝道：「高俅！我非是梁山泊上之人，乃是八十萬禁

軍教頭王進！你本無賴小人，學使鎗棒，本事低微，要與我先父較量，一棒打翻，不歸咎自己，反要挾仇報怨，害我性命；幸投老種經略相公處，陞授兵馬指揮使！今日特地與你剖明！

高俅頓口無言。

又見小旋風柴進出位來道：『我是大周柴世宗嫡派子孫，住在滄州橫海郡，小旋風柴進便是。先朝賜有丹書鐵券，安居樂業。你使族弟高濂做高唐知州，那殷天錫恃了姐夫的勢，要佔花園，把我叔父柴皇城嘔死；黑旋風李逵路見不平，把殷太歲打死，高濂將我監禁在獄；幸得宋公明救上山寨，受了招安，破方臘時曾建大功。我辭了官爵，歸隱滄州，你又使高源爲滄州太守，湊着奉旨搜括金銀，高源公報私仇，要殺我全家，通倚了你的勢！如此橫行，怎生忍得！』高俅亦無言可對。

裴宣執着雙股劍，走到筵前道：『這是舊事，不必提起了。軍中無以爲樂，待我舞劍，以助一醉。』掣出雙劍，左盤右轉，如兩條電光繚繞映帶，寒光閃閃，冷氣颼颼。盡皆喝采。舞罷，彈着劍作歌道：

皇天降禍兮，地裂天崩！

二帝遠狩兮，凜凜雪冰！

奸臣播弄兮，四海離心！

今夕殄滅兮，浩氣一伸！

蔡京四人聽得，面如土色。

燕青道：『舞劍不如相撲。』

高太尉！

你可記得統兵到梁

山泊，戰敗之後，你被浪裏白條捉上山來，宋公明設席相待，酒後我和你相撲？

今日夜長無

事，再和你交交手看！

樊瑞道：『童貫！

你聽信趙良嗣郭京說公孫勝會使妖法，差兵馬

去二仙山捉拿，與公孫勝甚麼相干？

通是我混世魔王樊瑞幹的！

教你今夜認得！

那右

邊第二位，頭戴星冠，身披鶴氅的，就是公孫先生！

押差官道：『列位也講得夠了。

夜深酒多，卽此告別。

這四位是朝廷犯官，小可押解，

亦不可造次！

樊瑞圓睜怪眼，倒豎虎鬚道：『你這甚麼乾鳥，也來講話！

我老爺們是天

不怕地不怕的！

這四個奸賊，不要說把我一百單八個弟兄弄得五星四散，你只看那錦繡

般江山都被他弄壞，遍天豺虎，滿地屍骸，二百年相傳的大宋，瓦敗冰消，成甚麼世界！

今日

仇人相見，分外眼睜！

難道不容我們說幾句話麼？

你這乾鳥，若再開口，先砍你這顆狗

頭！

押差官嚇得渾身冷汗，那裏敢再開口。李應叫把筵席搬開，打掃潔淨，擺設香案，焚起

一爐香，率領衆人望南拜了太祖武皇帝在天之靈，望北拜了二帝，就像啓奏一般，齊聲道：

『臣李應等爲國除奸，上報聖祖列宗，下消天下臣民積憤！』都行五拜三叩頭禮。

禮畢，抬過一張桌子，喚請出牌位來供在上面，却是宋公明、盧俊義、李逵、林冲、楊志的五人名號。點了香燭，衆好汉一同拜了四拜，說道：『宋公明哥哥與衆位英雄在上，今夜拿得

蔡京、高俅、童貫、蔡攸四個奸賊在此，生前受他謀害，今日特爲伸冤，望乞照鑒！』

蔡京、高俅、童貫、蔡攸盡皆跪下，哀求道：『某等自知其罪；但奉聖旨，去到詹州，甘受國法。

望衆好汉饒恕！』李應道：『我等一百八人，上應天星，同心協力，智勇俱備；受了招安，北伐

大遼，南征方臘，爲朝廷建立功業；一大半弟兄爲着王事死于沙場，天子要加顯職，屢次被你

們遏住；除了散職，又容不得，把藥酒鴆死宋江、盧俊義，使他們負屈含冤而死；又多方尋事，梁

山泊餘黨盡要甘結收管；因此激出事來！若留得宋公明、盧俊義在此，目今金兵犯界，差我

們去拒敵，豈至封疆失守，宗社丘墟？今日忠臣良將俱已銷亡，遂致半壁喪傾，萬民塗炭，是誰之咎？你今日討饒，當初你饒得我們過麼？還有一說：蔡京若不受賄賂，梁中書也不尋十萬貫金珠進獻生辰綱；豪傑們道是不義之財，取之無礙，故劫了上梁山。高俅不縱姪兒強姦良家婦女，林武師也不上梁山泊。不受了進潤，批壞花石綱，楊統制也不上梁山泊。童貫不納趙良嗣狂言去夾攻遼國，金人無覺可乘，那見得國破家亡。今爾等不思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二帝六宮，俱陷沙漠，天日難觀，還想覩顏求活。只是石勒說得好：王衍諸人，要不可加以鋒刃。前日東京破了，有人在太廟裏看見太祖誓碑，「大臣有罪，勿加刑戮」，載在第三條。我今凜遵祖訓，也不加兵刃，只叫你們嘗嘗鴆酒滋味罷！」喚手下掛上四大碗。

蔡京高俅童貫蔡攸滿眼流淚，顫篤速的，再不肯接。李應把手一麾，只聽天崩地裂，發了三聲大砲，四五百人，齊聲吶喊，如震山搖嶽。兩個伏事一個，扯着耳朵，把鴆酒灌下。不消半刻，那蔡京等四人七竅流血，死於地下。衆好漢拍手稱快，互相慶賀。李應叫把屍骸

拖出城外，任從烏啄狼餐。有詩爲證：

誤國元兇骨化塵，英雄積悶始能成。平生不作皺眉事，世上應無切齒人。

却說那押差官見四人死了，驚呆半晌，說道：「列位將軍不差，只是教我怎生去覆命？」李應道：「不妨，說是梁山泊好漢有冤報冤，處置死了。」喚取二十兩銀子，送與押差官道：「免得你萬里跋涉。」

押差官謝了。燕青也取十兩銀子送與葉茂道：「虧你通信，消了一口惡氣。」葉茂道：「盧二員外房子被焚，可憐安人母子解到金營，不知下落！」燕青道：「我已贖回，現在這裏。有勞記念。」盧成出來道：「葉大叔，我同安人小姐想不能還家，煩你把賃下的一間房子退了。有幾件破家伙，前日借了你三錢銀子沒有還，准折了罷。」葉茂道：「小事。」遂同押差官去了。

倏忽之間，天色已明。却好戴宗回來，說道：「宗留守招納豪傑，王善李成都領部下歸

順將一片忠肝義膽，人人撫循，盡願効力，兵勢甚盛；一連三疏，請聖上還都，誰知被汪伯彥黃潛善所遏，氣憤填胸，因得重疾。臨卒之時，不及家事，大呼「過河」三聲，嘔血而死。將士盡皆流涕。朝廷差杜充來繼任，閹弱無能，不惜將士，盡俱解體，重復散去了。又聞兀朮四太子領十萬大兵要到建康，杜充畏懼，兵還未到，他先棄了河南，引兵退到淮西。百姓重番逃散，京城依舊一空了。」

衆頭領聽了愕然道：「宗留守旣亡，我等何所歸着？况兀朮南下，這個空城怎生住得？進退兩難，如何是好？」戴宗道：「小弟在山東路上遇着一個弟兄，說他那裏甚好，不如暫去容身，再作道理。」有分教：

梁山泊上起微波，忠義堂中瞻後勁。

不知戴宗說到那裏去，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橫衝營良馬識故主

靖忠廟養卒奉英靈

却說李應兵馬屯扎中牟縣，戴宗回來說：『宗留守身故，杜充棄了汴京，回到淮西，兀术領兵將到建康。』衆人一時進退兩難。戴宗道：『我會着穆春來打探東京消息，說阮小七孫立等在登雲山聚義，兵精糧足，十分興旺，要我同去。我說衆弟兄俱在中牟縣，等我回覆宗留守消息，過幾日到來。』那穆春先回去了。我想登雲山僻在海隅，兀术的兵不往那邊經過，何不且去權時安頓？然後到建康，竟歸朝廷，亦無不可。』

衆頭領依允，遂仍舊作三隊，陸續進發，望山東道上來。一路無話。將近東昌府，天色

已晚。戴宗沿途偵探，飛也似走來說道：『兀术大兵將次已到，中軍後隊，作速迴避！我去招前隊轉來！』又飛也似去了。李應急令兵馬從小路進去十里多路，臥虎岡下扎住。

却說呼延灼領前隊兵，湊着兀术的前鋒已到，大路上無處隱避，被大隊人馬一衝，四分五落，各自奔走，幸得黑夜容易躲過。到天明查點，不見了呼延鈺徐晟及二百多名兵。

到日中，後隊俱到。呼延灼道：『昨夜不打仗，未必殺害。他兩個心機靈變，又有一身本事，決不妨事。』李應叫扎住尋覓。呼延灼道：『這四衝之地怎生扎得？且上前去。他自會尋來。』遂拔營前去。

話說呼延鈺徐晟見兀术兵來，跨馬先走，黑暗裏誰想溜入金兵隊中，不能脫身。那前鋒將阿黑麻是兀术標下第一員勇將，專要擄掠二十以下十五以上的小廝，訓練精熟，號爲『橫衝營』。取他少年膽壯，爬城打仗，不顧死活，橫衝直撞的意思，已有五百多人，自成一隊。

見呼延鈺徐晟狀貌奇偉，帶有兵器，問是那裏人，甚麼姓名。呼延鈺答道：「我兄弟兩個名喚張龍張虎，是河北人。父親張得功，現在齊王殿下做正兵馬總管。」阿黑麻道：「可會武藝麼？」呼延鈺道：「都曉得。」

呼延鈺舞動雙鞭，徐晟將金鎗輪使一回。阿黑麻大喜道：「我猜是將門之子，果然不差！」取兩扇木牌，烙了字，給與二人，說道：「你可帶着。署爲『橫衝營小飛騎』，五百名衝鋒的孩子，通服你管轄。須要盡心出力，還有陞賞。不可逃走，若挈轉來，立刻砍了。」呼延鈺道：「我的父親在齊國做官，是一家人，逃到那裏去？」

兩個領了木牌，到了本營，一般有人服役磕頭參謁。兩人暗地商量，且暫時哄他，乘空便走。他兩個乖覺，隨口和順，各營兵將，盡喜歡他；又不時到阿黑麻面前出力獻勤，阿黑麻待以心腹，賞賜衣帽飲食，不消兩日，習成一般的腔調了。

呼延鈺對徐晟道：「既是做了小飛騎，該把本標的兵逐名點驗，冊籍注明，也好查核。」徐晟笑道：「有理。」「做此官，行此禮。」設了公座，擺列硃匣筆硯，一同坐下，逐名唱過。

點到一名宋安平，神清骨秀，是個文弱書生。呼延鈺有些面善，問道：「你是那裏人？可有

父母？幾時歸營的？」宋安平垂着眼淚答道：「是鄆城縣管下宋家村人。父親名喚宋

清，同母親在堂。」呼延鈺道：「可曉武藝麼？」宋安平道：「可憐幼讀詩書，曾科舉到京，

中第三甲進士，不曾補官。因汴京破了，還到家鄉，被大兵拿住，僮僕失散，將近十日了。」

呼延鈺明曉得是宋公明姪兒，向徐晟丟個眼色，說道：「你既是讀書人，陸做記室，同我

一處安歇。」點完散去。呼延鈺道：「你可認得我兩個？」宋安平道：「像是會過，一時

省不起。」呼延鈺道：「我便是雙鞭呼延灼之子，名喚呼延鈺。他是金鎗手徐寧之子，名

喚徐晟。從父親李應、關勝、燕青等伯叔在飲馬川回南，遇着阿黑麻，大兵一衝，亂軍裹了來。

與你原是世弟兄，鬪個空，我們大家逃去。不可泄漏。」宋安平大喜道：「小弟文弱無能，

全仗兩兄挈帶。」

自此宋安平與呼延鈺、徐晟做一處，每事商量。一日同到馬坊內閒耍，見有上千馬匹，

雲錦一般。有一匹白馬，龍睛鳳臆，身軀高大，昂然直立。又有一匹黑馬，四蹄却是雪白的，

骨相與凡馬不同。

看官你道這兩匹馬是何名色？

那匹白的便是段景住西番得來『照夜玉獅子』被

會頭市奪去與教師史文恭乘坐，後來盧俊義殺了史文恭，那『照夜玉獅子』宋公明極愛他，自己騎着。那匹黑的便是呼延灼征梁山泊御賜的『踢雪烏騮馬』。

那兩匹馬真是千里龍駒！當年招安到京，童貫驕得這兩匹駿馬，使人盜了去。宋公明怕惹事，不敢聲張，不知怎麼又屬了金朝。

原來好馬與人的壽數一般，精力強健，有幾十年本事。這兩匹馬正在壯盛之時，良馬

比德君子，見了宋安平呼延鈺，似有故主之情，一時咆嘶不已，似有喜躍之狀。宋安平呼延

鈺那裏曉得，看了一回，走了出來。時賢有詩嘆道：

馬逢伯樂盡嘶風，故主情深鳴亦同。不信試看飛赤兔，尙隨關聖五雲中。

却說兀末兵馬已到山東地面。那濟州府是宣撫使張所鎮守。那張宣撫忠勇兼備，

兀术忌他威名，不敢打濟州過，要抄路到淮西，傳令箭喚阿黑麻到大營議事去了。徐晟道：「趁阿黑麻不在，便好走脫。若拔起營來，便難爲計了。」呼延鈺道：「身邊沒有盤纏，待我設法些去。」坐了公位，喚齊一營孩子，說道：「方纔將軍教我帶了冊籍，到四太子大營裏，凡年幼沒有膂力的，便放回去。只是我要常例錢，方肯開出。」

那些孩子巴不得要放，身邊所有，盡掣出來。也有一兩的，也有五錢的，共有四五十兩銀子。徐晟拴在腰邊，到馬坊對管馬的說道：「將軍傳令箭來，教我帶本營冊籍到大營裏查點。這宋安平是掌冊籍的，也要同去。須選三匹馬騎去。」

那管馬頭目見阿黑麻寵任這張龍張虎，不敢阻當，說道：「小飛爺，你自去選。」呼延鈺徐晟便帶出照夜玉獅子與踢雪烏騮，又揀一匹五花驄，搭上鞍轡，同跨上了，加了兩鞭，如風的去。

頃刻四五十里，離營已遠。呼延鈺道：「幸喜已脫虎口！只從小路去。此去是宋朝地面，身上衣帽脫去了罷。」竟把帽子除下，丟在路傍，光油油露個總角兒。徐晟道：「我

們三隊兵馬前夜失散，不知那裏去了，沒處訪問，我們竟到登雲山去罷。」宋安平道：「小弟承兩兄不忘世誼，得脫此難，沒世不忘！鄆城縣是濟州管下的，想離此不遠，且到舍下消停兩日，再去未遲。」呼延鈺道：「這也使得。」

又行了四五十里，見道傍有座酒店，挑出酒望子。徐晟道：「走了這半日，肚裏飢了，且喫些東西再走。」跳下馬，把馬拴在門前柳樹上，進店揀副座頭坐下，叫打三角酒，有好嘍飯拿來。酒保捧出一盤胡羊肉，一隻肥雞，三十個肉包子，把酒斟上。三人又飢又渴，喫了一回，叫再打酒來。酒保道：「有一瓶香糯酒，只是渾些，不知用得麼？」呼延鈺道：「只要味醞，渾些不妨。」

酒保盪出一鑊熱酒來。那酒不喫，萬事全休。呼延鈺三人那裏曉得，纔一到口，便頭重脚輕，昏暈了去。酒保喚伙家先來牽馬進去，喝采道：「這三匹好馬就值二百多兩銀子了！」把三個身上搜尋，只徐晟腰邊有四五兩銀子，便要扛進作坊裏去。裏邊走出一個人來，年紀不上三十，綽口髭鬚，鮮眼睛，瘦骨臉的，仔細一看，說道：「不要動手。像是好人

家的花也未開足，不可害他性命。」

看官，你道這漢子是誰？更有一段話頭。這個人便是幫武大捉奸報信與武都頭殺

死潘金蓮西門慶的賣雪梨的鄆哥。雖是小經紀，倒有一片熱心，最是路見不平，慣要出頭。

因兵馬擾亂，做不得生意，到這裏投奔一個人。那個人姓江，名忠，原是梁山泊管糧料的小

頭目，爲人誠實。宋江在日，托爲心腹。招安時節，有了年紀，歸農在家。後來道君皇帝曉

得宋江盧俊義屈死，又夢游梁山泊，因勅有司建廟在梁山泊，春秋祭祀。那江忠亦因兵亂

安身不得，就住在祠內，不忘宋公明昔日之恩，添香供水，如香火秀才一般，招集幾個閒漢，做

些小勾當。鄆哥也入了夥，依朱貴故事，在李家道口開座酒店，打聽客商來往，進店喫酒的，

有些油水，把蒙汗藥弄翻了，取他財帛。

當下鄆哥把解藥救醒。呼延錡先起來道：「有這樣好酒，就睡了去！」徐晟宋安平

也醒了，擦着眼道：「喫不多就醉倒了！」

鄆哥在傍，只是暗笑。呼延錡道：「兄弟，會了鈔，我們好趕路。」徐晟去腰邊摸銀子，

却沒有了。呼延鈺看柳樹上繫的三匹馬也不見了。徐晟大怒，劈胸揪住酒保，喝道：『你這厮好大膽！怎偷我們銀子！把馬牽過，快拿出來，不要惹老爺性發！』輕輕一推，酒保跌去二三丈路。

鄆哥陪話道：『郎君息怒。

銀子與馬通在這裏，自然送還。

郎君上姓？

要到那裏

去？

宋安平接口道：『我們是本縣宋家村上，要回家去。』

鄆哥道：『宋家村有個鐵扇

子宋四員外可是盛族麼？

宋安平道：『便是家父。』

鄆哥道：『既如此，請進後面去。』

三個走到水亭上，推窗一看，只見烟波萬頃，山光滴翠。

徐晟道：『這好像蓼兒洼，我們

幼時頑耍過的。』

鄆哥道：『「有眼不識泰山」，伙家甚是得罪。』

搬上齊整酒餚，鄆哥斟了敬上。

呼延鈺道：『你是何人？

說明了好喫。』

鄆哥道：

『小人一片好心，請坐了告稟。這裏便是梁山泊，徽宗皇帝勅建靖忠廟，裝塑各位義士尊容在內，一向無人看守。近來有個江忠，原是宋將軍舊日小頭目，因兵亂鄉間不安穩，到廟內侍奉香火，朝夕禮拜，酬報舊恩。有幾個人生理失業，也存身在那裏。小人便是鄆城縣

裏賣雪梨的鄆哥。適間伙家不省得，其實酒裏有些不那個。小人見三位郎君相貌非凡，把解藥救醒。銀子在這裏，一毫也不敢動。馬在後槽喂料。只不敢拜問郎君高姓？

呼延鈺道：『你既是好人，說也不妨。我是呼將軍之子呼延鈺。這個兄弟是徐將軍之子徐晟。遂把東昌被擄，金營遇着宋安平，偷營出來的話講了。』鄆哥道：『果是英雄

將士。待報知江忠，迎接上山去瞻禮各位尊容，却不是好？』

三個聽了，就起身要去。鄆哥道：『且寬飲幾杯。有個道理。待我射枝響箭去，那邊

自搖船過來相接。』徐晟道：『我記得山前有條大路，騎了馬去，好不爽快，誰耐煩坐在船裏！』

鄆哥留不住，牽出馬來，三個跨上揚鞭而去。鄆哥也便跟來，先報與江忠知道，下來迎

接。到堂上，江忠納頭便拜。呼延鈺三個回禮不迭，看那江忠時，六旬以上，精神強旺，稱謝

道：『世態炎涼，轉眼負恩，那裏有你老人家恁般忠厚！』江忠道：『小人年老無能，蒙各位將軍向日抬舉，在此朝夕頂禮，唯願早登仙班。三位郎君這般俊偉，可見英雄有種！老眼

昏花，也覺霎時亮了！』點起香燭，伐鼓鳴鐘。

呼延鈺三個恭身展拜。拜畢，看見殿宇嵯峨，金身煥彩，上面塑晁天王宋公明，左邊三

十六位天罡，右邊七十二座地煞，狀貌儼然，威儀凜烈。怎見得：

紺殿凌雲，珠簾映日。金鑪內香靄氤氳，玉盞中甘泉澄澈。天地顯罡煞之

精，人境合英靈之美。義膽包天，忠心貫日。不貪財，不好色，盡是熙皞之民；同

任俠，同使酒，皆吐浩然之氣。有時撼嶽搖山，不過替天行道。面雖異，精神常

在；心則同，生死不移。八百里烟波，流不盡英雄血淚；百八人氣誼，挽回住叔世

頽風。江湖上名姓遠聞，如雷灌耳；伏魔殿星辰出世，似水朝宗。綠林殺出一

片忠誠，麟閣標來許多功業。歿者重歸金闕，生的再擾紅塵。鬚眉張動，猶然

氣吐虹霓；鐵馬驚嘶，尙欲踏平山嶽。正是：不因妙手開生面，那識當年聚衆英？

那呼延鈺三人逐位瞻仰。宋安平徐晟不覺潸然淚下。呼延鈺道：『果然裝塑得好！

昔日英雄尙在，我們到此一番，也是難得！』取五兩銀子叫鄆哥置備福物，明日祭奠，盡

一點孝思。說完了，又到山前山後各處游玩。呼延鈺道：「兄弟，你還記得那年夏天叫小嘍囉撐一隻小船同花叔叔的兒子去採荷花，你翻下水裏去麼？」徐晟道：「我那時喫了幾口水，又是幾年了。」江忠擺設夜飯喫了，在耳房中安歇。

次日，鄆哥買到豬羊祭物，整理了，三個祭奠已畢。呼延鈺道：「我三人原是世誼弟兄，今日就在神前結爲生死之交，何如？」宋安平大喜。問起年紀，宋安平居長，呼延鈺第二，徐晟第三。焚起一爐好香，歆血爲盟，先向神前展拜。三個又同四拜。自此遂爲異姓骨肉。

鄆哥將祭物剖開，叫江忠一同散福，開懷暢飲。江忠說：「當初不曾建廟，我未來之先，聞得阮頭領在此祭奠，張通判來巡山，惹出事來。」

正說未完，忽見店內伙家飛也趕來報道：「禍事到了！山下有一夥人，爲頭的却是鄆城縣昔年做都頭的趙能兒子，綽號百足蟲，是個無賴。乘金兵擾亂，他糾集一班不成材的，假扮金兵，沿村擄掠，奸淫婦女，無所不爲。他說父親叔子俱被梁山泊上殺了，要來報仇，把

神像拆毀，佔住廟宇，改做山寨，已從大路上來了！呼延鈺道：『宋哥哥，你住在這裏，我同徐兄弟去砍了那厮的頭就來！』扎縛起衣服，把腰刀拔出鞘，同徐晟大踏步，迎到大路上去。江忠攔住道：『郎君不可造次！且看勢頭！恐衆寡不敵。』徐晟道：『我弟兄兩個在飲馬川和金兵打過大仗來，希罕這幾個毛賊！』

江忠鄆哥也拿把竹葉鎗跟來。却好在山前撞着。那百足蟲不知那裏來的一疋黃馬騎着，手內提把長柄斧子，喫得醉了，跟踉蹌蹌的攛來。後面有一百多人隨着。呼延鈺

徐晟搶到馬前。百足蟲見了道：『你兩個小官要跟我做門子麼？』

呼延鈺也不回答，把刀攔腰一截，早倒撞馬下。徐晟取了首級，排頭兒砍去，又殺了四個。那些人飛也似逃命去了。剩下五六個婦女，一堆兒跌倒。呼延鈺道：『不要慌！你們想是搶來的，各自回去。』

有一個婆子倒在地上，如轆軸一般，再爬不起。鄆哥見了道：『王乾娘，那百足蟲要搶你做押寨夫人！』伸手拽了起來。那婆子見是鄆哥，說道：『小猢猻！你來傷犯老娘！』

內中又有個女子，雲鬢蓬鬆，玉容憔悴，低低道：『奴是御營指揮使呂元吉之女，京城破時，父親陣亡，同母親南還，被金兵把母親殺死，僮僕搶散，幸遇這媽媽搭救。權住他家，不想又遭這強人搶到這裏！』

呼延鈺道：『原來是呂小姐。尊公與我爹爹同僚，天幸遇着且同這媽媽到裏邊去。』一面打發這些婦女還家，又叫鄆哥拖過屍首，同進祠裏來。

元來這媽媽是賣茶的王婆，與閻婆惜做媒，和張文遠合口，最是性直；兵亂開不得茶坊，躲在鄉間，見呂小姐宦門行徑，收留在家，待他親人來尋，不料被這百足蟲搶來，他放心不下，一同隨來。

鄆哥道：『王乾娘，你一世做媒，今日有一頭好親事在這裏，我也與你做媒。那江頭目少個老伴，撮合了罷。』

王婆道：『我七十三歲了，要嫁老公，還要後生些，那裏要這老滯貨！』

江忠道：『我一世不娶老婆，也不要你這老咬蟲！』

取笑了一回。呼延鈺叫王婆隨呂小姐到西耳房，拿夜飯去喫。可憐呂小姐繡鞋走綻，羅襪沾泥，傷痛父母，只是淚下。王婆勸用了些夜飯，草草安寢。

呼延鈺三人又同江忠

鄆哥喫酒。江忠道：「不料兩郎君如此便捷勇猛！」稱贊不已。直至夜分方散。

次早起來，徐晟道：「東昌失散，又經多時了，恐爹爹擔憂，今日送大哥到宋家村，然後到

登雲山。只是呂小姐怎處？」呼延鈺道：「救人須救徹。」這山野去處，怎生住得？

况呂小姐容貌非凡，恐別生事端，且送到宋家村安頓，待他親戚領回纔是。」王婆道：「老

身情愿伏事呂小姐去。」徐晟道：「恁地更好。」對江忠道：「你年紀高大，相煩侍奉香

火。可散了這夥人，也不要開酒店，安分爲上。」叫鄆哥隨我們去取五百兩銀子與你養老

自古道：「瓦罐不離井上破。」只留一二人相伴轂了。」

江忠稱謝。當下分些盤纏，叫這夥人散去，牽出馬匹。呼延鈺道：「那匹五花駒，看來

馴良。」讓與呂小姐王婆疊騎了，鄆哥籠着，慢慢的走。宋安平便騎了百足蟲遺下的那

匹黃馬。呼徐兩人亦上馬。別了江忠，一同取路到宋家村。鄆哥引路，不消問得。

梁山泊到宋家村不過百里之程，下午好到。三個在馬上閒談。宋安平道：「天下大

亂，不知到怎的。我雖僥倖成了進士，也不思量做官，只守着村莊，養贍父母，娛情書史，達天

知命罷。兩位賢弟這般英才，自然大用於世，他日名成功就，再圖歡聚。」呼延鈺道：「如今且隨大隊暫且安身，若做得來，幹些功業；若時不可爲，也就罷了；那裏去插標賣首！今晚到了貴莊，安宿一夜，明早就要啓行，恐怕他們尋覓。」宋安平道：「不敢多留，略住兩三日兒也不妨。」

一路叙話，不覺到了。宋安平一望，只叫得苦。正是：

鷄犬無聲人跡斷，
桑麻砍盡火場餘。

正不知爲甚緣故，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還道村法斬郭道士

紫髯伯術護美髯公

話說呼延鈺徐晟送宋安平還家，就寄頓呂小姐，與糾糾並馬同行。宋安平心內想道：「幸遇得這兩個弟兄，脫了患難！對父親說知，款留他兩日，聊盡寸心！」不料到村中，忽然莊院變成白地，父母不知下落，不勝淒苦。遍處訪問，並無人煙。呼延鈺道：「自然遇着兵火，家眷隱避在那裏，不必驚惶。」天色已晚，且到前村安頓了，再去尋訪。」

出了宋家村，走不上三三三，見一座神祠，扁額上寫道「玄女行宮」。宋安平認得是還道村，「這九天玄女廟是伯父宋公明夢授天書處，後來衣錦還鄉，重塑金身，蓋造得十分壯」

麗，募幾員道士住持，置買田產，作香火衣糧。」

宋安平先下馬，走進宮裏。道士施禮迎接。呼延鈺徐晟也下馬進去，叫王婆扶下呂

小姐，尋一間閒房安下。宋安平便問：「我村中爲甚燒燬？宅眷避在何處？」道士道：

「三日之前，鄆城知縣同團練官領二三百士兵圍住貴村，燒掠一空，把四員外和安人俱捉了去。聞說與團練有甚仇隙，監在牢裏了。」

宋安平聽知，大哭起來。呼延鈺道：「哥哥且慢悲傷。明早到縣間打聽的確，再作商

量。」

道士安排素酒相待。各人有事在心，都睡不着，就在殿上琉璃燈下叙談到五鼓。呼

延鈺道：「鄆哥，你是本處人，路徑熟，煩你到縣間打探個實信。」取十兩銀子與他，要做些

使用。鄆哥急急去了。

宋安平只是哭，呼延鈺徐晟勸慰，喫些早飯。等到日色平西，鄆哥回來道：「那團練

叫做曾世雄，是曾頭市曾朝奉之孫，曾塗之子。當年老將軍攻破曾頭市，把他全家盡殺了。

那會世雄亂軍中逃出，長成起來，投了金兵，謀做鄆城縣團練。這新任知縣姓郭，聞說東京道士出身，極是狡猾。他二人商通了，領土兵來燒搶，拿着四員外安人，會世雄便要殺害。知縣要詐三千銀子，故此監在牢裏。小人到城門邊，着實盤詰，虧有人認得，纔放進去。到監口裏用些銀子，方得見四員外，將郎君近事，備細說了。四員外叫作速來救。小人將銀子與節級使用，員外自不喫虧。」

呼延鈺道：「除非到登雲山領大隊人馬來打破城池，方可救得。我同徐兄弟便去。呂小姐路途不便，哥哥，你同鄆哥在此。若上登雲山，有十來日往返，不可心焦。再要鄆哥進監去回覆一聲，教他耐心。」吩咐王婆好生陪侍呂小姐，取五兩銀子與道士做盤纏。宋安平哭道：「煩兄弟作速便來，不可耽誤！」呼延鈺道：「不須多囑。」

兩個飛身上馬，望登州大路進發。走不上二十里，只見戴宗坐在郵亭上。呼延鈺徐晟跳下馬相見。戴宗道：「你兩個在那裏多時？叫我尋得好苦！又因朱全去領家眷，也不見到，楊林同來尋訪。他行得慢，我坐在這裏等他。」

呼延鈺將東昌爲金兵所擄，發在橫衝營做小飛騎，救了宋安平逃出，李家道口被酒保藥翻，鄆哥救醒，上梁山泊祭奠，百足蟲來報仇燒燬，奪轉呂小姐，送宋安平回家，曾世雄燒劫，拿宋清監禁，郭知縣要三千銀子的話說了。

戴宗道：『當夜失散，你父親說不妨得，就拔營到濟州。那裏是宣撫使張所鎮守，兀术忌他威名，不敢取城，從淮南而去。衆頭領去投張宣撫，極蒙優禮，屯在城下二十多天。正要奏聞加封官職，誰道康王聽信黃潛善汪伯彥力主和議，斥罷李綱，張宣撫安置道州，那濟州被牛都監獻與金朝，使阿黑麻守住。衆頭領無計奈何，只得原要到登雲山，還不會去，離此不上一程。二位何不且到大營，與衆頭領商量，來救宋清？只是朱全去領家眷，十餘日不到，未知何故。』

正說間，楊林到了，一同到營中，拜見各位，說知前事。呼延灼大喜。衆頭領無不嘖嘖稱羨。李應道：『宋清有難，不可不救。量此荒城，何須大隊？就撥前營兵關勝、燕青、樊瑞、楊林、戴宗領去。我等竟在登雲山相會。』呼延灼道：『我的賤眷托開煥章帶到汝寧，我

如今便同兩個孩兒到汝寧去接取就回。」呼延鈺道：「孩兒與宋安平定盟，許他就去，若到汝寧，便是失信了。」爹爹自到登雲山，我同兄弟去救宋清，就去接母親如何？」呼延灼喜道：「我兒與朋友交誼，正該如此。」遂同衆頭領到山寨不題。

却說關勝領兵到東溪村，只差得二十里便到鄆城縣。燕青道：「且屯住在這裏。」那

鄆城兵微將寡，必然無備，到夜間，一鼓可下。」就扎住在晁蓋的莊基上，埋鍋造飯。

三更時分到城下，那時離亂之際，城外居民，逃亡走散，並無一家。燕青叫嘍囉拆人家

的破屋梁柱，紮成四五條梯子，靠在城邊，兵丁便魚貫而上。楊林樊瑞也爬上去，到城頭上，

並無人防守；走下來，城門邊雖有幾個土兵，都在睡夢裏。楊林樊瑞砍了兩個，斬開城門。

關勝等一湧而入，竟到縣衙。

楊林呼延鈺徐晟往牢裏去救宋清，樊瑞燕青便入內衙。那知縣果是鄆京，爲演六甲

神兵陷了東京，卽去投順金朝，隨兀術大兵南下。牛都監把濟州府歸降，那些屬縣都設官

理事。郭京授鄆城知縣，到任不上半個月，便想詐害百姓。當下睡在床上，忽見火把通紅，一夥人打進，忙爬起身來。正穿衣服，被樊瑞趕到，將火一照，叫道：『正是這賊道！』喝：『把麻索綁了！待我慢慢地問他！』押出縣衙，嘍囉把銀子細軟一併拿出，還未有家眷，兩個小後生伴當，都殺了。

楊林呼延鈺徐晟打開獄門，先將節級牢子殺盡，把罪人放出，單不見宋清夫婦，到縣衙對關勝道：『牢裏並沒有宋清。』燕青道：『只問這縣官便知。』關勝喝問：『宋清在那裏？』郭京道：『宋清與曾世雄有仇，監在牢裏，昨日濟州阿黑麻行文來，說橫衝營內冊籍上有一名宋安平是鄆城縣人，父名宋清，前日同張龍張虎走了，着落鄆城縣要這宋安平。我審問宋清，那宋安平果是他兒子，差會世雄解到濟州去了。』燕青道：『既然帶到濟州，且到還道村與宋安平說知再處。』遂押了郭京，起馬到還道村。

却說宋安平眼巴巴在那裏懸望，聽得馬嘶人語，慌忙趕出來，見呼延鈺飛馬先到，心中

大喜，叫道：「兄弟！你來得這樣快！」呼延鈺下馬，說道：「有幾位伯叔在此。」關勝叫

兵馬扎在村外，同燕青等進玄女宮。

宋安平上前，逐位施禮致謝。關勝道：「鄆城縣攻破，知縣已拿在此。只是令尊令堂

是曾世雄，昨日解到濟州去了。說你在金營同甚麼張龍張虎逃走了，那冊籍上註你是鄆

城縣人，父名宋清，故此解到濟州究問。那張龍張虎是那裏人？」徐晟笑道：「這兩個人

遠不在千里，近只在目前，只我與呼大哥便是。」

宋安平初時見兵馬到了，甚是歡喜，見說又解往濟州，滿眼流淚，半個字也說不出。燕

青道：「且慢煩惱。沒有做不來的事。先煩戴院長楊林鄆哥去濟州探聽一番。那濟州

是個府城，不比得草縣。况有阿黑麻大兵鎮守，攻打不得，只好尋一條計策救出來。」

戴宗楊林鄆哥便起身先去。楊林到路上道：「我還問朱全消息，不知他家在那裏？」

鄆哥道：「敢就是日前縣間做都頭的麼？」楊林道：「正是他。」鄆哥道：「這樣是順路，

在村口經過，叫做錦香村，進去不上半里路。」戴宗道：「且慢些作神行法，且去錦香村問

聲。』走不上五里，有座涼亭。鄆哥道：『這裏進去便是。』

三個人走入村裏，見個牧童坐牛背上，在那裏放草。鄆哥問道：『朱都頭住在那裏？』牧童用手指道：『轉過灣，那大竹林裏便是。』他不在家，做官兩三年，纔回得，又不知到那裏去了。』

三個走到竹林邊，見兩扇籬門，緊緊閉着；把門敲了兩下，有個養娘開門出來，問是做甚麼的。

三個竟進草堂，說道：『我們來尋朱爺，是相好弟兄。』朱恭人聽得，走到照壁後，使養娘問道：『不知那一位？』楊林道：『是戴宗楊林。』

朱恭人便出來相見。戴宗道：『衆弟兄要上登雲山，朱大哥回來接嫂，好幾天不見到，故此來問。』朱恭人道：『有勞二位叔叔遠來。我家相公到得家裏，因有雷叔叔的母親一向同住在我家，他有個姪兒住在濟州，偏要接了去，聞得不甚好看待他，相公念昔日情分，特到濟州去看他了。幾時不見回來，甚是耽心。這裏只有個養娘小廝，又不好去尋。』

叔叔遠來，請坐便飯。」戴宗道：「我們正要到濟州，就到那裏去尋。只不知那姪兒姓甚麼？住在那裏？」朱恭人道：「我只曉得叫做錢歪嘴，不知他的名字，說住在府前永豐巷內。」

小廝搬出酒飯。朱恭人道：「二位若見了我家相公，叫他作速回來。」戴宗道：「這一個自然。」朱恭人進去。三個喫了，謝聲竟去不題。

原來朱全到濟州又有個緣故。那朱全是最有義氣，與雷橫同做都頭，因雷橫心地偏狹，家道貧寒，長是情亮他。雷橫打死白秀英時，官府差朱全解往濟州，在路上放了他，叫他同母親連夜上梁山泊，却自去頂罪。此是第一節好處。如今世上人，隨你至親骨肉，若爲了些事，都冷眼相看，不來下石，就算做好的。後來雷橫從征方臘陣亡了，凡軍中給賞的金帛，朱全都交與雷橫母親收去；無人膳養，就接在家裏與娘子同居，如婆媳一般，甚是和順。後朱全陞授保定府都統制，因程途遙遠，故不帶家眷，自去到任。

那雷橫母親有個姪兒錢歪嘴，是沒良心的，曉得姑娘手裏有些東西，要騙他家去。初時那婆婆也不肯。當不過錢歪嘴花言巧語，百般孝順，朱恭人見是他自己姪兒，又不好十分固留得。雷婆婆到了他家裏。原來那錢歪嘴天都不怕的，只怕渾家巫氏，一見了，骨頭多酥麻，動彈不得。

那巫氏是個潑悍浪婦，挾制老公，又好做一班半點的事。錢歪嘴管他不得。夫婦商量定了，接那雷婆婆到家，初時還好，及把手內東西哄完了，就換轉面皮，扯鷄罵狗，要雷婆婆做用，不是燒飯，就叫他抱孩子，凌辱得他施展不得，沒奈何只得忍氣吞聲。有相識來，又瞞他礙眼，終日咕噪，不在話下。

朱仝回家，問起雷婆婆。恭人說：『把姪兒接去，聞得凌辱難過。』朱仝心中不忍，說道：『我在保定府被金兵追殺，幸得呼延灼救解。如今山東河南都屬了金朝，這裏容身不得。衆弟兄一齊上登雲山，你收拾了，我到濟州接了雷婆婆來，一同去。我與雷橫相交，』

世，他的母親就是我母親一般。錢歪嘴不是好人，在他家沒有結果。我去便來。」遂到濟州。

錢歪嘴迎着，歡天喜地道：「恭喜統制回來了。還不曾奉賀，反蒙光顧。」朱全道：

「雷婆婆在此，特來探望。」

雷婆婆見朱全回家，不勝歡喜，出來相見，因錢歪嘴在旁，不好說甚麼。朱全道：「這裏

恐不穩便，原到我家去罷。」錢歪嘴道：「我的姑娘怎好累着統制？」喚渾家整理酒餚

相待。」「我去再買件菓品就來。」出了門，想道：「兀术四太子有告示，凡有南朝官員，隱

藏不出，有人首告，官給賞銀一千貫。眼見得這個朱全是保定府都統制，去首了他，領這一

千貫賞錢，儘夠發跡哩！」忙到阿黑麻處呈報：「有保定府都統制，原是梁山泊受招安的，

現在小的家裏。恐怕連累，特來呈首。」阿黑麻差一隊兵，帶錢歪嘴做眼去拿。

却說朱全正與雷婆婆叙話，一隊兵擁進來，將鐵索鎖了朱全就走。朱全不知來歷，掙

扎不得，帶進濟州府堂。

阿黑麻喝問：『你是保定府的官，怎隱藏在家？』

朱全道：『卑職

委是保定府都統制，剛是昨日到家。』

阿黑麻道：『既是昨日到家，且放在馬坊裏，取了誥

敕來，自有定奪。』

衆兵擁到馬坊。

見一個人在那裏調藥，却是紫髯皇甫端。

見了朱全，喫驚道：『兄

長爲何到此？』

朱全道：『不知爲甚。

我昨日回家，因雷橫的母親在他姪兒錢歪嘴家裏，

故來探望。

被錢歪嘴出首，阿黑麻發禁在這裏，不知作何發放。』

皇甫端道：『不妨，兀術四太子出曉諭：凡有宋朝官員，要繳誥敕，量才擢用；若藏匿不出，

按以軍法；有人首告者，官給賞一千貫。是這個緣故。』

皇甫

端道：『小弟因汴京破了，被金兵拿住，曉得我會醫馬，留住在兀術大營裏不放。因這裏有

幾匹馬，灑了鼻，請來到這裏的。還有一段事故。宋公明那匹照夜玉獅子與呼延灼御賜

的踢雪烏騮，前日征遼時，不是都被人偷了去獻與童貫？不知怎地歸了金朝。有宋清的

兒子宋安平，擄到營裏，與甚麼張龍張虎并一匹五花驄，都騎了逃走去。如今捉住宋清夫

婦，問他要宋安平張龍張虎和這三匹馬，昨日發下來，也拴在裏面。你且進去會他一會。」

朱全同皇甫端走進，就在馬坊邊一間小屋，是皇甫端安歇的所在。只見宋清夫婦攢了眉頭坐着。朱全相見了，各訴愁苦。宋清道：「虧得遇着皇先生，得這所在安身。外面慶糟得緊！」

朱全見無人在傍，細說前日上飲馬川，會着衆人，要到登雲山，因念雷婆婆來接，一片好心，被錢歪嘴首告，遭在網內。皇甫端道：「他們只要銀子。我這裏有條好門路。這阿黑麻太太却是幹離不之女，極有權勢。阿黑麻甚是懼內，言無不聽。那管馬的頭目是跟着太太賠嫁來的，太太面前說得話，拚用些銀子，二位都沒事了。」

朱全道：「我在任上，金兵殺來，只走一個光身子，家裏並無積蓄。除非和衆弟兄借湊。那有人通信？」皇甫端道：「待我與頭目說，有人來尋，不要攔阻，自然可通。日逐飲膳，我自供給。且請寬心。」朱全宋清耐着心兒住下不題。

且說戴宗三人到濟州，先到錢歪嘴家裏訪問朱仝，叫了一聲，布簾後走出個婆婆來，問道：「尋那個的？」楊林道：「朱統制在這裏錢家，要會句話。」婆婆道：「被金營捉去了。」戴宗問：「爲甚麼事？」

婆婆回頭望着裏面，兩淚交流，說不出話兒。只見布簾內一個婦人，露着半身，滿面搽了膩粉，嚷道：「我家沒甚朱統制！這老厭物有許多兜搭！回他去便了！」戴宗見不是頭，和楊林鄆哥轉身走出，說道：「那婆婆淚下，這婦人聲口不好，不知又爲甚的。」

三個各處走一遭，沒有音耗。正打點到酒館內喫酒，只見皇甫端在前走，一個小廝背了藥籠。戴宗叫道：「皇先生！」

皇甫端見了戴宗楊林道：「兩位來得正好。」拉了戴宗的手，走進馬坊，說道：「教你和兩個人相見。」走入小屋裏，朱仝宋清都在，相見了。戴宗道：「衆兄弟放心不下，叫我來打聽。」

朱仝見鄆哥，問道：「你爲何也在此？」鄆哥道：「宋家郎君要我來。」輕輕對宋清

道：『前晚攻破鄆城縣，却不見四員外，聞道解上濟州，不知却在這裏。』

朱仝便把記念雷橫母親，接他同去，被錢歪嘴出首，因此拘在這裏的話說了。楊林道：

『那年老的婆婆便是雷橫母親了，怪道流淚不止。那嬌樣的婦人是個雌聲浪氣的。』

朱仝道：『這便是錢歪嘴的妻子。因這潑婦凌辱雷婆婆，我故不忍，走去探望，誰知惹出這

禍來！』

皇甫端道：『我與管馬的頭目講過，去太太處通了關節。朱大哥須用二千兩銀子，宋

員外要一千五百兩銀子，償了馬價，便可釋放。只憂沒人通信，今院長楊哥來到，便可湊措

起來。』楊林道：『若要銀子，就不打緊。』皇甫端道：『阿黑麻兀朮差去打戰船，明日就

起身了。作速爲妙。』戴宗道：『往返也須五日。』

皇甫端道：『待我再去講，限定日子。』去了好一會，回來說道：『已講定了，限八日爲

期。銀子官太太自收，人發牛都監釋放。還要謝頭目一百兩，并些零星使用。先着曾世

雄押四安人回去，也是明日起身。安人在這裏不便，這是我的見識。』

朱全宋清稱謝道：『患難中多虧弟兄們解救！』

戴宗道：『既如此，我同鄆哥先去。

楊哥，你在此再看下落。』

朱全道：『恁地更好。

院長須先到我家回覆拙荆一聲。』戴

宗道：『曉得；我們來時，先見過尊嫂的。』

與鄆哥出了城，作起神行法，不消半日，到朱全家，

回覆了朱恭人，隨到還道村。

關勝燕青問是如何。

戴宗將朱全爲探雷橫母親被他姪兒錢歪嘴首報，禁在馬坊，遇

着皇甫端，因見宋清同在那裏，通了太太的關節，要三千五百兩銀子，限八日釋放，留楊林在

那裏再看下落，明日阿黑麻啓行看造戰船，曾世雄先押宋安人來取銀子，細細說了。

關勝

道：『郭京衙內取來的不上二千兩，還少一半，須院長到登雲山拿來，纔可足數。不知八日

可往還麼？』

燕青笑道：『若阿黑麻不在濟州，曾世雄先押宋安人來，銀子一毫也不須用

得，我自有一條妙計，朱全同宋清卽日可到，又能報仇。』正是：

計就月中擒玉兔，謀成日裏捉金烏。

不知燕青說甚麼話，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陰陽設計鐵扇離殃

南北兩寨金鰲聚義

却說戴宗來說朱全、宋清共要三千五百兩銀子都可釋放，曾世雄先押宋安人來取銀子，阿黑麻已差打戰船去了。燕青道：『果然如此，不必銀子，候曾世雄到來，只須如此如此，朱全、宋清自得回來。』叫關勝把村外兵馬四圍埋伏開了。

下午時分，果然曾世雄領五十名兵，盡是金營衣甲，押了宋安人，竟進玄女宮來。關勝等衆人都避過了，只留宋安平在內。曾世雄見了問道：『你是宋安平麼？』阿元帥要在你身上尋張龍、張虎并三匹千里馬。』宋安平道：『張龍、張虎三匹馬都在，少刻就到。待我

見了母親，就兌銀子。」

曾世雄叫押進宋安人來。宋安平見了，母子抱頭大哭。曾世雄催促銀子。宋安平

收淚，喚拿出銀子來。樊瑞燕青呼延鈺徐晟四個將銀子捧出，放在桌子上。曾世雄看了

道：『還不夠。』宋安平道：『這是二千兩，還少一千五百兩。』指呼延鈺徐晟道：『這兩

個便是張龍張虎，要他二人補足。』呼延鈺道：『銀子停一會就有。待我央個人來略擔

待一擔待。』喚請郭知縣出來。兩個人同郭京走出。曾世雄道：『怎生相公先在此

間？』郭京回答不得。

宮外一聲砲響，關勝領兵圍住。呼延鈺徐晟把曾世雄拿住，叫兵丁將麻索綁了。樊

瑞燕青叫把郭京也捆了。燕青道：『那隨曾世雄來的兵丁，不干他們事，盡驅到東廊下，把

門鎖住。』

關勝喚刀斧手押過曾世雄來，喝道：『你這惡種，怎生又在此害人！』曾世雄道：『只

求饒命！放我去，送朱仝宋清到來！』關勝道：『他自會來，不勞你送！』樊瑞道：『郭京，

你在虎峪寨將妖法騙趙良嗣，妒賢嫉能，要與我賭賽，法力不濟，自己輸了，怎又憑愆童貫差兵到二仙山捉公孫勝？他自在山中修真養性，有甚麼相干？我是混世魔王樊瑞，不是公孫勝，你今日牢認着！這還是私怨。你沒有大法力，怎去哄欽宗皇帝演六甲神兵，陷了汴京，害二帝蒙塵，萬民塗炭？這是公仇。又去投順金朝，公然做了鄆城知縣，捉宋清監禁，要三千銀子，到任未久，便詐害百姓！桌上的銀子就是你的贖物！今日我親自伏事你！說罷，帶出廟門。

徐晟呼延鈺也拖會世雄出來，一同梟了首級。

燕青道：「二兇已除，戴院長先去通知宋清朱仝，打點走路。」

關大哥可領五百兵在濟

州城外埋伏，恐有追兵，便行拒敵。」

戴宗先去。關勝也領兵去了。

燕青到東廊對那些金兵說道：「你們脫下衣帽，借我一用，明日放回。」叫給酒食與他們喫。衆兵只得脫下。燕青就選五十名嘍囉穿戴了，叫樊瑞扮做會世雄，叫鄆哥同餘兵看守東廊，不可放走一個，就同呼延鈺徐晟取路到濟州。直到掌燈時候，城門將閉之時，走到門邊對管門的道：「曾團練奉元帥之令到還道村取銀子回來。」管城門的見是本

營的官，坦然放進。衆人竟到馬坊。

朱仝宋清已得戴宗報知，專心等候。皇甫端還不知就裏，見燕青衆人走到，正要開言，樊瑞一把扯了便走。朱仝宋清一閃而出。管馬的頭目來攔阻時，徐晟一拳揮去，打落兩個門牙，滿口鮮血，倒在一邊。

衆人出了大街。朱仝道：『你們先走，我去領了雷婆婆來。那錢歪嘴不殺他，如何消得這口氣！』遂進永豐巷。楊林跟來。到得門首，錢歪嘴正和巫氏在裏面喫夜酒。錢歪嘴道：『朱仝已吊在馬坊裏了。我今日去請賞錢，湊着阿元帥去打戰船，要十來日方回。這幾日正等錢用哩。』巫氏道：『你請了賞錢來，我要做兩套衣服到大悲寺裏還血盆經的心愿。那雷婆子那裏有閒飯養他，攆他出去，隨他街坊討乞罷！』

朱仝聽了大怒，一脚把門踢開道：『來送賞錢與你哩！』錢歪嘴見是朱仝，喫了一驚，要躲時，一刀砍着，連頭也歪在肩上了。巫氏急走到布簾邊，楊林扳轉來，揪住鬚髻，把頭砍下。雷婆婆還在鍋邊盪酒，朱仝拖了便走。到城門邊，衆人已砍翻看門的，把城門開了一

擁而出。離城不上五里，後面喊聲大震，牛都監領兵追來。樊瑞道：「你們先走，我與呼延鈺徐晟斷住！」

三個立馬等候。牛都監大喝道：「這夥草賊怎敢偷出禁城！快下馬受縛！」樊瑞道：「你敢把頭顱來送做程儀麼？」牛都監將刀砍來。樊瑞把劍相迎。呼延鈺徐晟又來助戰。牛都監招架不住，撥馬便轉。不防關勝伏兵齊起，將青龍偃月刀一劈，牛都監分作兩段。衆兵逃命散了。

關勝樊瑞合兵一處，連夜趕路。天明到了錦香村，朱全邀衆人進去。燕青道：「朱大哥，快些收拾！我等到還道村就來。」朱全同雷婆婆進去。

衆人到還道村。宋安平見了父親，不勝歡喜。父子齊來拜謝衆人。關勝叫戴宗先到登雲山報信，要那裏發枝兵來接應，恐路上別有阻截。戴宗應諾去了。

燕青將東廊鎖着的兵放回。皇甫端道：「我尚不知各位的計策，還只道真個拿銀子來。我也要脫身，誰耐煩與這千人混帳！」見了呼延鈺徐晟的馬，看了一看道：「這兩匹

馬便是宋公明的照夜玉獅子與呼延灼的御賜踢雪烏騮！不要說衆弟兄原歸一處，這兩匹馬也歸舊主了！

當下一同啓行。兩乘車子載了呂小姐宋安人王婆。宋安平又取三十兩銀子謝了

道士。

到錦香村，朱仝早尋得車子載了恭人和雷婆婆在那裏等候。鄆哥道：「小人到鄆城

濟州兩次安身不得，願隨呼小將軍去。」燕青道：「這個人倒也乖巧用得，便帶了去。」

呼延鈺道：「前日酒店裏麻翻我們，身邊那一包銀子不消還了，鄆哥可拿去零碎使用。只

是許了江忠五百兩無人送去，失信於他。」燕青道：「不難，現有郭京的贓銀在此，叫兩名

精細小頭目拿五百兩送他便了。」鄆哥又分付小頭目幾句對江忠的說話，那小頭目自

去了。一行人望着登州大道上來，夜住曉行。

到登州不遠，戴宗走來說道：「呼延灼阮小七領兵來接了！」衆人相見，都不勝歡喜。

呼延灼對兒子道：「原來聞先生因王善作亂不會到汝寧去，你母親妹子俱在登雲山久

了。」呼延鈺大喜。

不多時，到了寨邊，欒廷玉孫立接進聚義廳上，一同拜見。宋安人朱恭人呂小姐雷婆婆自有顧大嫂引進和李應娘子各家宅眷相見，不在話下。

衆人各訴契闊之情。王進聞煥章是客，和公孫勝上坐。東邊是飲馬川頭領，西邊是

登雲山頭領。各依序次坐定。殺牛宰馬，大排筵宴慶賀。除了王進聞煥章扈成欒廷玉

四個新入夥的，其餘關勝呼延灼公孫勝李應柴進朱仝戴宗阮小七燕青朱武黃信孫立樊瑞裴宣安道全蕭讓金大堅皇甫端孫新顧大嫂蔣敬穆春楊林鄒潤蔡慶凌振宋清杜興；這二十八個原是梁山泊天罡地煞；宋安平呼延鈺徐晟爲子姪之輩——共三十五籌豪傑。

南北兩寨的大集會，飲酒之間，李應道：『宋公明受招之後，征方臘回來，衆弟兄陞任的陞任，歸農的歸農，各自分散了；誰料生出許多事端，又聚會在一處，也是天數使然！』關勝

道：『我忠直抗諫，觸了劉豫，幾作法場之鬼，若無小乙哥施那妙計，焉能今日復同歡笑！』呼延灼道：『小弟被汪豹賣放隘口，獨力難支，還幸有這兩個小兒幫助，得脫大難，誰想今日

衆聚於此！宋清道：『金營裏若無兩位賢郎，我小兒文弱，竟填溝壑了！』朱全道：『小

弟虧得呼大哥相救，不死金兵之手；爲雷橫母親，又遭橫禍，大費衆位許多心機，方得保全至此。』柴進道：『小可兩番受了姓高的虧，幸遇吉孚唐牛兒一片熱心救出，不然，衆位雖到，

只好收殮我的屍骸了！』公孫勝道：『貧道已離塵凡，不起別想，偏要認錯了，逼出來隨着

各位走，可見清福是難受的！』欒廷玉道：『在下當初祝家莊做教師，與梁山泊做對頭，誰

道衆位恁地義氣，如今吳越一家了！』安道全道：『好笑！我與杜興都因寄信兩番惹出

事來，實是有累了聞參謀！』楊林道：『小乙哥哥朝見道君皇帝，贖回盧二安人，三番用那木

夾幹了偌大功勞，今又智破濟州城，真是心靈計巧，又有膽氣，便是當年吳學究也讓一籌！』

阮小七道：『若無我小七殺張幹辦，怎生會聚衆弟兄？每位要喫二大碗！』衆皆大笑。

各訴心事畢，歡呼暢飲。

一連開宴三日。到第四日，欒廷玉差小頭目到登州買珍奇之物來請衆客。小頭目

回來說道：『阿黑麻看打戰船，要泛洋轉到淮陽，直進錢塘江，水陸夾攻臨安。聞知濟州殺

了牛都監，鄆城殺了曾世雄郭京，連夜回去，要領二萬大兵掃平這登雲山，不日就到了。」
阮小七道：「怕他鳥！待他來，殺得他罄盡，奪轉東京，大家輪坐！」
裴宣道：「使不得！金朝勢大，兩河山東盡屬管轄，兵多將廣，我們這裏地窄兵稀，那裏支持得定？」
孫立道：「我等寧可斬頭瀝血死在一處，再不可散去遭他毒手！」
朱武道：「康王新立，儘有中興之望，不料原用汪伯彥黃潛善一班奸佞之臣，以致宗留守氣憤而亡，李綱張所貶責不用，眼見得容不得正人君子，朝廷無路可歸了！」
這登雲山無險阻可恃，又逼近登州，金兵不時往來，做老營不得，須算個長便之策方好。」
安道全道：「我倒想有一個好去處，上不怕天，下不怕地，地勢峻險，又有天生的城垣，極大的濠溝，隨你百萬人馬，也安插得去！」

衆人急問：「是那個所在？這般妙處？」
安道全道：「便是上年我奉聖旨差往高麗醫好國王，回來遇着颶風，翻了海船，幸得李俊救起，留在金鰲島住了二十多天。那島方圓五百多里，石城堅固，五穀豐熟，人民富庶。李俊只有樂和童威童猛三人扶助，便成了這個基業，稱爲征東元帥。又有花榮的兒子花逢春，暹羅國招爲駙馬，親戚往來，錢糧兵馬，支調

得動。我等若去，豈不成一個大業？強如在中國東奔西走，受盡腌臢的氣！」扈成也接

口道：『我前飄洋到日本高麗占城琉球，那一國不走過？只有這暹羅國果然富麗，風土食物，與中華無異。那金鰲島是暹羅附庸；暹羅共有二十四島，惟金鰲最盛。其實好不過！』

衆人聽了，如夢方醒，盡皆喜躍。楊林道：『好是好了，只是隔着大洋，必須大船方可過

去，一時恐打造不及。』燕青道：『不見方纔小頭目說阿黑麻監打戰船，定先有幾十號

在彼，我們去借了他的，極是快便。但不知城中虛實何如？』孫立道：『登州虛實，我與欒

寨主同做過統制的，只有老弱千餘。那新調來的毛乾，懦弱無能，見我們的影兒也是怕的，

不足爲慮。』燕青道：『再煩戴院長到登州探聽的確，方可行事。』

戴宗去了兩日方回，說道：『果然兀术差阿黑麻到登州用劉夢龍的兄弟劉夢蛟打五

百號大海鰲船，已造一百號在海岸邊，一應帆檣舵艙俱備，當工舵師俱點齊在船上。昨日

阿黑麻聞濟州有變，回去請兵了。城中毫無準備。』

李應欒廷玉遂傳號令軍士有不願去者，齎助盤纏，打發下山；願去者聽點。有二千多

人俱願跟隨。撥關勝楊林朱仝裴宣呼延灼孫新王進蔡慶圍守登州四門，凌振在城外放砲，戴宗燕青呼延鈺徐晟往來策應，阮小七蔣敬穆春樊瑞去搶船，李應欒廷玉斷後。其餘并家眷輜重糧餉俱在中軍。三更結束，四更造飯，五鼓啓行。

不消半日，到了登州。

太守與毛乾急閉城門，點兵上堞把守。

關勝等把四門困住。

凌振施放號砲，轟天震地。太守與毛乾慌做一團，那裏敢開門迎敵！阮小七等搶到海岸邊，大呼道：『船上人不許一個動脚！如伏倒者免死！』那舵工水手一齊跪着。

阮小七等跳上船，把家眷輜重下船，派將士馬匹糧草在各船上，招轉圍城兵馬，安頓好了。李應欒廷玉截住岸口，喝水手扯滿風帆，下了舵，然後下船。又放了三個大砲，大吹大擂，發了三聲喊，竟開了洋。

那太守嚇得目瞪口呆，去了半日，方敢開門。劉夢蛟失去一百號海鯨船，叫苦不迭，只得靜聽處分。

却說一百號海鯨船裝載三千多兵，五百匹馬，許多糧餉輜重，各家宅眷，三十五員好漢，還是寬綽的。出了大洋，四望茫茫，水天一色，正遇日暖風和，波光如練。各船上好漢，飲酒取樂。

扈成認得海道，叫向東南而去。水手定了指南針，晝夜兼行。五六日光景，忽然轉了風，黑夜之中，星月無光，大洋裏下不得碇，只好隨風使去。

到得天明，掌針的水手叫道：『不好了！這裏是日本國薩摩州。那岸上的倭丁專要劫掠客商，快些收舵！』誰知落在套裏，一時掉不出。

那薩摩州倭丁見有大船落套，忙放三五百小船，盡執長刀鏡鉤來劫貨物。扈成叫各船上頭領都拿器械立在船頭，隄防廝殺。那倭丁的小船團團裏攏來，東張西望，思量上船。衆頭領盡把長鎗抵開。當不得船多，七手八脚，不顧性命的鑽來。近船的砍翻幾個，只是不肯退。

燕青叫凌振放砲。凌振架起大砲，點上藥線，震天的響了一聲。那砲藥多方猛，若沿

一里半里，無不立爲齏粉，只因近了，反打不着，都望遠處衝去。倭丁全然不怕。衆頭領無可奈何，只好敵住。相持了半日，燕青道：『大砲打不着，做起噴筒來，將竹篙截斷，裝上火藥鐵砂，只有三尺多長圓木，塞了筒口。』

不一時，造了一二百個，叫衆兵一齊點火直噴過去，濺着皮肉皆爛，打傷了好些，方纔害怕，都退到套口一字兒守住。倭丁倒也狡猾，將生牛皮蒙着，噴筒就打不進，只是不放出套。李應道：『陸地可以施展，這水面上不可用力，這些倭丁又不顧性命，怎麼處？』喚水手問他：『可有通事叫一個來。』水手叫着。倭丁放一個小船攏來。一人搖手道：『不可放火藥。』說道：『小的是通事。這薩摩州上都是窮倭，不過要討些賞賜。』

李應道：『我們是征東大元帥的兵，要到金鰲島去的。要求賞賜，不過一二船到來，怎用這許多？』通事道：『倭丁貪婪無厭，只要東西，不要性命，不怕殺，只怕打。若見客商貨物，竟搶了去。爺們有准備，便是討賞。』李應道：『還是要銀子，要布帛？不知有多少人？要多少賞賜？』通事道：『銀子這裏賤，專要紬緞布帛。約有一千多人。隨爺賞些罷了，』

那裏敢計多寡！李應道：『你是那裏人，與他做通事？』答道：『小的漳州人，汎洋到這裏，翻了船，回去不得，沒奈何混帳。』

李應叫取五百疋紬緞，五百疋棉布，分給倭丁；又是四疋紬緞，四疋棉布，賞了通事。小船撥過去。通事叩謝道：『此去轉西北，兩日路程，便是金鰲島了。』

通事搬到紬布散與倭丁，稍有不均，便廝殺起來。放開套口，大船得出，向西北而去。

公孫勝道：『世人貪名圖利至死不休，那倭丁不過爲一疋布帛，就把性命相博，所以貧道把世情看得淡了。不要說倭丁，就是弟兄們爲爭一口閒氣，直到這個所在，着甚來由？』

煥章道：『總是勞苦世界，再沒得你安逸，便是天也無一刻之停，人只要臨機着數不落圈套便了。』燕青道：『那蔡京高俅這班奸臣用盡機謀把宋朝的天下弄壞了，只道是萬年富貴，誰知落在我們手裏，中牟縣這般施行，悔之晚矣！』

阮小七道：『你們還斯文做法，若遇了我，把他碎屍萬段，那有這閒功夫！』安道全道：『若是一刀，到便宜了他，是這樣做作，方纔有趣。這個算計必是小乙哥定下的。』燕青微笑了一笑。因衆頭領派在各船上，日

長無事，閒談消遣。

行了兩日，水手指着一座山道：『那隱隱青翠的便是暹羅國界了。』無兩三個時辰，已到山下。水手仔細一看道：『這是清水澳，可以泊船。』轉向南去便是鬪風，到金鯨島還有三百里，明早若轉了風方好去得。這裏不比大洋，多有山脚沙礁，要看水路，昏黑了不行。』排榜泊了。

衆頭領在各船上十餘日，波濤洶湧，顛播不定，未免眼花頭暈，聽說只有三百里，盡皆歡喜，聚到一個船上，一同喫酒。這清水澳便是李俊初來停泊的所在，奪了金鯨島，就命瘦臉熊狄成領三百兵在此駐守。李應道：『這般蒼茫大海，沒有得鮮魚喫，這澳上像有人家，去買些來做醒酒湯便好。』喚水手攏岸。水手道：『有沙洲礙住，大船攏不得岸，還差二里路。』若有小船，可以渡去。』阮小七道：『待我脫了衣服，泗水過去尋幾尾鯉魚來。』李應道：『不可；又不知那澳上民情土俗，萬一惹出事來，豈可因這口腹去擾百姓？』明日到了金鯨島，自然有得喫。你不知宋公明在潯陽樓飲酒，要鮮魚做湯，黑旋風強出頭去取，被張

「順泗得臭死麼？」衆人皆笑起來。

却說狄成見有百來個大海鯨船泊在洲上，都插旌旗，正不知那裏來的，沒做理會處。有分教：

風雲齊奮會英豪，鐵馬交征成霸業。

不知狄成怎地相拒，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馬國主遊春逢羽客

共丞相訪道遇番僧

却說李應鸞廷玉的兵馬戰船到了清水澳，就該狄成接住，送到金鰲島與李俊相會便了，只是還有些緣故：前三十回書，只爲中原多事，衆好漢無地容身，棄了登雲山，奮海鯨船開洋，盼得到清水澳，已經無數曲折；那暹羅國內變故，奈因筆墨不開，只好丟在一邊，如今要接上了。

那暹羅國王馬賽真，雖是守成之主，秉性却過於仁柔，缺少才略，國內又並無忠臣良將，自從招了花逢春爲駙馬，少年英勇，又得李俊在金鰲島犄角聲援，故此外邦不敢侵犯，二十

四島盡來朝貢。連年五穀豐登，人民樂業，百物皆賤，盜賊不生，可以夜戶不閉，甚是安靜快樂。每年到清明節近，花香柳媚之時，傾城百姓都到郊外踏青，就行掃墓，挈榼攜壺，男女任情遊賞，醉飽而歸，算是一年樂事。這個風俗天下皆然，雖是海外之邦，不過言語不同，衣服有異，那喜怒哀樂的人情原是一樣的。

一日，國主在宮中與國母玉芝公主花駙馬宴飲，見天氣熙和，百花開放。國主道：「寡人蒙祖宗世澤，得爲暹羅國之主，雖是海邦，却也富貴非常。前日唯慮外邦窺伺，國內少忠良之臣，邊上無智勇之將，二十四島叛伏不常，甚是憂心。天幸得招駙馬，成就了玉芝孩兒百年大事。駙馬又且英才練達，孝敬備至，甚愜我心。李大將軍虎踞在金鯨島，將勇兵強，不唯二十四島盡皆懾伏，就是占城日本諸國畏威懷德，不敢侵凌，真是天祐本邦，可以高枕無憂。寡人見傾城士女都去踏青掃墓，以展孝思，兼尋樂事，祖陵頻年遣官致祭，今要自去設奠，兼到丹霞山遊翫，卿意如何？」花逢春道：「展慕國之大典。孔子說：『吾不與祭，如不祭。』若龍駕自去，足見恪誠。古有巡幸之禮，丹霞山近在郊甸，亦無不可。」

國主大喜，即傳令旨欽天監擇日，禮部備祭儀：『卿可同國母公主也去賞翫一遭。』
花逢春領旨。欽天監奏准三月初三日爲上巳臨流祓禊，又是黃道吉日，正宜出巡。

到是日，禮部准備祭儀祝文，羽林軍整理半朝鑾駕，兵馬司潔淨街道。各色齊備，國母國母公主世子俱乘玉輦，花駙馬騎紫驪馬，丞相共濤與文武各官侍駕。先是兵馬司警蹕所過地方，辰時啓行。

是日天氣新晴，惠風和暢，旌旗夾道，花柳紛披。國主在玉輦上見一座江山如錦綉團簇，萬民樂業，百物蕃庶，心中歡悅道：『虧祖功宗德，掙下基業，使寡人安享，真是難得！只是世子尚幼，恐千秋之後不能無慮。幸有花駙馬勳戚貴臣可以輔佐。』一路想來。

侍臣奏道：『已到萬壽山。』國主看道：『幾年不來，林木一發暢茂，洵是興隆之地！自然百世永固！』那座萬壽山果然靈秀。怎見得：

山巒環繞，水勢迤透。地脈千里結來，砂氣萬重環結。龍飛鳳舞，一齊朝拱。壁前象伏獅蹲，幾處分排墓側。喬木參天，上罩祥雲瑞靄；瑞芝滿地，下滋白石。

清泉。美玉砌成甬道，良金築就靈臺。馴獸伏藏，珍禽翔舞。真是萬年佳域，

蔭出帝子王孫；千古名區，永鎮雄封海甸。

國主國母公主世子駙馬先進了享殿，候禮部人役擺設齊整，然後贊拜行禮。初奠亞

奠三奠已畢，禮官讀了祝文，焚化幣帛，忽結起一團火，飛上九霄，不端正，落下來，却在國主

肩上。內監慌忙拂下。那袞龍袍上已有一個大窟窿。國主大愠，就脫下了，再到享殿設

宴，將胙肉分給。從官衛士，內監宮娥，無不沾飽。傳旨啓駕到丹霞山。

那丹霞山爲暹羅國的鎮山，方圓百里，天生奇秀，幽泉古洞，深邃莫測。有幾座琳宮梵

宇，多有高人隱逸。三春時候，游玩的不絕。

當日聖駕親到，那游山仕女紛紛散去。國主傳下令旨，與民同樂，不必迴避。從官衛

士俱遠遠擺開。國主國母公子世子駙馬都是步行，內監將日月掌扇遮了日色，宮娥簇擁

着，各處玩賞。有一道瀑布泉，如白虹一般，從高峯上衝下石潭，噴起雪浪，如珍珠亂洒，流出

石潭，整成長渠，回環旋轉，作流觴曲水。

國主教張了錦幄，鋪翠綉褥，席地坐下，取一捧雪的玉盃，插了羽翎，斟滿了酒，從上流放下，流到那位面前，宮娥就取來跪着奉上。喫了一回，玉芝公主命宮娥採各色花片，也從上流撒下，如錦浪飄漾。那珍禽幽鳥，在山岩中綠樹上，和鳴睨睨。

國主大悅，捲起龍袖，向清泉盥手漱齒，應了上已祓禊故事；又到玲瓏古洞邊閒步。那綠茸茸芳草上，只見鋪箇棕團，一個道士頭帶蒲冠，衣穿鶴氅，相貌清癯，精神炯照，雙膝趺坐，見國主國母到來，動也不動。內監喝道：「聖駕已到，還不站起！」道士慢慢起身，打個問訊：「貧道稽首了。」

國主道：「從那處來？是甚姓名？」道士道：「普天游行，隨地趺坐，說不得從何處來。胞胎渾沌，四大皆空，沒甚姓名。」

國主道：「出家有何好處？」道士道：「出家也無甚麼好處。只是在家受不得那愛慾牢纏，生老病死，世態炎涼，人情險惡；更有飢寒切迫，富貴腥羶，官刑殺戮，戶役差徭；因此出了家。」

國主道：『既出了家，可真有長生不老的真訣麼？』 道士道：

『有生必有死，三教聖人，俱所不免。有少必有老，草木尚且彫枯，要甚長生不老？石自爲

石，金自爲金，要點他何用？』

國主道：『從古及今都說有神仙，可以神游八極，白日飛昇，據你說來，盡是虛妄的了？』

道士道：『虛妄不全是虛妄。若識得機關，彭殤一理，金土同價，一點靈光，自是炯然不滅。

若不曉得關竅，如螻蛄轉丸，如飛蛾赴火，無非苦趣。黃面瞿曇，青牛老子，與那偃偻曲躬終

日奔走的孔聖人，都不是到家漢。我看你享受王位，錦衣玉食，自謂快樂無比，豈知擾擾茫

茫，活地獄一般！早些隨我出家罷！』

國主道：『寡人承祖宗之基業，世子尚幼，不能泄事，與你築一道院，供養在這裏，待十年

之後，傳位世子，方可隨你出家。』 道士道：『可託孤與花駙馬；此人忠貞可輔。那裏等得

十年？只怕目下就有大禍！况我朝遊北海，暮宿蒼梧，那裏肯住在這裏？你不信，我取應

驗與你看。』袖中取出一石鏡，方圓三寸，漆黑無光，在掌上磨了一磨，放出光來，擡了與國

主看。只見裏面山河廣闊，宮殿巍峩，一個人冲天巾，袞龍袍，臥在地下。

國主見了，不勝駭異。他人看時，原是一塊黑石，並不見一些光景。共濟大怒，啓奏道：

「此是妖妄之徒，國主是一國之尊，怎麼被他欺誑？可令衛士拿下該管衙門問罪！」道

士笑道：「我有何罪？只怕你要問罪哩！」國主道：「他是方外之士，不聽使罷，何必問

罪？」道士起身說道：「我有四句偈語，國主可牢記着：

「涇水爲災，長年不永。他日重來，唯有荒塚。」」

說罷，把拂子一拂，說道：「貧道去了。」急步下山，霎時不見。

國主猜疑不定，神情恍惚。花逢春道：「江湖之士，都是幻術，不可深信。况死生有命，

富貴在天，循理而行，自然吉慶。請登輦還宮。」國母也勸道：「神仙變幻，容或有之。只

這道士出言無倫，豈可聽信？堂堂一國之主，那肯隨你出家？四境平安，五穀登稔，有甚災

禍？速請回宮，共享太平之福。」

國主遂傳旨還宮。百官衛士，內監宮娥，簇擁還朝。各官散去。國主心中只是不懌，

說道：「那幣帛焚時，結成火團，剛落在我身上，把衣服燒了一洞，已是不祥；又遇着道士，變幻莫測。」他說道：「洚水爲災。」難道我國在瀕海之處，敢是海嘯起來，飄沒了國土？那石鏡中一人臥地，分明是我。他人又不見。更道：「長年不永，」想是應在我身上了。後面說：「他日重來，唯有荒塚，」想我天命已盡了。」玉芝公主道：「父王何必憂心？這道士將大話嚇人，那有實驗？」國母花駙馬又百般勸慰，設宴釋悶，只得罷了。

次日坐朝，有白石鳥申文到來，說海邊有一異獸，如豺狼相似，頭生獨角，遍體赤毛，行走如飛，掠人而食，獵戶收捕他不得。一日雷雨大作，天上飛下一條黑蟒，金鱗閃爍有光，與這異獸相鬪，被黑蟒蟠住，張開血盆的口，咬殺了，黑蟒騰空而去。那異獸死在沙灘上，居民恨他喫人，各拿利刃，割下肉來，其白如肪，煮熟來味甚甘美。

國主見了，愈加憂疑，回宮說道：「白石鳥又有這異獸食人！」國母道：「終被天降黑蟒咬殺，能除其害，只要防備國外有變。」國主依言頒示，謹防外邦有變不題。

却說共濤承相心內想道：『這暹羅國座，我久思篡奪。前日忌那吞珪勇猛，不敢輕發。吞珪死後，不料招了花逢春爲駙馬。雖是少年，倒有才幹；又有李俊在金鰲島犄角聲援，這座兒就不穩了。昨日到萬壽山展墓，見火燒了國主龍袍，又見道士叫他出家，想是氣數絕了。不要說一座江山這等富貴，只那玉芝公主千嬌百媚，若得親近他，就死也甘心。怎麼樣先去了李俊花逢春，那國主如摧枯拉朽之易，玉芝公主怕不屬了我？青霓白石釣魚三島是我的心腹，教他起兵來攻李俊，自然可破。花逢春須尋個勇士刺殺了他，方可行事。』千慮萬想，存著異志，不在話下。

大凡忠臣爲朝廷幹功立業，未必天神來祐；奸權圖謀社稷，反有惡魔相助。此理數真不可解。

共濤起了惡念，日夜算計，却好西番來一個妖僧，名喚薩頭陀，身長八尺，面如鍋底，頭上青螺結頂，兩個獠牙露出嘴外，出了黃鬚如刺蝟的蟲起，耳上掛一對金環，遍身黑毛，胸前蓋

胆的更長數寸，穿一領烈火袈裟，項上懸一串人頂骨的數珠，赤了一雙脚，使兩把戒刀，善能百步取人，又能喚雨呼風，驅神役鬼，魔壓人性命，口中喊道：

「天也翻來地也翻，頓教平地起波瀾！若人會得其中意，要上西天亦不難！」

南無寶幢如來！南無寶勝如來！南無多寶如來！」

那頭陀手中搖着鈴鐸，念了又念，引動了街坊上小孩子成羣隨着，各處闖到。

那共濤丞相朝中回來，見了這般行徑，好生詫異，想道：「這個異僧必有異術，何不試他一試？」喚從役請這師父到府中喫齋。

共濤先到。薩頭陀隨後便來，見了丞相，打個問訊，說道：「丞相，你有椿心事，貧僧早已曉得了。」共濤道：「我爲一國之丞相，富貴已極，還有甚麼心事？」薩頭陀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又把兩手做個圈子，笑道：「便是這椿心事。」

共濤見有些來歷，便請到後苑坐下，問道：「老師那國土人氏？到此何幹？」薩頭陀道：「是天竺國。我知道過去未來之事。知丞相敬事三寶，特來完你心事。」

內衙擺出素齋來。薩頭陀道：『這些用不着，快拿了進去。貧僧要你光祿寺設的羊羔燒酒。』共濤道：『羊羔燒酒是有，那得光祿寺？』薩頭陀道：『不久有了。』

共濤見他說話有些蹊蹺，便教取羊羔燒酒來。頭陀一頓喫上十觔燒酒，一隻羊羔，尙未饜足，說道：『貧僧得佛祖心傳，天神異授，有變化不測之機，旋乾轉坤之用；撒豈成兵，推山倒海；採陰補陽，長生不老；設有仇隙之人，魔魔教他立死；難做的事，幫襯他必成。』

共濤聽了大喜道：『吾師有此神術，便當拜在門下，求法力祐庇。請到後苑供養。適有朝事，待明日請教。』薩頭陀道：『承居士這般相待，貧僧自當効力。』身邊取個小葫蘆，傾出一丸藥，託在掌內道：『居士，這藥非同小可，採先天之精，練日月之光華，水火爐中，昇了九轉，服下之時，一點純陽從湧泉穴起，直透泥丸宮，填滿腦髓，鞏固元神，能使玉女消魂，金童返本。今夜先一試着，纔曉得出家人再無誑語。』共濤欣然接受了，送薩頭陀在後苑靜室中安歇。

次日，共濤到靜室中，見薩頭陀坐在蒲團上，低垂雙目，做運氣功夫。共濤不敢驚動，候

了三炷香，見薩頭陀做完功夫，倒身而拜，說道：『吾師真聖人也！此藥果有妙處！不唯弟子荷戴洪恩，卽賤荆亦感激不盡。』薩頭陀道：『還有抽添鉛汞，調養爐鼎之訣，須得唇紅面白無疾病的壯健婦女做了鼎器，然後面授祕訣，自能返老還童，壽與天齊了。』

共濤迷了心志，鋪設一間密室，不施帳幔，下墊裊褥，選十名蠻女，脫了衣服，憑頭陀受用過了，方纔自試。從此晝夜不輟，一同取樂。

那頭陀五葷三厭，沒有一樣忌的，唯不用猪肉狗肉，道是猪爹爹，狗奶奶。共濤盡情供養，房帷之術，已極其奧，要他演撒豆成兵，驅神役鬼之法。薩頭陀道：『一發不難！』在後苑中空闊之處，到三更人靜，薩頭陀焚下一爐香，點了一對絳燭，仗着寶劍，噴了法水，口中念念有詞。只見東邊閃出一隊人馬，都是金盔金甲，排成陣勢；西邊也閃出一隊人馬，都是銀盔銀甲，排成陣勢。只聽得金鼓齊鳴，兩邊交戰起來，喊殺連天。

正在酣鬪之時，忽有一員神將，身長一丈，三頭六臂，手中盡拿器械，跟一羣虎豹獅象，毒蛇鷲鳥，咆哮跳躍，盤旋不已。

共濤看得呆了，說道：『求吾師收了法罷！』薩頭陀把劍一指，喝聲歇，兩隊人馬並天神猛獸都不見了。共濤拜懇在地道：『弟子何幸得遇聖僧！有一心願，敢求大力！』薩頭陀道：『我久知你有心事，今日相逢，也是天緣，不妨直對我說。』共濤起來道：『這暹羅國爲海外富庶之邦，可稱福地，弟子久思據位稱尊。國主馬賽真柔儒無能，權柄盡屬於我，覩爲囊中之物，唾手可得。誰知宋朝遣一征東元帥李俊來佔了金鰲島，我同大將吞珪去恢復，誰料大敗，吞珪墮死海中。李俊與兵來圍住本國，無可抵敵，國主只得求和，把玉芝公主招花逢春爲駙馬，兩邊息戰講和。那玉芝公主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可惜與了中華蠻子。花逢春十分了得，李俊又虎視眈眈，弟子有計難施。前日國主到萬壽山展墓，焚化幣帛，飛起火來，將國主龍袍燒了，眼見氣運將絕。只是李俊花逢春強橫，下不得手。今遇着聖僧有此通天徹地之術，怎麼使我正了暹羅國王之位，取那玉芝公主做了貴妃，方遂平身之願。隨聖僧要怎麼樣，弟子無不順從。』

薩頭陀道：『一些也不難。我看你儀容可爲一國之主。但不知你的眷屬福分何如，

若是無福，也是枉然。」共濤道：「少不得闔門盡要皈依的。」就喚出來拜見。共濤喚傳雲板，請夫人公子小姐出來瞻禮聖僧。

不逾時，都到靜室。夫人圓面肥軀，五個公子各樣怪頭怪臉，只有小姐生得秀美。一個個合掌禮拜。薩頭陀一眼估定小姐，說道：「夫人這般福相，自然爲一國之母。公子盡皆平常。你不過是一代人物。那小姐倒是貴相，定招一個好駙馬，嗣登其位。」

共濤教夫人等進去，說道：「兒孫自有兒孫福，我只要自己享用。倘得玉芝公主爲了貴妃，後面生出一個好的來，也不可。子因母貴，就立最小的爲太子便了。只是我要做這事，那李俊花逢春必然不得安靜，怎生先去了他二人方好？」薩頭陀道：「我有個魔魘法：結下一個法壇，畫了八卦，中間太極圈兒雕一木人，長六寸三分，取本人年甲安在木人腹內，把七隻繡花針將木人的七竅釘住了，每日清晨燒一道符，晚上奠一分羹飯，如此七日，其人必死。」

共濤道：「如此甚妙！即來設法！」薩頭陀道：「你要魔那幾個人？」共濤道：「第

一個國主馬賽真，第二個是駙馬花逢春，第三個是征東元帥李俊。這三個斃死了，唯我獨尊，再無顧忌了。」薩頭陀道：「那三個人的年甲可曉得麼？」共濤道：「馬賽真的千秋節，每年表賀的，不消說得。花逢春見他立疏保母，年甲也知道。只這李俊在金鰲島只會得一次，不曉得他。」薩頭陀道：「那李俊必要先除。若國主駙馬死後，你正了王位，倘他與兵問罪，何以禦之？」可使精細人到金鰲島去打探出來，方好行事。」

共濤道：「所論極是，就遣人前去。那木人必要預先雕成，法壇築就，等探知年甲，即刻動手。弟子實是耐不得了！况人生在世，如白駒過隙，及時行樂，已爲晚矣。」薩頭陀道：「你有了採補之術，必與彭老同壽，後福無窮，如今正是日頭初出哩。」共濤道：「雖是如此，以速爲貴。」一面築法壇雕木人，凡應用之物，無不悉具。誰知「無巧不成話」，那李俊的年甲不消差人探聽得，自然知道。正是：

癡人說夢爲真事，惡貫將盈有報施。

不知李俊的年甲如何曉得，且聽下回分解。

水滸續集

水滸後傳

第三十一回

一六

第三十二回

慶生辰龍舟觀競渡

篡寶位綺席進霞丹

却說共濤要差精細人到金鰲島探聽李俊年甲，求薩頭陀行那魘魘之法，却好端陽這日是李俊生辰，花駙馬要去賀壽。

共濤聞得這個消息，不勝之喜，對薩頭陀道：『人有善願，天必從之。那李俊的生辰正是端陽之日，不消打探了。』當下結起法壇，雕了木人，將馬國主花逢春李俊的年甲藏在木人腹內。薩頭陀施符設咒，如法的做起來，不在話下。

却說端陽節正是李俊四十整壽，馬國主差一員穿宮太監，備下蟒袍玉帶，金珠異寶，壽糕菓品，各色禮物，同花駙馬去慶賀。高青倪雲道：「李大哥的壽誕不可不去。」國中安寧無事，留兩員裨將在此護衛，我們也就同去。」

初三日啓行，到金鰲島，李俊接見。花駙馬呈上禮帖道：「國主自要來與伯父上壽，因朝事繁冗，特差內監恭賀千秋之慶。」李俊道：「犬馬之齒，何足爲重？煩勞國主這般厚意，何以克當？」

到端陽正日，大廳上結綵懸綵，甬道上張了錦幄，堂上陳設香花燈燭，神位糕桃，動起鼓樂。李俊穿了錦袍玉帶，上了香，先拜天地神位。樂和費保高青倪雲狄成童威童猛花逢

春內監一同拜賀，進上壽酒。李俊回敬致謝。

是日大賞三軍，將筵宴設在大海船上，同出海口，共飲蒲酒。先已裝下十個龍舟，軍士都穿號衣，分爲五色，每船二十四人划槳，往來如飛。天氣晴明，微風不動，海波如練。居民都撐了小船，男婦老幼，盡來觀看。海外之人，那曉競渡故事，無不驚喜。龍舟上篩鑼擊鼓，

四圍棹轉，將許多鵝鴨丟在海中。那龍舟爭先來搶，湧起雪浪，流珠噴沫，真是奇觀。那李俊等在大船上傳盃換盞，猜枚行令，開懷暢飲，至日昃方散。有詩爲證：

玉切蒼蒲榴映紅，中天節氣散薰風。豪華事業開佳宴，可改名爲混海龍。

話說李俊飲罷壽筵，觀了競渡，到夜回島，要留花逢春盤桓兩日。樂和道：「駙馬隔了海面，不能朝夕相聚，今既到此，多住幾日，極是好的。但國中雖然無事，那共濤却是個奸險之徒，其心叵測，見駙馬與高俅兩將不在，萬一生出事來，國主孤立，在彼，又且仁厚，恐難制伏，還是速去的好。」

李俊依言，修了回啓，把禮物謝了太監。花逢春原同高青俛雲拜謝而去，不題。

却說共濤薩頭陀曉得李俊年甲，就選十惡大敗受死日，施符設咒起來。兩日之後，國主得病起來。共濤心中暗喜。花逢春李俊安然無事。

看官要見邪不勝正。當日唐高宗時節，西域進貢一僧，能咒人立死，舉朝敬信如神。

却有個太史令傅奕奏道：『妖僧邪術，害不得正人，叫他咒臣，看會死麼？』高宗喚番僧咒那傅奕，咒語念上千百遍，傅奕挺然不動，番僧反自七竅流血而死。馬賽真雖然衰邁無光，却畢竟是一國之主，故邪神只好略略侵犯。李俊、花逢春英氣勃勃，且有後福，那裏敢近他？

那薩頭陀盡力施爲，七日已滿，國主病反好了，只是七歲的世子無疾而歿。國主國母大慟，厚加殯殮。共濤道：『吾師的法術已算半驗了，只是三人不死，如何計較？』薩頭陀

道：『庶人一七必死。那國主將軍駙馬是厚福的人，必須二七三七。若咒至七七，就是帝釋天主也要招殃。我還有一個計較：目下花逢春到金鰲島與李俊、慶壽、高俅二將也隨了去，何不設一席請國主到來？貧僧進藥毒死，你便正了位。若怕李俊、花逢春來爭，我有結義三個弟兄喚做革鵬、革鷗、革鵬，都有萬夫不當之勇，原是占城國人，今在黃茅島屯聚，手下有五千苗兵，憤經征戰。我寫書去招他來，殺了李俊、花逢春，恢復了金鰲島，這寶位是萬年永固了。』

共濤大喜，進朝啓奏道：『臣見龍體違和，日夕焦勞，世子暴殤，中心哀悼，今幸萬安。明

日端陽佳節，懇乞鑾駕幸臣草舍，設一菲席與主上釋悶。兼有一西域聖僧，有長生不老之丹，服之延齡千歲，以盡微臣一點芹曝之心。」國主准奏道：「君臣一體，不可過於豐盛。明日早臨便了。」

共濤謝恩而出。國主退朝說道：「丞相見世子早殤，寡人悲切，明日端陽，要請我釋悶。」國母道：「恐非好意，不可便去。况聖躬新愈，不宜過勞，只消在宮中設宴慶賞蒲節。」

國主道：「咫尺之間，何有過勞？我在宮中，思念世子，觸處生悲，借此暫開懷抱，亦無不可。」玉芝公主諫道：「共濤久已專權怙勢，擅作威福，有不臣之意。他今日無端請幸其第，決非好意。就是要去，也等駙馬回來。」

國主道：「我兒不須過慮。丞相世受國恩，難道起甚歹念不成？」公主道：「父王不記萬壽山火燒龍袍，丹霞洞道士偈語麼？傳旨辭了罷。」國主道：「火燒龍袍已應在世子身上，還有甚麼不祥？我已許了他，自古道：『王言如絲，豈可翻覆？』堅執要去。」

國母公主百般諫阻不住。公主道：「父王主意既定，可選三百羽林軍，令兩員裨將帶

刀侍衛，以防不測。」國主道：「這個使得。」

次早共濤父來啓請。國主命排轎駕，兩員裨將帶三百羽林軍護駕，四員內相隨行。到了丞相府，共濤在門前俯伏迎接。到得廳上，擺設得十分齊整，錦屏圍繞，綵帳高懸，說不盡山珍海錯，玉盃金杯。堂下笙歌並奏。執壺上饌的人皆是錦衣花帽。

共濤躬身再拜，安送了席。桌面上都是金銀器皿，獅糖樹菓，一百二十龍盤餚饌。國主就賜丞相側席相陪。三百羽林軍列在府門外，兩員裨將全身披掛，各持寶劍立在國主左右。凡進酒饌，錦衣花帽之人擎在頭上，跪着，內相下階接來送上。

酒進三巡，食供兩套，又換一班女樂，歌的歌，舞的舞，稱觴進酒。國主道：「寡人涼德，得丞相佐理朝政，可謂社稷之臣。今日君臣宴樂，千秋盛典。」共濤離席啓道：「主上洪福齊天，春秋正富，世子雖然不幸，自有麟趾之祥。臣有一女，年已及笄，德容俱備，欲納後宮以備灑掃，伏望採納。」國主道：「丞相之女豈可爲媵妾！另選國中俊秀以充後宮。」共濤道：「微臣謫劣無似，叨蒙恩澤，進爲宰相，臣之弱女得侍寢殿，已爲萬幸。就令臣女拜

謁。」叫傳雲板，請小姐出來見駕。國主止擋不住。

不一時，梅香侍女簇擁小姐出來。只見粉雕玉琢，蘭麝芬芳，宮粧豔服，環珮聲和，花枝

招颺，繡帶飄搖，端端正正，朝上拜了四拜。國主傳旨平身。小姐又取大玉觥斟上琥珀酒

再拜上壽。國主滿心歡喜，說道：「既承丞相盛意，寡人不敢固辭，明日行聘納爲貴妃，卿可

進太師國丈。」

共濤令小姐謝恩。小姐如新鶯嬌囀的道：「千歲千歲千千歲！」然後輕移蓮步而

進。

國主大喜。共濤道：「臣有一聖僧欲來朝見，未得令旨，不敢擅便。」國主道：「寡人

正忘了正爲要見聖僧求長生妙藥。可速傳進。」

那薩頭陀從後堂走出，滿身瓔珞，烈火袈裟，朝上跳舞而拜。國主起身回禮賜坐，就與

共濤共席。國主道：「聖僧是何國士？到了幾時？」薩頭陀道：「貧僧是西天竺國達摩

祖師第三十八代嗣孫，得相傳衣鉢，專修禪定，兼遇蓬萊仙長傳授鼎鑪之術，可以降龍馴虎，

役鬼驅神。在靈鷲山中煉就九轉靈丹，名曰「延齡固本種子紫金丸」。有厚福者，方得服餌。貧僧在海中望氣，見上邦祥光靄靄，瑞氣重重，故航海而來。剛到三日，不敢驟來朝見，因寓在丞相府中。今得恭覲天顏，實是堯舜之君，該餌那紫金丸，壽延千歲，連舉十子。」就向腰邊葫蘆內傾出一丸藥，如龍眼大小，隱隱有寶色金光，雙手進上。

國主接了道：「承聖僧見惠，自然靈驗。當在丹霞山建一座永福寺，請聖僧安禪理性。此藥幾時可服？」薩頭陀道：「此藥純陽煉就，服餌亦須陽日陽時。今日端陽。」看着日色道：「恰好午時，正當服下。」取下玉碗，斟滿琥珀酒，把牙箸調勻呈上。

可憐馬養真思量延年種子，輕信狂言，把藥酒一口吞下，說道：「怎的這藥味戟着咽喉？」薩頭陀道：「豈不聞「良藥苦口利于病」。」

不消半刻，國主叫肚疼不止。那藥性發作起來，翻天覆地的難過，霎時七竅流血而死。裨將急掣寶劍來砍頭陀。那頭陀卸去袈裟，藏有兩把戒刀，就在筵前併命。無一二合，兩員裨將都被殺死。內相到門外叫羽林軍進來。薩頭陀口中念念有詞，只見無數鬼兵從

空而下。羽林軍見了，心驚膽顫，各自逃命。

內監趕着人亂，走出到宮，報知國主身亡。國母公主哭倒在地，死復而甦。

花恭人秦

恭人都來，哭做一團。花恭人道：『這奸賊弑了國主，必來亂宮，如之奈何！』國母道：『我

拚一死，從國主於地下！』公主道：『速着人到金鰲島報知駙馬與李大將軍領兵報仇！』

國母就遣內監去了。

不說宮中之事。再說共濤見國主鳩死，大喜道：『國主已亡，事可大定。』將屍骸拖

在郊外藁葬了，出榜曉諭：『國主暴薨，有遺令傳位丞相權主國政。文武百官，明日都要早

朝。如違令者，全家誅戮。』又同薩頭陀領了心腹家將入宮，心內想道：『一不做，二不休，

就去搶那玉芝來受用，拚得與花逢春做對頭！』又想到：『聞花逢春有一姑娘，年少寡居，

姿容絕世，與玉芝公主立爲東西兩宮，平生之願足矣！』

薩頭陀也暗想道：『我與共濤幹了這樁大事，要他女兒配我，料想不敢違拗。待革家

兄弟到了，把兵威壓他，怕道權柄不盡歸於我！他若不識時務，也只費我一丸藥！』

兩人各懷歹意。到了宮前，見宮門緊閉。正要喚武士打門，只見天昏地暗，一股赤氣罩住，共濤與薩頭陀盡皆暈倒，進去不得。那文武官僚，合城百姓，盡皆不伏，口出怨言，要與國主復仇，洵洵不已。

共濤道：『蒙吾師法力，國主已亡，只是民心不伏，李俊花逢春必起兵來爭，如之奈何？』

薩頭陀道：『不妨；革家的兵卽刻到了，必要大加殺戮，使人害怕。明日且正了大位，然後去

征金鰲島。勦絕了李俊花逢春，其餘不足慮了。』

共濤拜謝道：『全恃吾師始終其事，富貴共享。』薩頭陀道：『富貴我也不放在心上，

待事定之後，我亦有一樁心事要你了愿。』共濤道：『吾師有甚心願，無有不依。』頭陀大喜。

忽有報來，革家兵到了。薩頭陀自去迎進。那革鵬革鵬都是勝鬪身長，碧眼黃鬚，力敵萬人；帶二百個戰船，五千苗兵；腕掛長刀，身穿藤甲，披髮跣足，如天魔一般。

那革鵬弟兄與共濤相見。薩頭陀叫苗兵去捉爲頭的臣僚，共有一百多人，先斷手足，後鼻首級，懸掛通衢。百姓都要歸順，一家不伏，九家同斬。那些百姓有多少力量，只得順從。海口各門盡是革家把守。敢有一人交頭接耳，就拿來殺了。人人害怕，不敢開口。

次日五更，鳴鐘伐鼓。共濤戴了冲天冠，服了赭黃袍，升金鑾殿寶座，剛把屁股放下，又是一暈。內侍慌忙扶住。文武百官爲着性命，盡來朝賀。共濤封薩頭陀爲護世大國師，兼行丞相事。革鵬三人俱爲大將軍，執掌兵權。其餘官僚俱復舊職。立夫人爲正宮，兒子爲世子，女爲公主。

坐朝已畢，大設筵宴，一同暢飲。共濤道：「寡人蒙國師大將軍扶助，得登大位，真是心滿意足。只是宮中進去不得，如之奈何？」薩頭陀道：「不要性急，待破了金鰲島再處。」飲至夜分，送歌兒舞女與薩頭陀革鵬等取樂。那些苗兵姦淫搶擄，肆行無忌。可憐萬民塗毒，敢怒而不敢言，含淚吞聲而已。

却說國母公主花恭人在宮中恐怕共濤來犯，却不見到。有內相奏道：『共濤與薩頭

陀昨日來到宮門，忽然天昏地黑，赤氣罩住，兩個逆賊立時暈倒，故不敢進來。有黃茅島革

鵬兄弟領苗兵五千在城中擾亂，殺了臣民百數，號令通衢，今早升殿自立了。』國母大慟

道：『不料祖宗遺業一旦付與賊人，此恨怎消！』玉芝公主道：『駙馬自然即時就到，且安

立父王靈座，朝夕設奠。赤氣罩住，想有天神護佑。此賊不久滅亡，母親請自節哀。』國

母只得收淚，安立靈座，日夜哭臨，實是慘傷。

是夜三更，國母哭得昏倦，朦朧睡去。只見國主改了道粧，說道：『我不聽良言，誤遭毒

手，今隨丹霞師父出了家，倒也逍遙自在。李大將軍花逢春決能殄滅賊黨。宮中有金甲

神人守住，賊臣不敢進來，你母子且自寬心。我去也。』

國母一把扯住，被國主一推，忽然驚醒，喚起公主，訴說夢中之事。公主道：『既是父王

托夢，母親寬心。』自此閉上宮門，耐心守候不題。

再說花逢春到金鰲島賀壽，同高青倪雲回來，到暹羅城還隔三十里，見海面上一隻小船飛也似來，艙內坐一太監，見了花駙馬的船，就傍攏來過了船，對花駙馬大哭道：『國主端陽那日幸共濤府中，被一薩頭陀毒死，共濤自立爲王。國母公主差我請駙馬回去。』

花逢春聽知，哭得昏暈。高青道：『事已至此，哭之何益？商量怎地去復仇。』花逢

春道：『且到國中去看，不知國母母親公主何如。』倪雲道：『不可；那厮篡了位，必有心

腹把在城門，我等賀壽而來，又不帶兵，此去恐遭毒手。不如重到金鰲島與李大哥商議，然

後進兵。』內監道：『薩頭陀招引黃茅島革鵬兄弟三人領苗兵五千，處處守定，那裏去得！

况薩頭陀善行妖法，差遣鬼兵，十分了得！共濤那日要進宮門，被赤氣罩住，即時暈倒，宮中

幸得無事。不如聽倪將軍之言，回到金鰲島再處。』

花逢春無奈，只得回船。偏生遇了颶風，白浪滔天，扯不得蓬，只好泊在沙洲上。花逢

春心中焦躁，兩淚交流。高青倪雲勸慰道：『革鵬有五千苗兵，薩頭陀又會妖法，須算個萬

全，方好破得。如今正要盡心竭力平定禍亂，豈可先哭壞身子？』花逢春道：『前日萬壽

山展墓，偏偏的火燒了國主龍袍，已是不祥；又丹霞山那個道士說出四句偈子，分明是運絕的話，我已曉得不好了。那共濤久蓄異心，樂叔叔一向說要隄防他，不料果然下此毒手！前日不到金鰲島慶壽，他還忌憚，不敢動手。我若在那裏，也決不放國主去赴宴了。」高青道：「他約同了黃茅島苗兵，羽翼已成，我們只有五百兵，那裏敵得過？幸喜到金鰲島留着身子，可以報仇雪恨；若在國中，也被他所算了！」

天色已晚，風勢愈狂，花逢春一夜不曾合眼。到天明，風息開船，到金鰲島。李俊和見花逢春等重復來到，喫了一驚，忙問來意。花逢春哭訴：「國主被共濤所弑，篡了王位，薩頭陀勾引黃茅島革鵬兄弟三人，有苗兵五千守住，進城不得，故來與伯叔商議進兵復仇。」樂和道：「我時刻防這賊子，幾番要開除他，恐怕國主起疑，故此容忍。豈知果然有此變亂！如今不消說了，大將軍即點兵進剿。」高青道：「他有苗兵五千，薩頭陀善使妖法，我這裏現兵不滿三千，又要留下守島，萬一失守，如何結局？」李俊道：「那馬國主將赤心相待，今日被害，必要與他報仇。况花公子爲他駙馬，恩養備至，就如父母之仇不共戴天，那裏論得

「強弱！」當下點一千兵，三十號戰船，都是白旗白號，留高青倪雲守金鯊島，自與樂和費保童威童猛花逢春殺進暹羅城來。

到得半路，忽然一聲響亮，把中軍「帥」字旗吹折，軍士盡皆駭異。李俊道：「帥字旗折，不是好兆，將士俱宜小心。」樂和道：「那苗兵儻悍，薩頭陀又多妖術，革鵬兄弟聞得勇猛，我們不可輕敵。把兵分作三隊，每隊十號戰船，大哥與我爲中軍，費保花逢春爲前隊，童威童猛爲後隊，且去看他虛實，切不可輕易交鋒，必要首尾相應，庶無敗局。」

分撥已定，將近暹羅，見兩隻巡哨的船，每船各有二十苗兵，飛也似趕來。花逢春在前隊，看見了，取出鐵胎弓，搭上狼牙箭，一箭射去，正中苗兵心窩，翻筋斗跌下海去，那船就撥船頭回去。

這裏三隊一齊追去。只見海上有一百多船，結個水寨，刀鎗如雪的插滿。李俊道：「不可上前。在山脚下停泊。」樂和道：「看那水寨結得如式，苗兵雄悍，只宜智取，不可力敵。且搖旗擂鼓，誘那薩頭陀并革鵬等來，委實強弱何如。」叫放號砲，吶喊搖旗，聲張

威勢。

水滸續集 水滸後傳 第三十二回

一六

却說共濤聞金鰲島兵到，請薩頭陀商議：『李俊花逢春到來，何以禦之？』薩頭陀道：『有革家兄弟三人在海口，怕他則甚？他們自來送死，省得去攻金鰲。我有一個奇計，教他個個身亡，不留片甲！』正是：

惡魔巧布彌天計，義士幾傾一炬中。

不知薩頭陀用甚計策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薩頭陀役鬼燒海船

混江龍誓志守孤城

却說共濤問薩頭陀退兵之計。薩頭陀道：『大王休憂。李俊花逢春必要斬草除根，然後可享寶位。我正要去攻金鼇島，他既自來，豈可放他回去？我到水寨中自有妙計。』遂辭了共濤，到水寨與革鵬說道：『只消如此如此。』革鵬依計，緊閉水寨，再不出戰。

却說李俊到暹羅城下，見革鵬的水寨布得嚴整，城外並無一隻船影，靜悄悄的不見動靜，心中焦急，要去攻打。樂和道：『我只道苗兵輕佻，必來挑戰，誰知他緊閉寨柵，偃旗息鼓。』

必有計策，切不可躁急。」花逢春道：「國主被弑，城池已失，宮中不知怎的。若曠日持久，此仇何時可報？待小姪拚命殺去。倘破水寨，實爲天幸！若然不濟，以身殉之，也盡了一點的心！」樂和道：「事有經權，必須謀定而後戰。知己知彼，方得萬全；若一蹉跌，我等孤軍亦難撐立。你說盡一點孤忠，上有寡母，下有嬌妻，倚託何人？不可使匹夫之勇，懊悔無及。」

花逢春只得住了。一連守了五六日，只不出戰。樂和猛省着道：「不好了！中了他反客爲主之計！」李俊道：「何爲反客爲主？」樂和道：「他的兵多我們幾倍，必不是怕我不出戰，他把我們羈絆在這裏，必然使一枝去破金鰲島，巢穴一失，不戰自亂。快些收兵回去！」李俊道：「不可不防！」急令起艇。

行不得一百里海程，到了明珠峽口。怎地叫做「明珠峽」？這是暹羅國的水口。茫茫大洋之中，生起兩個山來，蜿蜒如龍，兩頭相接，只隔一里水面，中流有一小山，圓淨如珠，草木不生，水勢駛急，往往這個所在，要壞船隻。那山頂上，左邊建一座龍王廟，右邊有七層

小石塔，鎮壓水怪，關鎖水門，所以暹羅國人物富庶。

李俊三隊的船行至峽口，見有二三十個戰船，苗兵把住峽口。船頭上立一員苗將，却是草鷄，喝道：『中了俺國師之計！你那金鰲島早已打破，還要思量到那裏去！快快投降，饒你一死！』

李俊大怒，挺鎗便刺。草鷄把大斧架接，在船頭上交鋒。花逢春正要挺戟助戰，只見艙中走出薩頭陀來，口中念念有詞。忽然烟霧漫空，見千百個鬼兵，也有天上落下來，也有海底鑽出來的，飛蝗般攢攏來。費保童威童猛各執器械相持。又有一個鬼王，身長數丈，頭上生一個獨角，渾身精赤，單繫一條虎皮裙子，雙手拿兩個火葫蘆，燄騰騰火星飛在篷桅上。一霎時燒起，三隊的船，風逼做一塊，連排燒去，黑烟布滿，開不得眼。李俊大叫道：

『天亡我也！』

正在萬分危急之際，巽地上一聲霹靂，大雨如注，把火澆滅，鬼王鬼兵都不見了。李俊費保等拚命殺出峽口，已燒壞了二十多個船。兵卒殺死的，跳下海的，約有三四百多人。

幸喜各將領無傷。連夜趕到金鰲島，果然隘口戰船密布，盡是苗兵。革鵬正與高青倪雲交戰，勝敗未分。李俊費保飛跳上岸助戰。革鵬抵不住四員勇將，跳下了船。花逢春彎弓搭上箭射去，正中革鵬左臂，棄了手中刀跌去。不防革鵬薩頭陀隨後追來。童威童猛樂和丟了船，領兵到隘口寨中。

李俊對高倪二將道：『幾乎不能相見！在明珠峽被薩頭陀使鬼兵燒了海船，幸得雷兩大作，救了性命。他的兵幾時到的？』高青道：『到了兩日。我與倪兄弟商量，恐隘口有失，結寨在此。戰了兩日，不見輸贏。』李俊道：『樂兄弟原料是反客爲主之計，不道果然。如今怎地好？不要說去攻暹羅城報仇雪恨，只這金鰲島恐難保全。若是兵對兵，將對將，還好支持；只那薩頭陀的妖法，怎麼了得！前日宋公明打高唐州，被高濂妖法損兵折將，敗了兩陣，虧公孫勝來，方纔破得。如今隔着大洋，那裏去請得？』樂和道：『妖法只可使一時，若全用此術，就不靈驗了。况邪不勝正，我等爲報暹羅國王之仇，誅戮奸黨，難道上天不祐？那明珠峽的火儘勾燒死，忽得雷雨來救，就可見天意了。須要立定主意，協力

固守，慢慢尋出計較來，再不可性急。聞得妖術怕的狗血污穢之物，須準備着，待他再來，他便『

李俊遂喚軍士取狗血人屎蒜汁，做了噴洞，交戰之時，亂潑過去，自然可破。算計定了，堅守寨柵不題。

却說薩頭陀果然十分狡猾。他定下的妙計，使革鵬守住暹羅水寨；革鵬把住明珠峽口，演妖法使獨火鬼王燒死他；革鵬領兵攻打金鯨島，真是算無遺策。誰知雷雨救滅，不能成功，便隨後趕來，與革鵬革鵬一同圍住，說道：『那金鯨島進了隘口，又有三個灣纔到得城邊。那李俊害怕，不敢出戰，必要誘他出來，方好奪那隘口。』日日在船上與苗將飲酒，隊伍不整，兵無紀律。又去澳裏搶擄良家婦女，不論姿色，單取少年血氣滿足的，青天白日，就在船上採戰，並不忌人眼目，自己厭了，賞與苗兵。那些婦女出于無奈，經不得蹂躪，多有致死的，就拋在海中。

李俊見了，怒氣填胸，叫道：『賊禿這般無禮！惡毒已極！豈可使平民受害！快去剪

除！』樂和道：『此是誘敵之計，不宜妄動。』李俊道：『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間，興廢自有

定數，那裏當面忍得！』便要領兵出戰。樂和道：『既是耐不得，也待夜間。』他被酒色

所迷，必然酣睡，可遣童威童猛高青倪雲四將分領十個船，帶五百兵埋伏在荻葦之中，大將

軍可同花公子竟去劫寨；若使妖法，可將噴筒灑去；我與費保守寨，庶幾可以成功。』

部署已定，到三更時分，童威等先去埋伏了。李俊花逢春結束停當，領了一千兵，十個

大船，奮勇殺去。

那薩頭陀雖然貪酒戀色，夜裏再不睡的，聽得聲響，不慌不忙，讓李俊殺入，作起妖法。

星月滿天，忽然暗如墨漆。李俊花逢春並不見一隻船，一個苗兵，噴筒也無放處。童威等

聽見喊殺之聲，只道與苗兵相殺，圍合攔來。李俊又認做苗兵，自相攻擊。海面起一陣颶

風，李俊忙叫收舵到岸。那革鵬革鷗已先到隘口，放火烧了寨柵。費保樂和抵敵不住，退

到城邊。李俊花逢春上得岸時，革鵬革鷗擋住廝殺。混戰到天明，薩頭陀遣一隊獸兵，却

是虎豹豺狼，張牙舞爪而來，跳搏傷人。

李俊慌了，叫放噴筒。那兵士大半不得上岸，噴筒都放在船內。李俊花逢春也只得

退到城邊，兵士折了大半，隘口被他奪去，童威等四將不知下落。李俊大哭道：『不聽賢弟

良言，致有此敗！如今兵微將寡，怎生是好？』樂和道：『勝敗兵家之常，不可挫了銳氣。

幸這石城堅固，決然攻打不進。且誓死守定，再作區處。』

李俊依言，和花逢春費保樂和日夜在城樓搬運播木石塊灰瓶鐵汁等物，并力守定。

薩頭陀革鵬草鷗在城下耀武揚威。幸得這石城光蕩蕩地爬不上，實坯坯掘不進。但當

不起妖法，或一陣火，騰天撒地的燒來；或起霹靂，搖山震嶽的打來。夜間鬼哭神嚎，百般作

怪，膽也嚇破了。樂和道：『這些妖法不過如此，不要怕他。這裏決然攻不進。只是山後

有一處稍覺平坦，恐怕爬進，須要守備，我領一隊兵去看。花公子可到白雲峯上瞭望海面

上可有四將踪跡。』

原來這金鼇島只有前面這座城門，四圍俱是高山峻嶺，古木修篁，無路可上。居民都

在裏面耕佃，東西南北，俱是大洋。內有一座白雲峯，高插雲漢，登眺遠見三百里，天氣清明，暹羅城也就在面前。那山後爲因當年起了一條蛟，洪水衝壞了，有二三丈缺陷之處，可以爬得上。

正喚兵士擡石頭填塞，只聽得山嶺下隱隱有人話響。樂和同兵士伏在樹叢裏，取一門大砲擺好，點着火繩伺候。果有二三百苗兵，腰邊跨了長刀，扳藤附葛的爬上來。將到半嶺，樂和覷得分明，將砲門藥線點上，轟天一響，苗兵打爲齏粉，打不着的，都跌死嶺下。又喚兵卒將石塊雨點打下，苗兵剩不得幾個回去。

樂和就叫這隊兵裝上大火炮把守，回來說道：『慚愧！若遲去一刻，被他爬上了！大砲打死二三百苗兵，叫兵守定，再無內顧之憂了！』李俊道：『賢弟真有先見之明！料事多中！不然，就失事了！』花逢春也回來說道：『到白雲峯四遠瞭望，海面上並無跡影。』李俊道：『這四個弟兄多分不好了！』樂和道：『那有四個俱壞之理？當夜兵敗，想到清水澳去了。』李俊等四人依舊堅守不題。

却說童威等四將被薩頭陀等妖法衝散，一時進隘口不得，到天明會合，已折了一百名兵，兩個戰船。倪雲道：『岸口都是苗兵，回去不得，不知他們何如。』童猛道：『隘口被苗兵所奪，李大哥等必然固守石城。』高青道：『我等飄泊無依，且到清水澳，狄成那邊有三百名兵，帶了來和他廝殺。』童威道：『不怕將勇兵強，唯這薩頭陀妖法，雖有千兵萬馬，也抵當不住。我想起來，革鵬、革鵬和薩頭陀都在這裏，那暹羅國內只有革鵬一人，必然空虛，我們去襲破了他，這裏必然解圍。』

衆人齊道：『此計甚妙。』就揚帆而去。不消一日，到了暹羅城下。只有十來個戰船，一二百苗兵看守，革鵬也不在船上。童威等將船貼近，一齊跳過去，奮勇砍殺，剩不上三五十個，上岸逃命。童威等大喊追去，搶到城門邊，革鵬領一枝苗兵衝殺出來。四將抵住，戰不上十餘合，革鵬力怯，撥轉馬頭便走。高青趕上，一鎗刺着左臂，幾乎墜下，苗兵救護進城去了。

童威率兵攻。共濤見有兵到，革鵬敗陣進城，心內慌張，說道：『國師去攻金鰲島，不見回音，反有兵攻城，此是何故？』革鵬道：『那來的兵不是李俊花逢春，另是四員將官。這裏兵留不多，方纔又傷二百多名，可傳令撥民夫上城。待我差人到金鰲島打聽，掣兵來保護城池。』

共濤依言，令兵馬司撥百姓上城守塚。革鵬自引苗兵巡察。那些百姓都恨入骨髓，巴不得立時打破；只是畏懼革鵬號令，強勉上城。

童威等帶不上三四百兵，城大兵少，圍困不得，只好四門守住，急切難破。高青道：『百姓上城，可見城內無兵。若得裏應外合，方可破得。待我到半夜裏爬進去。』先去周圍一看，見西北角守城的百姓內有一個是駙馬府前住的，叫做和合兒，是個閒漢，平日厮熟，四目相視，打個暗號。回來與童威商議道：『那西北角上守城百姓是駙馬府前和合兒，方纔打個暗號了，到夜間我便爬上去。若可動手，便放起火來，你們奮力殺入。成敗利鈍，在此一舉。』三個說道：『若得如此，萬分之美。只是要小心。』

高青卸了盔甲，換了緊身衣服，身邊藏了暗器，一齊到西北角，城上燈火光亮。和合兒先悄悄對守堞的百姓說道：『共濤弑逆無道，薩頭陀苗兵奸淫搶擄，百姓受其荼毒。今高將軍來打城，我已約定了，少時放上，殺了奸臣惡禿，與萬民伸冤。不可泄漏。只要防革鵬巡察過來。』

通甲的人盡是懷恨的，大家點頭會意。高青在下面咳嗽一聲，和合兒拋下索子。高青縛在身上，兩手扯定索子，和合兒同百姓用力吊上去。剛跨上堞口，解下索子，巧巧革鵬共濤巡察到來。高青粧做百姓，朝外立着。革鵬見這甲裏神情有異，望到下面有一簇人馬，說道：『恐有奸細。國主可去巡視各門，待我扎在此間。』

高青動也不敢動。直到天明換班，同和合兒下城，說道：『你有這片忠心，事成之後，必然重賞。可恨那革鵬到來，一時動手不得。我已換了衣服，黑早裏無人認得，且和你到宮中朝見國母，再作商量。』遂同到宮門。有兩個太監在宮門首，認得高青的，驚問道：『高將軍怎地進得城來？』高青道：『煩引我見國母方說。』太監叫開宮門。

高青和合兒同進宮中拜見。國母道：『共濤弑逆，神人共憤。我日夜望李大將軍花驃馬來報仇。聞得兵敗，我要自盡，公主勸住，再看消息。高將軍，你幾時進城的？金鰲島勝負若何？』高青道：『臣與驃馬賀壽回來，聞知國主被弑，只緣不帶得兵，重到金鰲島，同李大將軍領兵到來，中了他反客爲主之計，明珠峽被薩頭陀遣鬼放火，蓬橋盡焚，幸得天降大雨，救了性命。到金鰲島，又爲妖法所敗。現今圍住，未知近日如何。臣與倪雲童威重，猛是夜衝散了，思量暹羅必然空虛，故引兵來。奈因兵少破不得城。這和合兒是驃馬府前百姓，有一片忠心，將繩索弔臣上城。正要魚貫而上，誰想共濤革鵬親自巡察，覺道有異，就屯住到天明，動不得手，故來朝見國母，以慰懸望。』

國母泣道：『薩頭陀如此強橫，李大將軍屢遭敗衄，眼見得報仇無日了！』高青道：『臣已入城，令內監傳諭舊臣，再令和合兒糾結義民以爲內應，此城不日可破。城若破了，薩頭陀回救時，李大將軍花驃馬追來，內外夾攻，國仇指日可雪。臣到外邊恐露圭角，願留宮中。』國母依言，命內監去傳諭羣臣，和合兒糾結義旅，不在話下。

再說李應纔廷玉等海鯨船到了清水澳，阮小七要上岸買鮮魚做醒酒湯，李應擋住那瘦臉熊狄成守清水澳，聞暹羅國主馬賽真被奸臣共濤所弑，金鰲島又爲薩頭陀妖法所敗，圍困得緊，要領兵救助；只因三百個兵，恐寡不敵衆，心內徬徨。當下見沙洲邊停泊百多號大海鯨船，刀鎗密布，旌旗閃動，驚疑不定，想道：『敢是薩頭陀破了金鰲島，又領兵來取清水澳……』望見衣冠濟楚，人物軒昂，不是苗兵模樣，只得棹個小船，帶四個兵丁到海鯨船邊問是那裏來的，却好正在李應船邊。

燕青看見狄成是宋朝將官裝束，答道：『我等是大宋官兵，要到金鰲島尋訪李大將軍的。』狄成道：『將軍與他甚麼相知？尋他何幹？』燕青道：『我等俱是舊日弟兄，聞他在海外，特來扶助他。』狄成道：『那李大將軍可是混江龍李俊？列位是梁山泊上好漢麼？』燕青道：『正是。尊駕可通大名。』

狄成爬上大船納頭便拜道：『天幸有救了！』李應燕青連忙扶起，問是何故。狄成

道：『小可是與李大哥太湖小結義的瘦臉熊狄成。』李大哥自出海洋，在這清水澳駐扎，殺了沙龍，佔了金鰲島。花知寨的公子花逢春，暹羅國王馬賽真招做驕馬，親眷往來，金鰲島十分興旺。豈料馬賽真被奸相共濤所弑，篡了王位，招一番僧名喚薩頭陀，善行妖法，又有革鵬兄弟三人領苗兵五千扶助共濤。李大哥連折三陣，如今金鰲島圍困甚急，萬望列位念昔日之誼，到金鰲島解圍！』李應道：『既是李大哥有難，自當速救。我如今同幾位先去，其餘弟兄保護家眷在這裏，待得勝之後，就來相接。』

狄成大喜，卽爲鄉導，連夜揚帆。主將是李應。那同去的是欒廷玉，王進關勝，呼延灼，公孫勝，燕青，扈成，呼延鈺，徐晟，凌振。放砲望西南進發。

却說薩頭陀圍住金鰲島，攻打不下。只見革鵬差人來說：『高青等圍住暹羅城，要回兵救應。』革鵬道：『暹羅根本之地，不可不救。』且收兵回去，將那裏兵殺退，再來攻打此處。薩頭陀道：『金鰲島破在旦夕，若釋之而去，日後又費氣力。』那攻暹羅的不過幾隊。

游兵，都城堅固，萬分無事。破了金鰲島，那邊的自然勦滅了。遂喚苗兵造了雲梯飛樓，推到城邊，如猿猴扳附而上。

李俊費保花逢春掣定短刀，見爬到城堞邊的，便持刀砍下。苗兵只是不怕，魚貫而上，越殺越多。李俊道：『如今支撐不定了，待我自刎，免得受辱！』樂和道：『就是入城，還要巷戰，豈可如此？』

花逢春見草鵬薩頭陀在城下指揮苗兵蟻附而上。花逢春彎起弓來，一箭射中薩頭陀腿上，望後便倒。草鵬扶救。苗兵在半梯上回頭觀看，費保將一鐵鉤用盡勇力，把雲梯鉤去，一聲響亮，雲梯斷了，苗兵都被跌下去。城上亂把石砲灰瓶兩點打下，又傷了好些，遂不敢爬城。

薩頭陀雖然中箭，却不傷命，到船中用丹藥調治。只聽得海外一個大砲如天崩地拆的，一連響了百餘聲。苗兵報道：『不好了！』海上有四五十號大海船，刀鎗布滿，將到岸邊！薩頭陀不顧疼痛，起來叫草鵬草鵬領苗兵退出。

李俊在城樓上看見苗兵盡去，又聽得海外砲響，心中疑惑。樂和道：「我們開門出去，看是何故。」遂同下城。開了門，各持兵器，只撐一個船到隘口。薩頭陀苗兵的船盡擺

在大洋東邊。西邊海上有四五十號大船，都是中華將士，盔甲鮮明，刀鎗如雪，一帆風起來。

李俊等也便出了隘口。望見大船上有一先生仗劍立在船頭上，遠遠望去像是公孫

勝；看看近來，見舞雙鞭的像是呼延灼。李俊想道：「他們怎得到此？」那大船上李應見

了李俊樂和，大叫道：「李大哥，我等來解圍了！」正是：

中華將士從天降，小島妖魔逐浪消。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大復仇二兇同授首

權統攝傑士盡歸心

却說薩頭陀、革鵬、革鷗圍困金鼈島甚急，苗兵布滿雲梯飛樓，爬上城來。李俊看看支持不定，忽聽得海上砲聲，苗兵紛紛退出。李俊、樂和、花逢春、費保也開門趕出。那大船上李俊招手叫喚。李俊大喜，一齊上船，都拜見了，說道：『夢裏也不想衆位到來！且請把苗兵破了，再訴別來心曲。』

李俊傳令，將戰船擺開，播鼓搖旗索戰。薩頭陀也整頓船隻，革鵬居左，革鷗居右。兩軍吶喊。凌振架起子母砲放去，轟天一響，早把兩個船打得粉碎，苗兵皆死海中。

薩頭陀口中念念有詞，一陣鬼兵，都騎虎豹從空飛下，竟奔前來。公孫勝掣出松紋古定劍一指，喝聲『疾！』有兩員天將，神威四射，盡執降魔杵，把鬼兵打散。李應纔廷玉揮兵趕殺。關勝舞動青龍刀。呼延灼舉起雙鞭。革鵬革鷗抵住廝殺。燕青叫軍士放火箭。那革鵬船上霎時都燒起來，烟焰漲天。苗兵無處躲避，跳下海去。這裏軍士將砲石打去，沉于海底。

薩頭陀見破了妖法，船被火燒，奪路便走。革鵬革鷗也待要逃。關勝奮起神威，大喝一聲，將革鷗砍爲兩段。革鵬見兄弟殺了，慌忙回舵逃脫。那些苗兵燒殺大半，剩得焦頭爛額的不上三五百人。

李俊見大獲全勝，收兵到岸，請衆好漢進城，倒身下拜致謝。衆人扶起了，分賓主坐下。王進纔廷玉扈成三個，李俊不認得，動問方知，躬身道：『久慕二位將軍大名，今日方得相會。』花逢春又逐位拜謝。李應道：『且喜花知寨有這般一個好令郎！』呼延鈺徐晟在梁山泊同伴頑耍的，雖隔別多年，俱各長成，還有些認得。三個都不勝之喜。

李俊大排筵宴，請各位坐席。大家謙遜了一回。王進公孫勝欒廷玉關勝呼延灼在上面，其餘依次坐定。李俊花逢春樂和起身向各位俱敬了三大盃。

李俊相訴道：「小弟詐稱瘋症，辭別了宋公明，同童威兄弟尋太湖中結義的費保等四人住居銷夏灣，打魚飲酒，圖些快活。爲路見不平，傷觸了丁康訪呂太守，被他設計監在常州，幸得樂兄弟花公子來救出。晚間就夢宋公明使黃巾力士來請，跨了黑蟒到梁山泊。宋公明說：「後半段事業在你身上。」贈我四句詩，我還記得。醒來想道：「我原是水軍頭領，必須原到水裏去。」同衆人出了海口，搶洋客兩隻海船，到了清水澳屯扎。那金鼇島沙龍貪淫暴虐，殺了他，奪了這金鼇島。暹羅國使丞相共濤大將吞珪來爭，我們把吞珪殺了，就領兵到暹羅。那國主馬賽真是漢伏波將軍馬援之後，爲人極是寬厚，見攻打甚急，遣使求和，情愿把玉芝公主招花逢春爲駙馬，因此罷兵。這金鼇島富庶，可以安身。今年端午這日，是小弟四十歲賤降，花駙馬來慶壽。不料這丞相共濤，奸險專權，是宋朝蔡京一流人物；久蓄異謀，思篡國位，乘花駙馬不在，用西番僧薩頭陀的計策，一旦禍起蕭牆，馬賽真

被弑。我同花駙馬與兵問罪，中了他反客爲主之計，明珠峽被薩頭陀使鬼兵放火，幾乎燒殺。感得神明相佑，大雨滅火，逃得殘生。賊兵追來圍住金鼈島，又被他誘敵，大折一陣。

那童威童猛高青倪雲四人不知生死下落。苗兵將雲梯飛樓爬上，萬分危急，思量自盡，免得受辱；不想列位從天而降，解此患難，真莫大之恩也！」

李應道：「小可不願爲官，回到獨龍岡作田舍翁，因主管杜興替孫立寄書——指樂和道，——與樂兄弟，惹出禍來，刺配彰德。他在彰德與裴宣楊林殺了馮彪的兒子，牽累到我們身上，監在濟州。我越獄殺了馮彪，上飲馬川屯聚。其中奇奇怪怪，惹出多少事來，衆兄弟俱得聚會。那童貫用趙良嗣之計，通金滅遼，又與金朝挑釁，把東京失陷了。道君皇帝傳位太子，俱被金兵捉去。劉豫僭稱齊帝，關大哥直言抗諫，綁出法場，小乙哥妙計救脫。那王老將軍并呼大哥朱仝俱兵敗來歸。河北地方通是劉豫所管，我們又殺敗了劉稅，收兵回南，要投宗留守。誰知東京陷後，康王卽位南京，改元建炎，又用黃潛善汪伯彥爲相，力主和議，宗留守氣憤而亡。我等無所歸着，只得且上登雲山。那登雲山原是鄒潤峭聚之所，

阮小七殺了張幹辦，與孫新顧大嫂同上了山；欒將軍爲登州統制，是他令高徒說入了寨。我們到得登雲山，爲救朱仝宋清開了濟州，金將阿黑麻要攻山寨。因兀术在登州打造海船去夾攻臨安，安道全說金鼇島有李大哥在那裏，故借了他一百號船，方纔到得這裏。

李俊道：『安道全從高麗回來翻了船，我撈救得，如今在那裏？』李應道：『衆弟兄會合，曲折甚多，一時說不盡。』安道全和衆人並家眷輜重糧餉兵馬，還有六十號船，在清水澳裏。』李俊道：『既如此，快着人接來！』

花逢春道：『苗兵雖然敗去，國母與寡母在宮中不知怎地，再求諸位伯叔去復仇雪恥，先父在九泉也是感德的！』哭拜在地。李應欒廷玉道：『花公子，你有這等孝思，我們卽刻就去。』李俊道：『連日勞頓，今日且盡歡痛飲，明早啓行罷。』

擺出筵宴，各談衷曲，開懷暢飲。關勝呼延灼等見這金鼇島山勢險阻，石城堅固，地方富庶，人物整齊，盡皆歡喜。

次日，李俊命費保守島，狄成到清水澳接取各位，就放了號砲開船不題。

却說薩頭陀草鵬領殘兵到暹羅城下，見童威童猛的兵攻打暹羅城，對草鵬道：『垂成之功，敗于一旦！你三弟被殺，他們必然追來。這裏又有兵在此，未可交鋒。你竟到日本國去借兵。那國王皈依我的，久思暹羅繁盛，要來吞併。我進去保守城池，會合青霓白石釣魚三島，與他大戰，必要殺盡暹羅國人，不留一個，方遂我平生之願！』草鵬依言去了。

童威等見薩頭陀領殘兵回來，船隻俱已燒壞，猜道戰敗回來的，欲要攔截，怕他妖法利害，高青弔上城去，又不知音耗，只得讓他叫開城門進去。

共濤見薩頭陀敗回，說道：『寡人全仗國師做主，今戰敗而回，童威倪雲又來攻城，怎麼是好？』薩頭陀笑道：『我有鬼神不測之機，任他天蓬元帥來也不打緊。只要完我那椿心事，便好設施。』共濤道：『寡人舉國聽着國師，便是要寡人的心肝煮湯喫也是肯的，只要勦除金鼇島兵將。』薩頭陀道：『前日馬賽真被李俊兵圍，將玉芝公主招花逢春爲駙馬，方得息兵；你那女孩兒也招我做駙馬，方顯手段。若是不肯，我騰雲去了，隨他拿你正罪，』

不干我事。』

共濤呆了半晌，說道：『國師且退了兵，情愿把女兒招國師爲駙馬。』薩頭陀道：『佛法不打誑語，今夜便要成親。我與你翁婿至戚，自然盡心。』

共濤還癡心信他果有神術，含淚喚女兒粧束與薩頭陀結親。那薩頭陀箭瘡未愈，病着脚，攙共濤女兒進房去了。

却說高青在宮中，內相與和合兒糾結了臣僚百姓，歃血定盟，正要舉事，見薩頭陀回來，未敢輕發。又聞金龜島李俊花逢春都到來，高青稟知國母寫一道懿旨，叫和合兒從城上擲下，今夜裏應外合，三更爲期，不可遲悞。

童威軍士拾得，呈與李俊。關勝呼延灼等都屯住城下。李俊已知高青在城內，又見國母的懿旨，傳令三更看城內火起，盡要上城。

果然到夜半，西北角上火光冲天而起。花逢春徐晟呼延鈺正在此處，喝令軍士蟻附

而上，斬開城門，一擁而入。花逢春引路，先到丞相府，前後圍住。共濤無計，正去懸梁，被花逢春捉住，盡把家屬四十餘口綁縛定了，發兵馬司監禁，後然到宮中。

天色已明，國母花恭人秦恭人玉芝公主都在，花逢春哭拜倒地，四人一齊慟哭。國母

收淚道：『幸得相見！共濤薩頭陀拿獲了麼？』花逢春道：『共濤並家屬四十餘口俱發

兵馬司監禁。薩頭陀未經拿着。』國母道：『駙馬且到外邊理事。薩頭陀必要緝獲

的。』

花逢春應諾出宮，到東門去接李俊等進城來，路上遇見革鵬，接住苦戰。花逢春一戟

把革鵬刺殺，梟了首級，傳各城門守定。還有薩頭陀不見。

李俊把兵屯在各門，同衆將入宮，朝見國母，謙謝收復之晚，幸中國諸將軍到來，方纔破

得。國母致謝道：『逆臣悖亂，國主晏駕，蒙大將軍同各位將軍盡心竭力，始得雪恨！高將

軍先入城來，足見忠貞，大將軍可加重賞。』李俊等辭出，將丞相府改作元帥府，請各位住

下。

第三日，清水澳諸人到了。李俊花逢春調度把各位有家眷的，即撥甲第安居，盧二安

人呂小姐盧小姐與花恭人同住；軍士編了隊伍，各營安插，糧餉收進官倉，馬匹放在牧場，船隻令童威童猛職掌，結水寨在海口，臣僚俱皆陞賞，百姓散給幣帛，和合兒除授宮門使，火燒的民房，命工匠修造——處置井井有條。大排筵宴，犒賞三軍，依次坐定，除費保鎮守金龍，狄成鎮守清水澳，共有四十二人。

李俊把盞道：「上托神天照鑒，宋公明英靈護佑，衆兄弟散而復聚，真爲難得之事！今有此四大喜慶：暹羅國遭篡弑之禍，國祚已失，金龍島又有累卵之危，今幸雪恨恢復，一喜慶也。王老將軍變統制聞參謀扈二哥不是舊盟，今得同心合胆，重結新契，二喜慶也。梁山泊一百八人，死亡過半，卽那存者，散于四方，復得巧相遇合，向日太湖小結義四個弟兄，海外之事，全得扶持，三大喜慶也。花逢春宋安平呼延鈺徐晟這四位賢姪，少年英雋，皆是偉器，四大喜慶也。請盡歡達旦。」衆人皆齊聲道：「敢不如命！」花逢春喚蠻女歌舞，酒衆人大醉而寢。

次日，樂和道：『那薩頭陀拿着，恐爲後患，必要搜捕。』李俊道：『想是真會騰雲走了？怕他怎的！自有公孫勝在此！』樂和道：『待我再去緝訪。』遂同燕青呼延鈺徐

晟拿着彈弓，粘竿，酒盒，跟了五六個家丁，各處游玩。

那國中有座鎮海寺，莊嚴壯麗；寺內有七層寶塔，高插雲霄。樂和等到殿上隨喜，住持

獻茶。走到塔邊，樂和道：『小乙哥，你的神弩，那塔上一個喜鵲吱吱的叫，若打下來，方服你眼力。』

燕青真勾取彈弓，把彈丸打去。那喜鵲見下面有人放彈，蟲鳥最有靈性，彈子未及到身，展開兩翅飛去。那彈子打進塔窻裏，只聽得塔裏面有人叫聲：『呵呀！』骨碌碌滾下來的響。一齊趕進看時，有個人覆跌在地上。

家丁翻他轉來，樂和大喊道：『此便是薩頭陀！』家丁把來綁了。燕青道：『恐怕上面還有餘黨，再去搜看。』

家丁走上，見一個女子，雲鬢不整，蹙着暗泣；還有兩把戒刀，一個葫蘆，一包牛羮子。家

丁拿了，牽那女子下來。那女子兩腿夾着，走也走不動的，原來就是共濤之女。

薩頭陀成了親，原想駕雲而去，被馬賽真陰魂纏住，法術不靈，城破之夜，擲了此女，躲在塔上，思量革鵬借日本兵來，還要作孽。誰知天網恢恢，彈子却好打着眼睛上，烏珠突出，鮮血淋漓，真是惡貫滿盈了！帶來見李俊道：『我們到鎮海寺游玩，因打塔上喜鵲，彈子從塔門裏打着他眼睛，綁獲在這裏。這便是共濤之女，薩頭陀騙做駙馬的。』

李俊花逢春大喜，把鐵鎖穿了琵琶骨，恐他遁去，將狗血蒜汁人尿渾身一淋，同共濤揪在水牢內。那女子同家屬監禁，日後施行。

李俊稟知國母，與國主開喪殯葬，就差裴宣定了儀制，蕭讓撰了祭文，燕青樂和總理喪事。文武百官，俱穿孝服。置造桐棺梓槨，掘起國主屍骸，面色如生，毫不腐爛，將香湯沐浴，換了冕服，含珠納貝。

入殮已畢，北門外結起敝殿停喪，選二十八員道士，請公孫勝主壇，建三晝夜醮事，追薦生天，到萬壽山王陵上安葬。花逢春齊衰重服。王進關勝等先行弔禮。李俊設祭。國

母花恭人玉芝公主都在柩傍。李俊喚人打掃法場，命楊林杜興領兵擺列，一枝花蔡慶做監斬官。其時百姓何止有數萬人，都執香傍觀。

李俊喝把共濤家屬先各斬首。刀斧手帶共濤薩頭陀對面跪着。劊子殺到共濤之女，呼延鈺稟道：『乞留此女。』李俊道：『刑人之女，賢姪留他何用？』呼延鈺道：『小姪自有用處。』

李俊微笑，喚鬆了綁。餘各斬了。然後將共濤薩頭陀一千二百刀柳葉副，又割腹剜心獻到馬國主靈前，再行進奠。國母公主花逢春大哭，拜了，啓靈柩，原擺半朝鑾駕，開路人引導。一路施張布幄，香花燈燭。百官士民，盡皆步送，約有萬人。到了萬壽山，聞煥章點神主，柴進祀后土。安葬已畢。

次日，國母傳懿旨，宣文武各官到金鑾殿。國母渾身縞素，坐在上面。李俊等一同拜見。國母起身回禮，重復坐下，香案上擺了傳國之璽，垂淚說道：『馬氏自祖宗開基，已傳三世，遺愛在於人心。不幸遭篡弑之禍，世子早殤，並無宗支。今已討賊正典，一國不可一日

無君，」憑衆位公議，使馬氏血食不致斬絕，實爲萬幸。」

李俊道：「國爲馬氏之國，血脈旣絕，花逢春贅爲駙馬，有半子之誼，理合承祀宗祧。」
花逢春哭謝道：「不肖自先父早背，母子孤癯，又無親族，墮奸人之計，若無樂和叔，我母子不知死於何地。又得大將軍挈來海外，神威定遠，本國畏懼求和，得聯秦晉，安享富貴，已荷大恩。國主被弑，復仗先君世誼，報仇雪恨。自此當奉國母寡母同公主廬墓三年，以盡半子之誼。請大將軍早踐國位，免得鄰邦窺伺，反側生心。不必多議。」衆人同聲道：「花駙馬之言實出衷心。大將軍創業不易，事有經權，何必固遜？」

李俊道：「小可本是潯陽江上一漁戶耳，隨宋公明上梁山，招安之後，自知愚直，不堪世用，故辭官職，隱逸太湖。偶遇變故，出洋借住金鼈，已爲過分。討遼羅之難，全是衆位之力，豈敢貪天之功，遂爾僭妄？花駙馬旣然謙光，衆位中請才可御世，德足潤身，堪爲萬民之望者統攝此位，使某復借金鼈島容身，叨榮多矣！」

花恭人見議論紛紛，出來相見道：「先夫爲全友誼而亡，撇下孤兒寡婦，並無依託。幸

豪諸位叔伯教誨成人，得有今日，先夫含笑於地下矣。小兒年幼無知，豈堪大任？縱國母

有愛護之心，妾當諫阻。請大將軍慨允，以慰臣民之望。」

燕青是伶俐人，忖道：「李俊開創此處，人望所歸，自然是他爲主，他人豈可覬越？」按

劍說道：「凡人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况爲一國之主？大將軍，你先機隱遯，誰知富貴這人

宋公明托夢，明明說後半段事業在你身上，已符其言。花逢春母子甚是賢達，大將軍不必

多辭。」

國母道：「燕將軍之言極爲有理，就此定議；只要使我母子得所。」燕青道：「國母不

須多慮。雖是大將軍嗣了位，萬事要請國母懿旨方可施行。我輩弟兄都是赤胆忠心，不

作忘恩負義之輩。」

李俊道：「承國母慈諭，衆位推戴，我李俊也不敢妄自居尊。凡兵馬糧餉庶務，請衆弟

兄各主其事，稟奉國母，垂簾聽政，何如？」

燕青道：「這個使不得。家有主，國有王，必要一人統理，方得國治家和。比如梁山泊

當日是白衣秀士王倫創立的，因他心地偏窄，妬賢嫉能，林冲火併了他，奉晁天王爲主。那時宋公明也受約束，不敢專主。後來晁天王曾頭市被箭而亡，宋公明繼爲主帥，那個不稟遵軍令？一寨之中，尙且紀綱法度不可紊亂，况暹羅是個大國，出號施令，朝聘禮儀，送往迎來，兵機糧餉，訟獄刑名，文明禮樂，庶務繁劇，非同小可，豈容政出多門，十羊九牧？且垂簾聽政，是不得已之事；國無長君，不足彈壓臣僚，故權時出此。試看呂太后武則天多遺譏後世。今暹羅統系已絕，大將軍，你又不是暹羅國舊時將相，只因花駙馬上算做親戚，豈如世受國恩一般？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賢明繼世，多有傑起。堯舜之時，不傳於子，而傳於賢。大將軍卽宜聽受。」

阮小七笑道：「小乙哥說得痛快！前日宋公明只管要把寨主讓與盧俊義，衆兄弟之心大半多冷了，你今日又學他樣子。花駙馬不肯，你又推辭，難道我阮小七還像前日戴了冲天巾穿着赭黃袍做暹羅國王不成？」

衆人多笑起來。李俊道：「既然如此，權且攝位。原奉宋朝正朔。衆位一如在梁山

治，各供其職。稱呼仍是弟兄，不可驟加虛套。國母公主花駙馬母子原居宮內。我與衆弟兄無家眷的，住在元帥府，權且署事。」

衆皆大悅，一同拜辭國母而出。擇黃道吉日昭告皇天后土，卽暹羅國位。正是：

霸基已定多謙讓，國位初登戰伐興。

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日本國借兵生釁

青霓島煽亂興師

却說衆人定議，立李俊爲暹羅國主。

李俊再三謙讓，原以征東大將軍攝行國事，命欽

天監選了黃道吉日，禮備儀齊，五更時分，同到金鑾殿丹墀下。

羽林軍擺定，殿上燈燭輝煌。

國母換了吉服，南面而立，宣大將軍上殿。

李俊戴金幘頭，穿絳紅蟒袍。

關勝等俱是宋朝

冠帶。大鴻臚序了班，鳴贊喝禮。

國母命太監送上璽綬符節。

李俊接了，供在龍案上，先

拜了天地，轉身北向參拜國母，國母回答半禮。

李俊就西向而立，王進以下俱各四拜，大將

軍也回四拜。

花逢春宋安平呼延鈺徐晟北向四拜，大將軍回答半禮，因通家子姪，受了兩

拜。暹羅國舊日臣僚俱北向四拜，大將軍受了，送國母進宮，然後南面坐了王位。

王進關

勝等兩班列坐。命：

鐵面孔目裴宣爲監察御史。

小旋風柴進攝暹羅國丞相事。

入雲龍公孫勝爲國師。

神機軍師朱武爲軍師，參贊帷幄。

混世魔王樊瑞爲驅邪秉教真人。

浪子燕青爲上柱國，贊畫一應機密。

撲天鵬李應爲度支使，掌管出入錢糧。神算子蔣敬爲副使。

鐵棒孪廷玉爲樞密使，總核兵馬，便宜行事。扈成爲副使。

鐵叫子樂和爲參知政事，兼大將軍長史。

王進爲都知兵馬使。

大刀關勝爲前軍都督。

雙鞭呼延灼爲後軍都督。

病尉遲孫立爲左軍都督。

鎮三山黃信爲右軍都督。

美髯公朱仝爲中軍都督。

聞煥章爲國子監，總理學校。

聖手書生蕭讓爲中翰，掌理誥敕表章文移等事。

玉臂匠金大堅爲尙璽，掌理印信符節等事。

神醫安道全爲太醫院。

紫髯伯皇甫端爲御馬監。

鐵扇子宋清爲光祿寺。

活閻羅阮小七爲水兵都總管。

出洞蛟童威翻江蜃童猛爲水軍左右正總管。

赤鬚龍費保太湖蛟高青爲防禦使，鎮守金鼇島。

捲毛虎倪雲瘦臉熊狄成爲鎮遏使，鎮守清水澳。

花逢春爲駙馬都尉。

宋安平爲翰林學士。

呼延鈺徐晟爲左右親軍指揮使。

轟天雷凌振爲火藥局總管。

神行太保戴宗爲通政使，兼觀風行人司。

獨角龍鄒潤爲京城觀察使。

錦豹子楊林爲巡綽五城兵馬使。

鬼臉兒杜興爲鹽鐵使。

小遮欄穆春爲屯田使。

小尉遲孫新爲上林苑兼提督館驛事。

母大蟲顧大嫂爲大郡夫人兼防護六宮。

一枝花蔡慶爲錦衣衛，掌一應刑名。

當下設官授爵，各供其職。

暹羅舊日臣僚俱加陞賞。

大赦境內。

百姓給復一年。

又命戴宗傳諭二十四島。諸務已畢。有詩爲證：

銷夏灣頭久息機，豈知鵬翮復高飛。英雄自古無憑準，脫却蓑衣換袞衣。

却說李俊攝了暹羅國事，差戴宗到各島傳諭。

那青霓島島長名喚鐵羅漢，獷悍自恣，

不遵約束，欺馬賽真柔懦，不來朝貢，反與共濤結連，表裏爲奸，欺凌各島。

當日見傳到曉諭，

心中大怒道：『我這暹羅國自居海外，馬賽真畏怯無能，共濤丞相自該踐位，怎麼中國人來

佔得！』實是氣憤不過，差人去接白石島屠啞釣魚島余漏天來，一同商量舉事。

不一日，屠啞余漏天到了。鐵羅漢道：『我暹羅國二十四島，唯有四島最強。那裏來

這李俊，自稱征東大元帥，把沙龍殺了，佔了金鼇島！當時就要出兵與他報仇，那馬賽真無能的廢物，反與求和，招花逢春爲駙馬。共濤丞相用薩頭陀爲國師，去了馬賽真，前日有書來許我三人併合二十四島，永作鄰邦，不知怎麼被李俊壞了，公然做暹羅國主，又來傳諭，要去朝貢。我們無拘無束慣的，低頭服小，如何氣得過！特請二位來商量起兵，奮轉暹羅國，你二人意下如何？」屠崆余瀟天道：「島長之言極是。我二人心中甚是不服，若島長起兵，我二人決聽約束。」

鐵羅漢大喜，置酒相待。忽見報來，「黃茅島革鵬要見。」鐵羅漢連忙迎入，相見坐

下。革鵬道：「我兩個兄弟都被李俊所害，要去日本國借兵復仇。你們是共濤丞相心腹之交，怎麼不思量與他雪恨？」鐵羅漢道：「正與釣魚白石二島長商議起兵，若得共事，日本借得兵來，一發妙了。」革鵬道：「日本國王久已要吞併暹羅，我若去借，即刻興師。只要講過暹羅歸了日本，金鼇島我要駐扎的。」鐵羅漢道：「共濤丞相原許我三人分這二十四島，今島長要駐扎金鼇，那二十四島作四股均分罷了。」革鵬道：「一言爲定。我就

去日本借兵，你三島准備器械船隻，尅日取齊，不可遲悞。」當下歃血定盟。草鵬竟取路到日本。

那日本國乃秦始皇時徐福到海中取長生不老之藥，帶有童男童女百工技藝醫巫卜筮有數千人，因始皇暴虐，徐福避地于此，開創起來。其國在大海島中，綿亘數千里，管轄十二州，多金銀珍異之物。其人雖好詩書古玩，却貪詐好殺。又名倭國。

那倭王鷲戾不仁，黷貨無厭。十二州共有十萬雄兵，虎踞海外。高麗國與他附近，常過去搶掠。每想暹羅繁富之國，要來吞併。當下報有草鵬來借兵，着進來見。

那倭王坐在錦綉繡褥之上，足有五尺多高，四個倭女，姿容絕美，侍立左右，下面有一百倭丁，各執長刀，擺在兩傍。草鵬跳舞而拜。

倭王問道：「你是那裏人？借兵何用？」草鵬道：「本是占城人，有五千兵，佔住黃茅島。那暹羅國王馬賽真死後，丞相共濤嗣位，有宋朝征東大元帥李俊興兵來奪，國師薩頭陀差人求救，我同兄弟革鵬革鷗領兵去救援，不料共濤薩頭陀兩個兄弟都被所殺，現今踞

住暹羅，設官授爵，這等施爲！暹羅有二十四島，唯有青霓島鐵羅漢白石島屠啞釣魚島余漏天不服，歃血爲盟，要去興復。唯恐兵微將寡，敵他不過，我故特來借兵。若殺了李俊，那暹羅盡屬上邦，二十四島皆來朝貢。」

倭王道：「我海外之邦，豈容中國人所佔！就差關白領一萬兵隨你去，必要滅那李俊取暹羅國土！」原來「關白」是日本大將的官號，取每事都要關白的意思，不是姓名。那關白身長八尺，勇力過人，領倭王令旨，點薩摩大隅二州之兵，共是一萬，三百號戰船，祭旗開洋。其時九秋天氣，正是小汛，東北風順便，同革鵬到了青霓島。鐵羅漢接見，將牛羊酒米犒師。余漏天屠啞也到了，一同商議進兵不題。

却說李大將軍和羣臣料理國事。行人戴宗回來說：「青霓白石釣魚三島不服，要與兵報仇。」朱武道：「那三島是本國附庸，他若不服，煽動起來，我新造之國不能安靖。門庭之寇，不可不征，必要遣將點兵，即去勦滅。」

大將軍依言。正要發兵，只見水軍都督童威來到，說道：『革鵬結連三島到日本國借兵，倭王遣關白領倭丁一萬，戰船三百號，已到青霓島，大將軍須作速準備。』

大將軍聽了，大驚道：『我這裏現兵不滿五千，如何抵敵！』朱武道：『將在謀而不在勇，兵貴精而不貴多。先到海口結一水寨擋住，不可使他登陸。再差四枝兵遠遠埋伏，設計破他。』

大將軍就差關勝呼延灼欒廷玉李應爲大將，樊瑞楊林孫新穆春爲副將，領兵二千，戰船一百號，扎了水營；差阮小七童威童猛朱仝黃信孫立扈成鄒潤，分四路伏兵；自與公孫勝朱武燕青呼延鈺徐晟凌振爲中軍，扎一旱寨在城邊；留王進花逢春守城；又遣人傳諭到金鰲島清水澳謹守地方。

分撥已定，剛到城外安立寨柵，只見海面上烏雲的擁來，都是三島日本的兵船，在五里路外也結了水寨，不出交戰。朱武看了道：『倭情最是奸詐，況且兵多，傳令水寨，日夜防守，未可衝陣。』

關勝等見傳到號令，只是謹守。一連四五日，兩軍並不交鋒。到三更時候，舵師叫道：『船上發漏了。』忙把灰麻等物去塞住。

不一時，各船上俱是海水滾進，有半艙的水，修塞不住，船要沉下去。關勝叫快攏岸，都到旱寨裏。大將軍道：『戰船盡是堅牢的，怎的都發漏。』只得也扎一寨，相望對守。

原來是關白的計策，一萬倭丁有五百名黑鬼在內。那黑鬼可以晝夜在水中，飢餓時就捕魚蝦生食。關白叫去鑿穿船底，海水滾進，使他扎不得水寨。這是梁山泊上水軍頭領的長技，反被他着了道兒。

到次早報來，關白革鵬領倭丁北海上岸，把城圍了。這暹羅國四面雖然都是大洋，只有南面離海三里陸路，其餘三面，也有百里的，也有數十里的。那關白使黑鬼鑿穿了海船，逼他上岸，水寨中只留鐵羅漢屠咤余漏天領三島的兵看守，自同革鵬來圍城。

大將軍見報，說道：『城中空虛，須要進去保守。』留關勝等八將守定旱寨，這是緊要去處，怕他水寨裏的兵來攻打。遂同朱武等進城，各塚上點兵守住。衆將各分汛地，將砲

石擋木堆起，一近城來，即便打下。那關白果然足智多謀，叫倭丁張了生牛皮，如幔帳的罩着，裏面將城挖掘，又造起雲梯飛樓爬上來。諸將日夜隄防，應接不暇。

大將軍着了忙，聚衆將商議道：「我等初立國土，席尚未暖，三島煽亂，革鵬借得倭丁來，那關白又詭計極多，倘一時失事，戰船皆已罄漏，修整不及，那裏過得海洋？死無葬身之地矣！」呼延鈺道：「倭丁到此，從不交鋒，知他強弱何如？我們何不衝出去與他打一仗看？若殺了關白，餘不足慮矣。」

大將軍依言，就點王進花逢春徐晟呼延鈺領一千兵，自己騎了照夜玉獅子馬，手提鐵桿鎗，開北門殺出。那北門最是空闊，關白的營寨扎在那邊。關白見有兵出城，把倭丁擺開，喚革鵬帶五百倭丁轉到東門，乘機攻入。革鵬領命去了。

大將軍領衆將出城，關白騎一隻白象，盤頭結髮，手執鐵骨朵，衝殺過來。呼延鈺提雙鞭接住，戰未三合，那倭丁舞着兩把長刀，跳舞而來。一時抵敵不住，大將軍望後便走，兵士亂竄，自相踐踏，傷了好些。到得城邊，飛馬報來道：「革鵬已攻破東門了。」

大將軍忙退入城，果是革鵬曉得城中無備，把飛樓架起，一擁而上。那東門汛地是呼延鈺、徐晟兩個守的，都出城交戰，無人守把，被他爬上數百。

燕青、蔡慶在西門，聞得革鵬上了城頭，飛也趕來；見革鵬和一二百倭丁亂砍守垛的兵，那飛樓上倭丁蟻附而上。蔡慶慌了，拔刀便砍。革鵬挺鎗相持。蔡慶那裏敵得住。燕青一弩箭射去，正中革鵬肩膀上，不是要害處；他也不顧，只是趕殺。

蔡慶正在危急之際，却得花逢春呼延鈺、徐晟三騎馬來。花逢春一戟刺中革鵬咽喉，撲地便倒。呼延鈺、徐晟把倭丁亂殺。凌振也趕到，架起大砲，對飛樓打去，倭丁盡打下。去。蔡慶梟下革鵬首級，倭丁殺得罄盡，方纔無事。

大將軍上城，喚把革鵬首級挑出號令，倭丁屍骸盡拋城下去，說道：「險些兒壞了事！雖然斬了革鵬，關白只不肯退，如之奈何？」朱武道：「船雖鑿破，修整二三十號起來，差關勝等八將把青霓三島的水營衝散，截了關白歸路，然後破他。」

大將軍傳令。關勝等點閱修理船隻去衝水營。童威去逐號檢閱，尚有二十餘號未

經鑿破。關勝道：『水面上交戰，火器爲先，請凌振出來方好破得。』使童威去請凌振，一面整頓。不多時，凌振帶火器到了。等到二更去衝。

却說鐵羅漢在水寨與屠唵余漏天商議道：『李俊大敗，革鵬破了東門，暹羅朝夕可得，誰知革鵬被殺，我們三島的兵終日守在此間，不能成功，今夜且安息了，明日去攻南門。』屠唵道：『島長之言有理。我們盡醉一場，來早併力殺去。』取酒來盡量痛飲，兵卒亦皆賞犒，俱各大醉。

正在睡夢裏，忽聽得號砲連聲，爬得起來，各船一時火起，關勝等八將奮力殺入。鐵羅漢屠唵余漏天不敢交鋒，各駕一隻船，分路逃回本島。三百戰船燒了一半，島兵殺得罄盡。四路伏兵聽見砲響，也合在一處，大獲全勝而歸。同入城中，啓大將軍道：『水寨衝散，鐵羅漢等皆逃回本島，關白便插翅也飛不去了！』朱武道：『關白勇悍，倭兵尙多，若久留城下，倘拚命來攻，當他不住。我聞倭了極怕寒冷，一見了冰雪，如蟄蟲一般，動也不敢動。只

是這炎海地方那得冰雪？
公孫勝道：「待貧道祈一天雪來，凍死了他！——只怕罪孽？」
大將軍道：「倭兵犯順，自取滅亡。若被他所破，不唯我等永無歸路，那暹羅數百萬生靈，都要受他荼毒。請先生便作起法來。」

公孫勝就命在坎地上築一壇，按了五方，選二十八人，手執幡幢，分立四方，作爲二十八宿；又選十二人，作六丁六甲之神，一童子執爐，一童子捧劍。公孫勝登壇，披髮仗劍，步罡禮斗，焚化符籙，一日作法三次。到第三日，只見：

彤雲鬢鬣，黑霧迷漫。

吼地西風，吹散滿林落葉；

鳥羣哀噪，占枯枝，獸隊怒嗥，藏土穴。

鬼哭神愁，指枯皮裂。寒威凜凜，結冰漸。

冷氣蕭蕭，連凍雨。

却似雪窖牧羝，持漢節，藍關倒馬，咏新詩。

那雪下了一晝夜，足有五尺多高。暹羅百姓自古不見這雪，盡皆駭異。那倭丁只怕冷不怕熱，從來沒有寒衣，况是秋天到的，那裏當得這般寒冷，縮做一團，凍死無數在雪裏。關白想道：「敢是上天發怒，不容我在這裏，下這什麼東西？再過兩日，盡要凍死了！」遂

收兵回去。在雪中一步一跌的，到南門，見戰船多被燒了，還剩有幾十個在海面上，叫黑鬼下海，推到岸邊來。

那黑鬼可以在水裏過得幾日的，只因雪天海水都成薄冰，洩了去如刀削肉一般，又凍死了好些。推得船來，關白同倭兵下船。誰知公孫勝又祭起風來，一時間白浪掀天，海水沸騰，滿船是水，寸步也行不得，只好守在岸邊。三晝夜風定後，海水都結成厚冰。關白和倭兵都結在冰裏，如水晶人一般，直僵僵凍死了。

到次日，天和日霧，冰凍俱解。大將軍童威童猛樊瑞楊林四將去看倭兵消息。四將到海岸邊，見關白倭兵皆枕藉而死，不留一個，收有數千把好倭刀。關白戴的帽子，皆是八寶嵌成，也取了，把屍骸拋入海中。戰船還有百多號，并鑿破的盡修整起來。那關白騎的白象倒不死，就牽了來回報大將軍。

各文武俱皆大喜。大將軍道：『多虧公孫先生成此大功！從今枕席得安矣！那草鵬上東門，我戰敗而回，滿料壞事了，不想復得安靖！』設酒慶賀。朱武道：『外寇雖除，內

患未戢。

那青霓三島煽亂興兵，若不勦除，二十四島必然效尤，還須遣將問罪。

大將軍

道：『兵卒守城辛苦，文武多官亦皆精神未定，再過幾日出兵便了。』正是：

創造不基原不易，欲安樂土豈辭勞？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振國威勝算平三島

建奇功異物貫遐方

却說關白倭兵盡皆凍死，後來倭王聞得，知道天命有歸，再不敢來侵犯；革鵬已戮，並無勾引之人。只是青霓島鐵羅漢，白石島屠腔，釣魚島余漏天，這三島跋扈自恣，不奉約束。朱武勸大將軍出師征討，李俊就命欒廷玉扈成童威領兵一千，戰船二十號，征青霓島；關勝楊林童猛領兵一千，戰船二十號，去征白石島；朱仝黃信穆春領兵一千，戰船二十號，去征釣魚島。傳下號令，各自整兵不題。

却說鐵羅漢三人，因破了水寨，各自逃回本島。聞得革鵬被殺，關白倭兵盡皆凍死，鐵羅漢心內躊躇道：「我歆盟煽亂，不料潰敗，李俊必要與兵來。所有雄兵都殺死了，存者不過數百老弱，那裏敵得過！再要去日本借兵，那倭王必不肯發；欲要逃去，又捨不得這好基業；若是投降，被他恥辱，大丈夫寧死，豈可屈膝于人！且待他來！」把島中百姓強壯的都拿來面上刺字充了兵，也有一千多名，準備抵敵。

那青霓島無險阻可恃，平疇沃野，田地肥饒，廣出五穀，各島無田的都來販糴，若是不肯賣，盡要飢餓了。况鐵羅漢又生性強悍，力敵萬人，好不好就要廝殺，所以各島俱畏懼他。島中有座鐵羅山，出得好鑽鐵，打起刀來，鋒利異常，再不肯輕易與人，所以他自號鐵羅漢。山脚下有一石潭，看來澄清，其實有毒，這是鐵汁浸潤的，若誤吞一口，即時肚痛，到一週時，潰腹爛腸而死。鐵羅漢的法度，若有犯法的，也不加刑，只把這水一碗灌下，其人立死，島人因此不敢犯法。

先說欒廷玉扈成童威到了青霓島，見並無城郭，都是沃野，村落中百姓人家正收割稻子上場，欒廷玉傳令，不許動民間一草一木。領兵進去，到鐵羅漢山下，見鐵羅漢屯在山頂，四圍俱用木柵。欒廷玉見天色將晚，不知上山路徑，且扎下寨柵，明日進兵，遂埋鍋造飯。見石潭內的水清潔，就汲起煮飯。不喫萬事全休，一喫下去，軍士都叫肚痛。欒廷玉扈成威還在飲酒，不會用飯，所以不會中毒。欒廷玉道：『偶然肚疼，這是常有的，怎麼一千人都疼起來？必然中毒。恐是這石潭裏的水緣故。』急尋土人查問，果然這水喫不得的，到遇時腹爛而死。

欒廷玉心慌，即使童威到國中問安道全解法，童威飛也去了。那些軍士沉重起來，一個個彎着腰，攢眉叫苦，欒廷玉無可奈何。只聽得鼓角齊鳴，鐵羅漢率領蠻兵，長刀滾被，風也似捲來。軍士那裏廝殺得，欒廷玉忙叫退軍，自與扈成斷後，走得遲的，已被殺了一百多人。回到船中，見軍士盡皆要死，心焦得緊。

到晌午，童威領五百生力軍來，說道：『安道全說甘草湯可解，盒着一大盤藥末，叫把清

水調服。』軍士各喫幾大碗，吐出無數黑水，方纔痛止，且在船中養病。

欒廷玉扈成引了生力軍重來交戰。這番鐵羅漢不屯在山上，一片平洋地上，鐵羅漢把蠻兵擺開，在那裏毒罵。欒廷玉大怒，挺點鋼鎗，領兵趕去。只聽天崩地裂一聲響，都跌下陷坑，兩邊伸出撓鈎來捉人。欒廷玉拔出腰刀，斬斷撓鈎，湧身一跳，跳出陷坑。扈成童威連忙收步，不致跌下。欒廷玉復挺鎗刺去，鐵羅漢將銅搥抵住，鬪了十餘合，扈成童威大寬轉趕到，挺鎗助戰，鐵羅漢雖勇，當不得三條鎗，敗陣而走。

欒廷玉緊緊追着。到一洞口，鐵羅漢便鑽入洞去。蠻兵鑽不及的，砍殺了幾個，其餘四散逃走。拿着一個，正要砍下，那人大叫道：『我不是蠻兵，百姓充做的！』欒廷玉喝道：『既是百姓，怎麼助這逆賊造反？』答道：『鐵羅漢因兵少，拿我百姓臉上刺字充兵。』欒廷玉道：『且饒了他！今後遇臉上刺字的，不許殺害。且問你這是甚麼洞？深淺點如？』百姓道：『此名烏龍洞。洞口甚窄，只可一人鑽進，裏面寬大，能容二三百人，晝夜點火。這洞是一塊大石生成，打鑿不開。鐵羅漢把金銀珍寶藏着，自有准備的乾糧，將鐵門

閉上，任有千軍萬馬，也攻不開。一應家眷，都在裏面。」

欒廷玉想道：「他躲在洞裏，也不算好漢。」喚軍士取炭堆在鐵門邊，用火煽着。不消半日，鐵門鎔開了，只是不能進去。又喚將柴草燒爛，用長叉推進。那洞裏烟氣灌滿，火燄沖進，焦渴煩悶，怎生過得。外面只管把柴燒進，一晝夜光景，鐵羅漢已鎔成汁了。

欒廷玉料他已死，撥兵守定洞口，出榜安民，將所積的稻穀散與刺字的百姓，蠻兵俱准投降，革除了飲潭水酷政。百姓以後不消乾這杯酒了，都來拜謝。到二日後，叫軍士鑽進，那死屍如墨炭一般，一個個擡了出來。把鐵羅漢首級割下，放在木桶裏，又搜出金銀十萬餘兩，遣童威解去報捷。大將軍就命欒廷玉扈成鎮守不題。

再說朱仝黃信穆春到釣魚島。那島對面兩座小山，對着山腰裏架一座石橋，通人往來，石橋上造一敵樓。余漏天聞有兵到，先領蠻兵守在敵樓上，橋底下排了鐵柵，進去不得。朱仝到了二日，余漏天不來交戰，若近橋邊，敵樓上用竹弩打來。那竹弩利害，用石砲壓住，

機設一發，打到三百步之外，一弩定傷十多個人，所以船近不得。

朱仝焦躁，把船移到東邊三里之遙，有路可登，同黃信穆春上岸。走到崗子一看，有座天生石臺，直靠在海外，如建康燕子磯一樣，玲瓏剔透，文采可觀，遍生琪花瑤草，石壁上鐫下六個大字，雖然風雨剝落，還認得出是『任公子釣魚處』。

朱仝道：『原來有此古跡，所以得名。』一帶岡子，天然一座城垣。望見島內田疇屋宇，鷄犬桑麻，甚是葱鬱。一路隨小崗走出，都是芳棘葛藤，糾結盤繞，刀斧砍不進。穆春道：『銅牆鐵壁，也要設法開來，何況這些芳藤。』朱提督，你且到前邊拒住，我同黃提督領兵到山後，用鐵剪子慢慢剪開來，從背後殺進，他一定守不住。』

朱仝依計先下船，分三百兵隨黃信穆春揀一幽僻之所，剪開蒺藜，等到夜深，爬下山崗。那余漏天是一勇之夫，只管其前，不顧其後；況且兵少，分撥不開。黃信穆春點了十數個火把，把民房燒起，火光冲天。余漏天見了急下敵樓，看那裏失火。不防黃信趕到，一刀砍為兩段。蠻兵盡拜伏降順，黃信叫一個也不殺。

朱仝見裏面火起，亦上岸進來，搜出余漏天家口盡行誅戮。事已大定。那釣魚島不比青霓島富盛，却是民風樸素，家給人足，倒是安樂之士。余漏天爲人刻薄，凌虐小民，百姓見滅了，無不歡喜。

朱仝出榜安撫，將金銀之物並首級命穆春解去報捷，所存米麥，亦皆俵散。百姓感激，擡一件東西來送與兩位提督。朱仝黃信一看，原來是條大蛇，有十丈多長，三百多觔重，垂首喪氣，似將死的一般。朱仝道：「要這大蛇何用？」百姓稟道：「此名『巴豕』。其肉甚美，食之益精延壽。那膽如鴨卵大小，價值百金，一應風疾，服之立愈，兼能消痰定喘，壯人筋骨。此蛇平時不易得的，勇健如飛，螫人立死，四季來朝任公子，預先張網，方可捕得。將藥酒每日灌他，似醉一般，十日之外，毒氣全無，或糟或腊，其美異常。」馬國主在日，余漏天不肯貢獻，唯共壽丞相送他一瓶。余漏天每年責限收捕，百姓不知受了幾多屈棒，也沒有這樣大的。老爺是中華福人，故有此異物出現。」

朱仝呼主人割開，果然膽似鴨子，金光閃閃。將炭火逼乾，貯在磁罐，自有別島人來求

買。把肉煮起來，肥甘如熊掌，與黃信同嘗了些，將去送與國母李大將軍。安道全道：「此蛇之胆，真與黃金同價，沉疴立起。前日療高麗王的病，全賴此品。肉亦有益于人。」大將軍便分給與衆位，就命朱仝黃信鎮守釣魚島不題。

再說那白石島境界更奇，天生成這石島，雪也似白，光溜溜並不生草木，屏風峭壁，四面環繞，出入傍海。一個大洞，中央一片平地，方幅百里，地極肥饒。出一種香糯，如桐子大，島中金沙泉釀起酒來，香甜濃馥，容易上口，醉了三日方醒，又不壞人，名爲「香雪春」。還有一件珍物，形如鷓鴣，在竹林中哺出來的，春時極肥，用米粉蒸熟，骨脆肉腴，名爲「竹鳩」。此兩種是白石島進貢的方物。

那屠崆峒兇惡，比鐵羅漢余瀟天更加貪淫縱酒，島中的人無不切齒的。屠崆聞有兵到，把洞門下了鐵板，隨你攻打不開。島中錢糧廣有，無求於外，兩三年也守得定。關勝楊林童猛領兵到了，並不見一人。洞門鐵板闌定。那石壁從海底生起來，無陸路可登。那股

海水流入洞裏，船進方可登岸。石壁有三丈多高，像白玉碾成，沒有痕跡可用手脚。將船週回搖轉看時，多是一樣。

楊林道：『天生的石壁，那裏破得！聞得纓廷玉用炭鎔開烏龍洞鐵門，我這裏也用幾萬柴炭鎔開。』童猛道：『洞是海底下環起的，把柴炭放在那裏煽火。若在船上，船先燒了。』皆笑起來。楊林道：『到國中再請兵將來商議。』關勝道：『這裏兵將儘足，只是無可用力。青霓釣魚皆已攻破，同發三枝兵，若我們破不得，有何面目去見大將軍。』

關勝坐臥不安。只見有隻小船從海面上蕩來，兵卒把撓鉤挽住，只有兩個船家，一個坐艙的。關勝看那坐艙的相貌古樸，年紀有五旬，不像外洋人，問道：『你是什麼人？來做奸細！』那人道：『小的是揚州人，喚做方明，不是奸細。』

關勝道：『到此何幹？』方明道：『小人十年前合夥到此貿易，翻了船，夥計皆死，回去不得，流落在這裏一個小澳裏，地名黃沙洲，賣些草藥度命。有個女兒，年方八歲，乳名秀姑，因喪了母，無人看管，就帶在身邊，今年十六歲了，有些姿色。因這屠腔淫縱，聞知了，一月前

被他搶去。那蠻婆又極利害，生性妬忌，島中婦女不知坑陷多少。如今不知我的女兒死活存亡，故來探望。不曉得將軍在此，有失迴避。」

關勝道：「那屠啞武藝如何？有多少蠻兵？錢糧支持得幾時？」方明道：「那厮

沒甚本事。蠻兵不過四五百。只有錢糧充足，便十年不出來也不打緊。馬國主噴他

不貢香雪春，興兵來征，他閉了洞口，奈何他不得。若見有兵，便縮了進去，所以喚做「石鳥

龜」。

關勝道：「我奉暹羅國李大將軍之令，因他借日本國兵來煽亂，差來征討，只是攻打不開，你有甚麼算計？」方明道：「將軍差兩個人進去，在裏面做細作，就可破了。」

關勝道：「洞門緊閉，如何叫得開？」方明道：「將軍把船移過，那洞邊峭壁上有一小

孔如錢眼大，他把千里鏡照看，見外面兵退，自然開洞。」

關勝大喜道：「若成了功，封你官職，將女兒還你。」就賞以酒食。命楊林童猛藏了

暗器，隨方明進去，就把戰船移在側邊。

果然不消半日，洞門開了。楊林童猛在方明船裏，搖進洞口，只容一船。裏面一條大溪，直貫上去，接那山水下來，清澈見底，多是五色石子。兩岸田園屋舍，茂林修竹，竟是個桃源。沿溪行了五六里，方到屠啞的住所，高廳邃閣，極是齊整。門邊有四五十蠻兵站着，方明向前，通了來意。蠻兵搖手道：『進去不得。』

方明正要再問備細，只見屠啞氣烘烘走出來，向南飛跑，後面一片喊聲，蠻婆手執雙刀，五六個蠻婦跟出來。楊林童猛閃在一邊，看那蠻婆怎生模樣：

頭結黃毛髻，珠翠鋪勻；身穿毳紅衫，絨縲束緊。眉濃眼大，搽膩粉如初放綉毬花；喉破軀雄，展嬌聲似出林獅子吼。不是喫人羅刹女，定爲縛鬼夜叉婆。

那蠻婆舞着雙刀，一頭趕，一頭罵，罵道：『你這石烏龜偏向那小妖精，做我老娘不着！今日一同殺了你！』

屠啞只是飛跑，再不回頭。蠻婆趕不着，喘吁吁的指着罵，蠻婦勸轉，捫着胸脯進去。楊林暗笑道：『直得甚麼！原來是怕老婆的元帥！』

方明再細問，蠻兵答道：『爲你這女兒，島主寵愛他，另住在上面一所房子內。』指裏邊道：『那個主兒不忿，終日厮鬧。』方明問道：『另住在那裏？』蠻兵努嘴道：『不上十里路。我引你去。』

方明楊林童猛隨蠻兵走去，有一小門樓進去，見屠腔呆着臉坐在紅氈上。方明向前施禮。屠腔也不起身，叫他坐下，問道：『這兩個是誰？』方明道：『一般的親眷。』屠腔也叫坐了，說道：『你的女兒在這裏安享富貴，你來瞧甚麼？』只喫那婆娘不良，要和我厮併，少不得殺了他，同你女兒快活！你不要回去了。』叫喚小夫人出來。楊林偷看時：

芙蓉爲面柳爲腰，人在揚州廿四橋。何事飄零東海外？石龜深洞鎖妖嬈。

那秀姑見了父親，道個萬福，賤那楊林童猛，却不認得，也道萬福。楊林童猛起身回禮。屠腔扯秀姑坐在方明肩下。秀姑與方明說些家常話，不覺流淚。蠻女捧出兩個蹄膀，一隻熟鵝，大盤肉包子，斟上香雪酒。屠腔並不讓客，把解手刀割那鵝肉，大碗酒只管喫。楊林童猛聞得馨香，也便大喫。

喫了多時，屠腔大醉，蠻女扶進去睡了。秀姑哭道：『蠻婆日日要來殺我，性命決然不保，今日得見父親一面，死也甘心了！』方明附耳說道：『我兒不要憂心。這兩位將軍是邊羅國差來的，今晚就要開除他，你躲開些。』秀姑道：『他醉了，明日晌午方醒。臥房只有幾個蠻女，進來不妨。我且進去伏事他睡好。』再叫拿酒來。秀姑自進去了。蠻女又去拿酒來。童猛道：『這酒果是好滋味，不要也醉了，耽誤正事。』楊林道：『屠腔倒是直漢子，並不疑心。』童猛道：『見丈人引來，是內親了，故此托胆。少停下手，只要蠻婆不知覺，便不妨事。』

又喫了一回，起來看了出入的路。候到三更，方明引童猛楊林走進臥房，見秀姑對着孤燈而坐。那屠腔咆哮聲如雷，兩眼開着，楊林童猛拔出短刀，揭開錦被，按着額頸，割下首級。四個蠻女都倚壁邊而睡，童猛也要動手。秀姑道：『不可；這是伏事我的。』

楊林提了首級，叫秀姑出來，把臥房鎖着，等到天明，對方明道：『你同女兒在此，不要走漏消息，待我們去接關提督來殺那蠻婆。』放首級在船頭內，叫水手搖船到洞口，喚拽起

鐵板，放我們回去。守洞的蠻兵曉得小夫人的親戚，放開鐵板。楊林道：『我們還要轉來，且開着。』

到戰船邊，關勝懸懸而望。楊林提了首級，跨上船來，說了一遍。關勝大喜，叫快把船放進。先是一隻進了，後面的魚貫而入，守門的兵攔擋不住。直到裏面，蠻婆還不知覺，關勝把兵圍住。蠻婆披頭散髮舞雙刀而出，關勝一青龍刀劈去，蠻婆倒地，兵卒也把來割了首級。蠻兵盡皆投伏。關勝喚把屠腔夫婦屍骸掘地埋了，出榜安民，謝方明道：『全虧你得破此島，待申過大將軍，重重賞你。』方明道：『將軍與島民除害，又救了小女，老漢何功之有？』

關勝查點倉庫，也有金銀米穀珍異之物，香雪春堆滿一屋，竹鳩還有醉的在那裏，開了酒，與楊林童猛方明一同享用，大賞軍士，申文開方明功績，并解香雪春竹鳩屠腔首級去報捷。過兩三日，回文轉來，留關勝楊林鎮守，方明授守備職銜，一同協理，掣童猛回去。

童猛辭了關勝等，回到國中。大將軍道：『兄弟多有功績了。那香雪春你們先喫了。』

幾多？解來的送十瓶到宮中，餘下的與衆兄弟同喫還不夠。」阮小七道：「我一生嘗得兩番好酒滋味，這香雪春是一番了。前在梁山泊，大尉陳宗善來招降，龍鳳担內裝十瓶御酒，被我偷吃了六瓶，也遠不如得這香雪春哩。」童猛道：「那鳥果然生得奇特，真如白玉琢成。開了鐵板，再進去不得，幸遇方明跟了進去。」那屠腔是酒色之徒。我與楊林認做小夫人親戚，一同坐下，斟下香雪春，不敢多喫，恐誤正事。昨日回來，方與關勝楊林喫得暢快。如今香稻新熟，已喚鳥民釀來了。那屠腔先倒了運，被蠻婆趕殺，不敢回拳，可見怕老婆的不是好漢。」

衆人皆笑起來。李俊道：「自從共濤篡位已來，有大半年征戰，日夜操心，幸關白草鵬就戮，三島戴平，可以高枕無憂，日與衆兄弟快樂，過此殘冬。」燕青道：「安不忘危，有國家的不比庶民，須要兢兢業業。若偷安縱逸，大則喪國，小則亡身。如道君皇帝用蔡京爲相，奸黨互結，上下蒙蔽，不親政務，致陷了汴京，父子北狩。馬賽真優柔不斷，權歸共濤，有篡弑之禍。大將軍初開國基，務須勵精圖治，不宜自耽逸樂。目下有件震威柔遠之事，可宜

水滸續集 水滸後傳 第三十六回

速行。』
正是：

家破必因浮蕩子，國興知有讜言人。

不知燕青說出什麼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徐神翁詩驗金鰲島

宋高宗駕困牡蠣灘

却說大將軍李俊因征戰多時，身心勞瘁，思量要與衆弟兄快樂過了殘冬。

燕青抗言

諫諍說道：『三島雖平，二十四島未盡懾伏，必要逐島巡歷，好言撫慰，使他懷德畏威，不敢倡亂，那時方得寧靜，古人謂之一勞永逸。』大將軍道：『兄弟之言，甚是有理。』即命製造

八方十二神將，二十八宿鮮明旗幟，水磨盔甲，鋒利器械，建了朱旛黃屋，皂纛白旄，點柴進燕青，朱武樂和呼延灼，李應花逢春，呼延鈺，徐晟，凌振，文武十員，軍兵三千名，戰船五十號，擇了吉日出兵，十二對金鼓引導，發了三個號砲開洋。

先到青霓島。欒廷玉扈成出來迎接，李俊慰勞一番，把鐵羅漢三人首級遣人傳示東方五島。那五島俱來降伏，進貢方物。大將軍重賜緞疋花紅，皆喜躍而去。欒廷玉請大將軍并各位弟兄游鐵羅山烏龍洞。

宴飲一日，開船到釣魚島。朱仝黃信出來迎接，將余漏天首級傳示西面五島，亦來降貢，重賞而去。朱仝獻上巴豕膽留與安道全藥籠中備用。也喫了一日酒，到釣魚臺游覽而去。

開洋轉北，到白石島。關勝楊林接入。大將軍道：「這島果然奇巧。若無方明，怎生破得！」重賜方明。關勝設宴，用香雪春送上。大將軍和衆弟兄都喫得酩酊。北面五島亦盡來納款。

遂開船到金鰲島。費保高青相見。李大將軍道：「此島是我們創業根基，山川秀麗，城垣堅固，作暹羅之屏翰。恐你兩個兄弟料理不來，去傳王進阮小七來同守。王進老將知兵，住在國中，終是先輩，不好屈下。阮小七慣習水戰。四人在此，我無南顧之憂矣。」

登了城樓，嘆道：『若無中國弟兄來，幾被薩頭陀所害，可謂徼倖！』費保請到廳上赴宴。南面五島，亦來納款，撫勞而去。

話休絮繁。正在飲酒，只見一個道士，羽衣竹冠，飄然而至。花逢春見了，即出席而拜。

道士笑道：『駙馬還認得貧道麼？』

大將軍見他仙風道骨，請來上坐。道士並不推遜，一坐下就喫了十大甌酒，只不用葷。

大將軍問及來歷。花逢春道：『春間馬國主到丹霞山遊玩，這位先生見國主氣色不利，叫隨他出家，不日必有奇禍，留下四句偈，皆是不祥之語，雖已應驗，只是解不出。』道士道：『有何難哉！』
逢水爲災，逢水者，洪水也。長年不永，長年者，壽也。移洪字三點在壽字旁，不是「共濤」兩字麼？——說他爲災。後面兩句不消解得。我方纔到他墓上來。』

花逢春道：『若是國主當初隨了先生出家，可免得這禍麼？』道士道：『仙家可以轉禍爲福，自然可免，只是他必不肯出家。那老病貧苦身膺重罪的人，尙戀着浮生，豈能捨一

國之尊脫屣而去？反是貧道饒舌了。」花逢春道：「那共濤安享富貴，何故行此悖逆，自取滅亡？」道士道：「貪夫知利而不知害，所以有此。凡人打掃一片心田，乾乾淨淨，雖做強盜的，後來必有好處。若存心奸險，妄想希圖王侯將相，做了逆天之事，必受顯戮。這共濤與中國的蔡京高俅一般品類，遺臭萬年。」

李俊暗想道：「這道士真有意思，這句說話打動我心了。」接口道：「如我弟子，可隨先生出得家麼？」道士仔細一看道：「你身上擔子還重，若是登來，可以卸得。」大將軍道：「甚麼登來？」道士道：「自有後驗。」大將軍道：「先生可留仙馭，與公孫先生同住修煉。」道士道：「公孫一清是我師姪，他前日祈雪祭風，太刻毒了，飛昇之事還隔一塵。」見照壁粉飾得潔白，叫借筆硯一用。花逢春捧過筆硯。道士捲起袍口，磨得墨濃，蘸得筆飽，在照壁上龍蛇飛動，揮了碗口大小的二十八字。衆人一齊起身看道：

牡蠣灘邊一艇橫，夕陽西下待潮生。與君不負登臨約，直向金鰲背上行。

後面又有四個小字「徐神翁題。」

衆人不解其意。道士道：『明日有一大貴人到，自然曉得。』向花逢春道：『香雪春還要用幾盃。』花逢春道：『香雪春乃白石島所釀，不曾帶來，遠隔五百里路，怎處？』道士道：『借酒榼一用，貧道倒帶得在此。』隨人擡到酒榼。

道士把袖拂了一拂，開來樹上，果是香雪春，衆人稱異。道士又道：『有此美醞，不可無鮮花時菓。』叫取大漆盤來。袖中摸出閩中楓亭驛中生的狀元紅荔枝，剛剛是新摘下的，堆滿一盤；又向袖中擎出兩朶洛陽開的姚黃魏紫牡丹花，曉露未晞，插在筵上，大笑道：『貧道窮家計，只此二物奉獻。』剖開荔枝，先奉一個與大將軍，香甘嫩白，入口而化；又剖開一個與燕青，說道：『比你駝牟岡進的青子何如？』青子直待回味，怎如這荔枝入口便甜。要青子回味，不能夠了。逐個面前，奉上一個。自取大碗，喫上三碗香雪春。把手一招，空中飛下一隻白鶴，在筵前清唳了數聲，道士跨上鶴背道：『貧道要到羅浮山看梅花，不得奉陪了。』騰空而去。衆人齊道：『真是神仙下降！可惜公孫先生不會一會！』倏忽不見，驚訝不已。

次日正打點開船回國，只見探事船來報說：『牡蠣灘上有宋朝皇帝被金國大將阿黑麻趕來，圍困甚急。』柴進燕青道：『我等原以忠義立國，親見中原陸沉，二帝蒙塵，只爲越在草莽，不操兵柄，無可奈何；今康王中興，又一旦顛蹶，到了這裏，豈可坐視不救？現有兵將雖衆寡不敵，然金兵長于騎射，不習水戰，我們倘得一戰成功，送聖駕回朝，真是千載奇功，名標青史，豈不美哉？』大將軍奮然道：『我李俊一介細微，蒙弟兄相助，成此事業，若坐視君父之難而不救援，是豺狼也。雖肝腦塗地，亦所甘心，望衆弟兄奮勇同心，共建大義！』朱武道：『謀定而後戰。可分兵三隊，到夜靜之時，使他不測多寡。今日是箕水豹值日，晚間必有大風，可將十隻空船，裝滿蘆柴，加上硝硫，乘他無備，好作火攻，可獲萬全。』

正說間，王進阮小七到了。李俊大喜，卽撥呼延灼柴進呼延鈺徐晟爲一隊，王進李應

阮小七高青爲一隊，自與朱武燕青費保花逢春凌振爲一隊。分撥已定，只等夜深進兵不

却說高宗皇帝卽位臨安，信任黃潛善、汪伯彥、湯思退一班無謀宰相，專主和議，斥罷李綱、張所、傅亮、忠良之臣。汴京復失，兩淮不守，被兀朮長驅直入，攻破獨松關，陷了臨安。高宗遂幸明州下了海。阿黑麻領一萬雄兵，直追至牡蠣灘，團圍圍定，以爲唾手可取。只是船到灘邊，便見兩條黃龍旋遶在御營上，風雨大作。金兵害怕，不敢上岸。高宗從駕的戰士盡皆敗沒，唯有羽林軍數百，文武內監十餘員而已。御膳已缺，正在危急之時。

夜至三更，李俊統三隊兵，先把火船推入金營，忽起大風，各船一齊火起。凌振又裝大砲，震天打去。呼延灼等大喊殺入，逢着便砍。阿黑麻不知那裏來的救兵，黑夜裏又不知多少，各船火發，不能抵敵，只得先領一隊奔出外洋。那金兵殺死的，燒死的，跳在海內的，不計其數。阿黑麻領殘兵，不敢回明州，望登萊逃去。呼延鈺、徐晟追上，拿得一個船，兩員將官，三十名金兵，解到中營發落。

高宗聽得砲聲不絕，火光冲天，心中驚怕，垂淚道：「想是金兵登岸了，不如自盡，免得受辱！」侍臣奏道：「這喊聲敢有救兵到了，在那裏交戰，聖上且請耐心。」

到天明，李俊等登岸，向羽林軍道：『我等是救駕的，金兵已被殺敗逃去，特來見駕，煩爲引奏。』羽林軍報知。高宗驚喜不已，傳旨宣進。李俊等奏道：『臣等介胄在身，不能行禮。護駕來遲，有驚龍體，死罪，死罪！』

高宗舉目觀看，都是相貌堂堂，威風凜凜，問道：『卿等是何人，救朕大難？』李俊道：『臣李俊等是梁山泊宋江部下。蒙道君太上皇帝三次招安，欽差征服遼國，勦滅方臘，恩

授官職，蔡京高俅童貫等，嫉功妬能，假傳聖旨，頒賜藥酒，鴆死宋江盧俊義，又陷害臣等，故投海外暹羅國。那國王馬賽真被奸臣共濤篡弑，國內無主，軍民擁戴臣權，勾當暹羅國事。聞得陛下爲阿黑麻所圍，臣等奮不顧身，特來救駕。』

高宗大喜，稱贊道：『朕久知宋江和卿等心懷忠義，爲朝廷立功，一旦被奸臣所陷，淵聖皇帝已將奸黨誅戮。今日朕蒙危難，又藉卿等相救，真是功垂竹帛，百世流芳！可開出姓名，待朕還朝，沒于王事者，厚加褒贈；現在的，顯擢官爵，胙土分茅。』

李俊等謝恩，又奏道：『聞御膳匱乏，請聖駕幸臣駐扎之所，整頓兵馬，送聖駕還朝。』

高宗傳旨啓行。文武內監護從下船。頃刻到了金鰲島，用十六人轎擡入公廳。李

俊等換了朝服，嵩呼拜舞已畢，進上珍饈百盤。文武內監，另自管待。羽林軍各犒酒米。

高宗用罷御膳，笑道：『朕已絕糧一日矣，今得飽，卿之德。』回頭見照壁上之詩，大驚道：『此詩幾時題的？此間喚甚地名？』李俊道：『此名金鰲島。這首詩昨日有一道士，

自稱徐神翁，忽然而來，題了這詩。臣等不解其意；他道：『明日有一大貴人到，自然曉得。』

高宗恍然道：『事有前定，信不誣也。朕在潛邸之時，遇一道士口授這四句詩，說道他

日自有應驗，不料隔了多年，來到此地，竟應驗了。人生都是前定，豈可任行一步？元來這

道士便是徐神翁。』問：『此仙翁何在？』待朕再叩前程。』李俊把攝酒獻牡丹花鮮荔

枝諸事說了一遍，『後來招下一鶴，騰空而去。』

高宗道：『那仙翁何不暫停一日，使朕再問此後休咎？』李俊道：『陛下已過大難，定

然萬壽無疆。今日是臘月二十八了，請聖駕暫幸暹羅國度歲，新正送行。』高宗點首道：

『軍旅倥傯，把歲序都忘了，承卿款留，且過元旦。』

李俊先命花逢春樂和歸去整備待駕。高宗張了御蓋，坐在大船上，見海氣澄清，羣山青翠，喜動龍顏。到了海口，樂和安排儀仗，結綵張幄，一路香花燈燭，鼓樂笙簫。李俊多官俱是步行，引至金鑾殿。各官盡來朝見。退朝到偏殿，唯有李俊、公孫勝、燕青三個陪侍。

高宗問公孫勝道：「昨日徐神翁到來，先生曾相會否？」可知他來歷。」公孫勝道：

「臣不會到金鰲島，無緣不能相遇。他是蓬萊散仙，與先師羅真人交往，正是師叔之輩。」

高宗道：「朕已厭棄塵勞，待欲修仙，何如？」公孫勝道：「天子與庶民不同，臨御海宇，使人

民安生樂業，便是現在正果了，何必枯寂爲事？」太上道君極慕神仙之事，敬事林靈素，因五

慾未除，寵任羣小，致海內崩裂。况林靈素是小有法術之人，貪圖富貴，廣收門下，恣爲不法，

所以上天降禍。必若徐神翁輩超出世外，行雲無跡，纔是真仙。」

燕青俯伏奏道：「微臣燕青曾于宣和二年上元之夜在上廳行首李師師家得覩太上

道君皇帝，蒙賜御筆，赦臣萬死，前年北狩，在駝牟岡，臣到營中朝見，進黃柑十個，青子一百枚，

又蒙欽賜紈扇一柄，題有詩句，特呈御覽。」

高宗接過，諷誦數四，潸然淚下道：『朕被金兵搜逼，不敢去送龍駕，卿能仗義若此，可謂國亂顯忠臣矣！』上皇手澤，卿可珍藏。』燕青叩頭謝道：『微臣有芻蕘之言，望陛下採納。』

二帝蒙塵，中原陸沉，此千古創變也。陛下天與人歸，繼續大統，海內父老，皆拭目以望中興。陛下當枕戈達旦，以報父兄之仇，不可聽信庸人，狃于和議。和議之計，金人以此愚我，奈何我以自愚也？宗澤憤死，張所掣回，神京復失，兩淮不守，致陛下爲蹈險之行，幸天地祖宗之靈，得以萬全。陛下還朝，宜遠斥和議之臣，亟拔忠貞之士，則二聖可還，海宇可復。昧死陳情，伏望聖鑒。』

高宗道：『卿忠義過人，識見卓犖，朕銘在心，一歸朝卽相張浚趙鼎矣。』燕青拜謝而起。

高宗進了晚膳安寢。

次早是元旦。五鼓擺設朝儀。李俊先同文武衆官伺候，堆起火城，焚檀沉香，香氣氤氳，散于九霄。丹墀下羽林軍排列御仗，伐鼓鳴鐘。高宗望北拜了二帝，簇擁陞殿。一時難得龍位，權坐了馬國主遺下的暹羅蜜犀鑲嵌龍文的白象牙床。李俊率文武拜舞稱

賀。暹羅國文武臣僚同耆民父老亦皆朝賀畢。馬賽真元妃蕭氏，鳳冠霞帔，宮娥擁出來

拜賀。高宗傳旨平身。

朝賀已畢，各官俱散。李俊就在金鑾殿整設華筵，陳列寶玩，山珍海錯，無不畢具。李

俊親捧金盃，再拜上壽。高宗賜坐陪宴。李俊公孫勝柴進燕青四人謝恩就坐。殿下奏

樂，蠻女起舞。高宗大悅，說道：「朕在臨安，規模草創，朝賀賜宴，僅存大意，不意今日此地反

有此盛典，可謂中外一家，君臣同慶矣。」

李俊四人更番上壽，跪進香雪春。高宗道：「此酒味醇而美，大稱朕懷。」李俊奏道：

「此酒名爲香雪春，白石島所釀，飲多不醉，醉不傷神。陛下還朝，當貴進奉。」

直宴至下午，盡歡而散。高宗道：「感卿等美意，欲要再留幾日，恐臣民懸望，明日可送

朕回朝。」李俊道：「臣已准備船隻，擇初三是黃道出行吉日，決當送駕。」高宗退到偏

殿，又與公孫勝叙談導引之法，不覺至晚。

次早，呼延鈺徐晟所拿金朝兩員將官，大將軍發監察御史裴宣勒取口供，原來就是趙

良嗣王朝恩投順金朝復爲嚮導。裴宣將口供進呈。高宗看了大怒，就舉御筆批道：「趙良嗣構成邊釁，使二帝蒙塵；王朝恩權奸遺孽，追朕海上。大逆不道，先打八十御棍，扭解回京，凌遲處死。」欽此。」

裴宣領了聖旨，花逢春叫帶進駙馬府，說與母親姑娘知道，「王朝恩已帶來廷杖了。」花恭人秦恭人都立在後堂觀看。樂和樊瑞亦皆到來。裴宣喚帶欽犯行杖。衆軍役鷹拿燕搶的，摔在丹墀跪着。樂和道：「王宣慰，你可認得尹文和花公子麼？怎的把宦家冰霜凍節命婦拿禁東樓，意欲何爲？」

王朝恩見了，滿面羞慚，哀求道：「不干本犯之事，通是郭京指使。」尹相公，望乞寬解！樂和道：「我原是梁山泊鐵叫子樂和，今爲暹羅國參知政事。」樊瑞道：「李大官人本是見我鬥法贏了，款我靜室，怎又聽信郭京狂言，要拿去解送重貫？我土遁去了，又差兵捉公孫勝先生，與他有甚相干？我叫做混世魔王樊瑞。公孫勝先生現今與聖上談道哩！那郭京投順金朝，做鄆城知縣，被我拿到還道村殺了。」

王朝恩道：「事已至此，悔之無及，還求樂大人開恩。」樂和道：「你待我原不薄。只是你父子世受國恩，不思盡忠，反作金朝嚮導來追聖駕，二位這事大錯了！也罷，叫取酒食來，二位且喫些，好熬刑責。」這是先盡私情，後正國法。」

軍健便把黃袱綳起，高掇精臂，架着朱紅棍子，一人跪數五棍，吆喝一聲，半空打下，一棍一換，八十打了半日，趙良嗣王朝恩打得皮開肉綻，死而復甦。裴宣不上肘帶出。樂和道：「今日纔完得燕子磯一樁公案。」花秦二恭人稱快進去。裴宣去覆聖旨不題。

到初三日，李俊整頓了大海鯨船，差文臣四員，是柴進、燕青、樂和、蕭讓；武將四員，是呼延灼、李應、孫立、徐晟，點二千兵護駕，又設筵席送行。李俊跪進奏揭。高宗龍目一觀，開道：

夜光珠四顆。貓兒眼十粒。通天犀帶一圍。于闐玉帶一圍。珊瑚樹二

枝。（高三尺）瑪瑙盤一個（徑二尺）伽南香几一座。西洋錦緞十端。

巴豕胆一枚。龍香劑十匣。竹鳩腊十瓶。香雪春百壩。

高宗道：「怎又貢此珍奇之物！叨荷多矣！卿可卽真主暹羅國事，朕當命大臣贊敕命而來，善理國事。文武諸臣，卿可承制封拜。還有一事：那日本國倭王貪悖無厭，時常侵犯浙閩淮揚等界，卿與高麗國王李俱，可共加防遏，毋使跳梁。」

李俊奏道：「三島倡亂，革鵬借兵，倭王命大將關白領一萬兵來圍住暹羅城，幸得公孫勝祈雪祭風，關白并倭兵盡皆僵凍而死，一個不還。倭王懼怕，再不敢來了。既承聖諭，當遣陪臣到高麗國與李俱會議，設法防禦，使聖上再無外顧之憂。」

高宗命啓駕。李俊率文武多官步送到海邊，俯伏再拜。高宗道：「卿國中寧靖，一來觀朕。」李俊頓首泣謝道：「臣仰仗天威，鎮攝遐方，當年年進貢，三年一朝。萬望善保聖躬，以副四海臣民之望！」

高宗下了船。柴進等八員皆辭大將軍登舟，放了號砲開洋。只見雲端裏隱隱兩條黃龍，張牙舞爪，迤邐先行，起一陣和風，下幾點微雨，所謂雨師洒道，風伯掃塵也。

李俊等礮折立于海岸，直等望不見龍船，方乘馬而返。衆人齊道：「聖天子有萬靈呵！」

護，只看兩條黃龍亦護聖駕而去。我等存心忠義，得此一番救駕，亦可少盡臣子之職矣。正是：

君臣同體鴻鈞轉，海岳澄清宇宙寧。

不知後面還有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武行者敘舊六和塔

宿太尉勅封暹羅王

話說大宋高宗皇帝被阿黑麻追至牡蠣灘，署暹羅國事李俊救駕，請高宗到國中，元旦受過朝賀，初二日審勘叛臣，初三日啓駕，李俊選文武官八員，領兵二千，護送御駕還朝，海波不興，和風霽日，於路無話。進了普陀蓮花洋，到明州岸口，太監先去報知，明州官員盡來迎接。飛遞到臨安，滿朝文武都到明州，請聖上登岸，乘了玉輦，千乘萬騎，擁衛過了錢塘江。到臨安府，合京官僚百姓，俱呼萬歲。御了皇極殿，羣臣拜賀，改建炎四年爲紹興元年，大赦天下，百官覃恩陞賞。柴進等把兵船泊在明州定關，只喚四十名家丁，隨身行李，護駕過

江。

次日高宗宣柴進等進朝，命光祿寺賜宴，敕吏部照原冊論功封職。柴進等謝恩而出，俟候敕命，自然要擔擱幾日，且在西湖上昭慶寺安寓。柴進道：『我等前日從征方臘，在此一月有餘，軍務倥傯，無有閒暇，臨安有許多景致不曾游玩得，今候敕命，空閒在此，正好各處游覽。』

昭慶寺僧人聞得是暹羅國使臣，那西廊下有幾房開骨董鋪的正要買些暹羅密犀伽南洋錦等物，相見了，見盡是中華人物，叩問其故。柴進笑而不言。先齋戒沐浴，到天竺進香，都乘駿馬，隨二十名家丁。到天竺禮了觀音大士，白雲房住持擺齋相待，厚謝香金，又寫疏喜捨。僧人趨承引路，從下天竺轉到靈隱飛來峯冷泉亭上。

燕青道：『這景致非凡！白樂天冷泉亭賦云：『天下勝概，甲于餘杭；餘杭勝概，甲于靈隱』是也。』從寺背後上韜光菴，菴門首看見『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一聯，衆人望東南指點道：『此去暹羅國敢有萬里之遙了。』又到法相龍井虎跑隨喜。天晚了，就宿

僧房，身邊有的是銀子，隨處布施，所以各處款待。僧道看銀子面上，曲盡趨奉慇懃。到吳山頂上，立馬觀看，前江後湖，山川秀麗；遙望萬松嶺上，龍樓鳳閣，縹緲參差，十分壯麗；俯瞰城中，六街三市，繁華無比。

蕭讓指道：『錢塘江外，白茫茫的是海，虧這鼈子門一鎖，成了門戶，所以臨安建都還可偏安。』樂和道：『我還有杞人之憂：看那西湖之水，錢塘門一帶，幾與城平，倘一時用起兵來，湖中水滿，引來灌城，恐怕不浸者三版。』李應道：『你這遠慮，倒也不差。』

柴進回頭向北道：『可惜錦綉江山，只剩得東南半壁！家鄉何處，祖宗墳墓，遠隔風烟，如今看起來，趙家的宗室比柴家的子孫也差不多了！對此茫茫，只多得今日一番嘆息！』燕青道：『譬如沒有這東南半壁，傷心更當何如？』傷今弔古一番，到淨慈寺裏宿了。

次早呼延灼說道：『武都頭在六和塔出家，不知存歿若何，該去一探，就拜魯智深骨塔。』同到江邊，住持接進到禪堂裏。武行者攤出脊梁，行童與他搔癢，見衆人走來，喫了一驚，叫聲『阿呀！』衣服不會穿好，提了袖口，就與衆人作揖，說道：『兄弟們怎得到此？』

夢裏也想不到！

柴進悉把從前事跡說過：『今護送聖駕還朝，候領敕命，因此來望兄長。』武松大喜道：『我作廢人，衆弟兄又成這般大事業，可喜可敬！』

柴進喚家丁捧過五百兩香信并土儀相送。武松道：『我衣食俱是常住供給，要這銀子何用？』既承盛意，留在修理六和塔，與弟兄們作福。李應道：『這些兄長收了，明日到昭慶寺再捨五百兩修塔。』

住持聽得，滿心歡喜，連忙擺齋。孫立道：『兄長平日還是用齋用葷。』武松道：『心死如灰，口還活動，只是熬不得酒。常住純素，我在房裏便喫些。』喚行童道：『床頭兩饅好酒盪起來，前日王府尹送的金腿寧齋整理些來。只此二味寡素，想弟兄們也當不得。』不一時，大碗酒斟來喫。蕭讓道：『兄長往日英雄，景陽岡打虎，血濺鴛鴦樓，本事都丟下麼？』武松道：『算不得英雄，不過一時粗莽。若在今日，猛虎避了他，張都監這千人還放他不過！』衆人齊笑起來。問道：『李俊做了暹羅國王，只怕還是潯陽江上打魚身段？』

宋公明一生心事被他完了，難得難得！呼延灼道：『兄長同我們到那裏，老年兄弟，須得常在一塊，若好清靜，同公孫勝住靜，一個和尚，一個道士，香火正要盛哩。』

衆人又笑起來。武松道：『在此慣了。魯智深的骨塔，林冲的墳墓，都在這裏，要陪伴

他。我的塔院也尋在半邊了。』呼延灼道：『我們也要去掃塔。』喚家丁取十兩銀子

與住持明日禮塔打齋。住持進來問道：『可是上智下深那位大師的骨塔麼？』呼延灼道：『正是。』住持領命去了。

武松又問道：『舊日弟兄共是幾個在那裏？』燕青道：『還有三十二個，連李大哥太

湖結義的四個，還有四個子姪，與王進欒廷玉聞煥章扈成，總共四十四人。』武松道：『怎

麼他四個也入了夥？』燕青悉把前事說了。武松道：『事非偶然。子姪輩是那四個？』

呼延灼指徐晟道：『這是金鎗手徐寧的兒子，喚做徐晟，過繼與我的。宋公明姪兒宋安平；花

知寨令郎花逢春，做暹羅國駙馬，并我小兒呼延鈺。』武松道：『隔不多幾年，又換一班人

物。你們回去，想盡是暹羅國大官哩。』樂和道：『算不得官，不過混帳。』武松道：『也

強如在梁山泊上做強盜。』盡皆大笑。喫得酩酊而寢。

次早住持同十二衆僧人，焚香擊磬。一齊禮了魯智深骨塔，林冲墓上奠了酒。衆人在墓門松樹下坐着，說起在中牟縣殺高俅等一節。武松稱快道：『殺得好！林教頭的魂也是鬆臊的！』

回到塔院，打過合山齋，拜別武松，依依難捨。住持跟來領銀子。進了湧金門，浪裏白條張順，敕封金華將軍，立廟在門內，又備祭饗奠。大家嘆息道：『一般是潯陽江好漢，同上梁山做水軍頭領，死的死了，生的在暹羅國爲王，可見人生都是命安排！』出了錢塘門，回到昭慶寓中，把五百銀子與六和塔住持領去。

時值清明將近，柳垂花放，天氣晴和，香車寶馬，士女喧闐，畫船簫鼓，魚鳥依人，况又作了帝都，一發繁盛，真有十里紅樓，一窩風月。所以『山外青山樓外樓……』這首詩譏宋高宗忘父兄之大仇，偷安逸樂，不思量重到汴京恢復疆土，故云『直把杭州作汴州』也。

閒話去過。再說柴進等到得昭慶，天色已晚，就在寓中喫夜飯。呼延灼、李應、孫立只顧飲酒。燕青扯了柴進樂和說道：『我三個在湖上步月就來。』出了寺門，過了斷橋，沿堤步去，正值望夜，月明如畫，湖山清麗，好一派夜景。原來臨安風俗是怕月色的，游湖都在巳午未三時。

此時初更天氣，畫船空冷，湖堤上悄無人跡，愈覺得景物清幽。柴進挽了燕青的手，又走了一段路，只見兩三個人同一美人席地而坐，旁邊安放竹爐茶具，小童蹲着扇火。聽得那美人唱着蘇學士『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那套水調歌頭，真有留雲遏月之聲，嬌滴滴字字圓轉。月光照出瘦癯影兒，淡粧素服，分外可人。

燕青近前一看，扯了柴進轉身便走，道：『我們回去罷。』柴進道：『如此良夜，美人歌得甚好，何不再聽聽去？』燕青低低說道：『這便是李師師，怕他兜搭。』柴進道：『我看得不仔細，元來就是他。爲何在這裏？』燕青道：『豈不聞「鶉鴿子旺邊飛」？』樂和笑道：『還好，若飛到北邊去，怎處？』

回到寓中，呼延灼與孫立猜枚，孫立輸了一大碗，孫立不肯喫，呼延灼要扯耳朶灌他。正在喧嚷，柴進三人到來，說道：『小乙哥忒殺薄情！東京的李師師在二橋堤上唱得正好，小乙哥怕他兜搭，扯了回來。』蕭讓道：『只聞其名，我在東京許久不曾厮會，明日同去訪他。』燕青道：『這賤人沐了太上皇帝恩波，不思量收拾門頭，還在這裏追歡買笑，保他怎的！』柴進道：『多少巨族世家受朝廷幾多深恩厚澤，一見變故，便改轍易轍，頌德稱功，依然氣昂昂爲佐命之臣，何況這樣烟花之女，要他苦志守節，真是宋頭巾！』燕青道：『恐怕不認得葉巡檢了。』衆人皆笑。又同喫了一回酒，方纔安寢。

次日同在寺前閒立。有個人提了隻花籃，貯滿了杏花，見了燕青，聲喏道：『小乙哥，你却在這裏！李師娘好不記念你，他就住在葛嶺。』

這個人叫做王小閒，專和妓家打哄的，是東京人，隨李師師到臨安的。柴進蕭讓叫進，取十兩銀子與他說：『你去叫隻太湖船，備兩席酒，少停便來訪師娘，接他湖中叙話。』

王小閒接銀子去了。柴進又打點明珠一串，通天犀簪一枝，伽南香盒一個，西洋錦一

端相送。呼延灼道：『我與孫大哥不去罷。』樂和道：『怎麼不去？他偏歡喜你兩個騷鬍子。』

王小開又來請了，燕青只得陪衆人去。到葛嶺邊，背山面湖，是最勝去處。王小開推開竹扉，一帶雕欄，護着花卉。客位裏擺設花梨木椅桌，湘簾高控，香篆未消，掛一幅徽宗御筆畫的白鷹，插一瓶垂絲海棠；簷前金鈎上鎖的綠衣鸚鵡喚道：『客到，茶來。』

屏風後一陣麝蘭香，轉出李師師來，不穿羅綺，白紵新衫，宮樣粧束，年紀三旬以外，風韻猶存，笑吟吟逐位見過，送了坐，對燕青道：『兄弟，多年不會，今日甚風吹得來！』見了柴進，叫道：『葉……』樂和忍笑不住。李師師便縮了口。樂和道：『師娘，這是柴大官人，當年假冒的。』李師師笑道：『妾身是極老實的，竟認做葉官人了。』

柴進喚取過禮物。李師師道：『承衆位賜降，已是生輝，怎敢當此厚貺？却之不恭。』命丫鬚收了，獻出龍井兩前茶。李師師將織絹抹了碗上水漬，又逐位送來；送到徐晟，見這小夥兒生得俊偉，一眼酸他。徐晟又從不會在女人手裏接過東西的，過於矜持，把茶潑翻

在袍子上，徐展滿面通紅。

樂和笑道：「賢姪，你見師娘送茶來，就慌了，經不起這一盃！」

李師師道：「好傻話！」

大家取笑。王小閒到來道：「湖船在西浴橋，請爺們下船。」李師師又去更衣勻臉。

兩個丫鬢，抱了衣包文具，下了船。衆人說說笑笑。燕青低着頭再不開口，李師師餘情不

斷，叫道：「兄弟，我與你隔了多年，該情熱些，怎地反覺得疎落了？難得相逢，到我家裏寬住

幾日。媽媽沒了，是我自作主張。」燕青道：「有王事在身，只怕明日就要起程。」

王小閒擺過酒來，都是珍奇異巧之物，香燕金靨，盃浮綠蟻。李師師軟款溫存，逐個周

旋，在燕青面上分外多叫幾聲「兄弟」。飲至日落柳梢，月篩花影，把船撐到湖心亭，萬籟

無聲，碧天如洗，喚丫鬢取過玉簫，遞與燕青道：「兄弟，你吹簫，待我歌一曲請教列位。」燕

青推音律久疎。樂和接過來，先和了調。李師師便唱柳耆卿「……楊柳外曉風殘月，

……這一套，果然飛鳥徘徊，游魚翔泳，盡皆稱贊。

李師師道：「當初宋義士的滿江紅我還記得。」柴進道：「師娘昨晚在望湖亭唱的

水調歌頭，堪爲並美。」李師師道：「偶然有兩個俗客，胡亂打發他，不想污耳。」柴進道：

「同令弟燕青在那邊竊聽，恐勞師娘應酬，故今日特來奉拜。」李師師道：「失瞻了。」

直飲至月落西山，曉鐘漸發，方纔罷宴。湖船攏了岸，送李師師到葛嶺，又叮囑燕青再

來走走。衆人作別歸寓。呼延灼道：「今日反害小乙哥呆坐了一日。」徐晟道：「那婆

娘油滑得緊，把茶潑我一身。爲甚麼只管叫燕叔叔「兄弟」？」衆人大笑。

過了一日，敕命有了，差宿太尉賚詔。柴進等先去晉謁宿太尉，約定行期；又到六和塔

院辭了武行者，留下一疋火浣布與他做袈裟，一串伽南數珠做個念頭，洒淚而別。幾個高

興的，再進城中，置買香扇紗羅緞疋玩好之物。

燕青道：「國中唯少音樂，蠻聲蠻氣，聽不得。」用千金收了一部梨園小子弟。諸事

俱完，就辭朝謝恩，請宿太尉渡江，到明州下船，揚帆開去。風水欠順，行了半個月方到金鰲

島。先使人報知，李俊就同王進阮小七費保高青倪雲狄成去接詔。

李大將軍從城上搭起仙橋，懸絨結綵，香花燈燭，擡龍亭，從仙橋上過去，供在金鑾殿，設

了香案。

李俊率文武共四十四員，俯伏丹墀。宿太尉將詔書宣讀：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鴻運當否塞之時，匡濟賴英豪之用。朕以眇躬，續嗣丕基，適遭強隣啓釁，遠狩播遷，糗糧旣匱，矢石已空。茲爾李俊等，夙懷忠義，今竭股肱，統橫海之戈船，敗滔天之勁敵，龍輿回轍，鳳曆重頒，厥功偉矣，賞莫酬焉。考勳猷之原冊，彰錫命之崇階，爾宜奠主海邦，統御髦士，作東南之保障，爲山海之屏藩，永業勿替，榮名長保。欽哉！謝恩。

紹興元年三月……日

李俊等嵩呼舞蹈，謝恩已畢，又同拜謝宿太尉，遂將敕命咨由，分給文武。展開看時：

征東大元帥李俊冊立爲暹羅國王，賜尙方劍，便宜行事，承制封拜，子孫世襲。

賜黃金五百兩，白金三千兩，金印一顆，玉帶一圍，蟒緞八表裏，御酒三十瓶。

公孫勝秉一正教，通真虛寂大國師。

柴進太子太保，禮部尙書，行暹羅國丞相事。

燕青太子少師，封文成侯，特賜金印一章，文曰『忠貞濟美』，仙鶴補衣一襲。

樂和參知政事，兼管太常寺正卿事。

裴宣吏部尙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

朱武軍師中郎將，兼大理寺正卿。

蕭讓秘書學士，兼中書舍人。

聞煥章國子監祭酒。

金大堅尙寶寺正卿。

安道全太醫院正卿。

皇甫端太僕寺正卿。

宋清光祿寺正卿。

戴宗通政司使。

宋安平翰林院學士。

樊瑞伏魔護國真人。

王進關勝呼延灼李應欒廷玉五虎大將軍，皆封列侯。李應兼戶部尙書。

欒廷玉兼兵部尙書。

朱仝阮小七黃信扈成孫立兵馬正總管武烈將軍，皆封伯爵。

花逢春暹羅國駙馬都尉，兼驃騎將軍。

呼延鈺龍驤將軍。

徐晟虎翼將軍。

費保高青倪雲狄成童威童猛水軍正總管武衛將軍。

蔣敬度支鹽鐵使。

穆春工部侍郎。

楊林廉訪使。

鄒潤留守司。

孫新宣慰使，杜興驛傳道，俱兼兵馬都統制武毅將軍。

蔡慶刑部侍郎，兼錦衣衛指揮使。

凌振火藥局正總管。

顧大嫂六宮防禦，封恭人。

暹羅國故王馬賽真元妃蕭氏封王太妃，賜珠冠一頂，霞帔一襲。

暹羅國駙馬都尉花逢春母趙氏，封宣德太夫人。

梁山泊已故正將秦明妻花氏，封貞節恭人。

梁山泊已故義士前楚州安撫使宋江，前廬州安撫使盧俊義，誥贈上柱國光

祿大夫忠國公。

梁山泊已故正將吳用以下俱贈列侯。

梁山泊已故副將魏定國以下俱贈伯爵，仍建廟宇，有司春秋祭祀。

當下文武將領俱受敕命，設宴款待宿太尉。李俊致謝道：「前者梁山泊蒙太尉賞詔

招安，得以立功報國；今又煩太尉遠涉波濤，頒賜恩典，洪慈碩德，頂戴無既！」宿太尉道：「義士們忠義立心，替天行道，真是人中豪傑。可惜宋公明許多功績，反遭陷害，聖上深憫其忠，故加褒贈。列位能繼其志，復加會聚，牡蠣灘救駕之功，非同小可！今冊登王位，並授顯官，名垂奕世了。」

安道全蕭讓金大堅聞煥章拜謝道：「得蒙太尉救拔，致有今日，洪恩其實難報！」太尉道：「凡人遭逢橫禍，便當申救，使出泥塗。據他們逞一時之勢，而今安在哉？」

殿前動起鼓樂，李俊酬酒安席，送宿太尉上坐。金菓銀花，粉獅糖象，山珍海錯，無不畢具。李俊北面相陪，兩傍席面，四十二人一同安坐，笙簧迭奏，歌舞並陳。衆人更番相勸，宿太尉也覺得歡喜，開懷盡醉。夜深而散。

明日太尉要還朝復命，李俊道：「前日親蒙聖諭道，日本凶暴不仁，每每侵犯海疆，令某與高麗王李僕設法防禦，請太尉屈留幾日，差官到高麗，約定方略，就煩太尉覆旨。」便差戴宗安道全費了關文，到高麗約算防倭之策。安道全前日療治高麗王有功，故遣與戴

宗同行。往返二十餘天，戴宗安道全回來，說道：「高麗王奉有金葉表章并朝貢之儀，說防倭之計，已謹如約。那高麗王姓李，本國亦姓李，願聯宗譜，結爲兄弟，唇齒相依，還要親自來賀。」

李俊大喜。

安道全道：「那高麗王感昔日療病之功，又送我許多禮物。」

李俊道：

「前日送與龍王了，今日是補的。」宿太尉道：「不因昔日翻船，怎生出許多奇事！」

太尉要行。

李俊命蕭讓修了謝表併進貢之儀。

又送宿太尉許多珍奇之物。

李俊

等送至海口，差楊林穆春護送歸朝，至明州而返，回來說：「聞有孟太后懿旨，臨安城中照依東京建造大相國寺，已請武行者做國師，魯智深一派法脈着實興旺了。」正是：

猛虎攝威爲日澤，蟒蛇脫蛻化神龍。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水滸續集

水滸後傳

第三十八回

第三十九回

丹霞宮三眞修靜業

金鑾殿四美結良姻

話說太尉宿元景奉欽差到暹羅，冊立李俊爲國王，其餘四十三人皆封顯官，回朝覆命，不在話下。

却說李俊送宿太尉起身之後，次日在元帥府升座，傳各官俱到，相見坐定。李俊道：「某本一介武夫，蒙衆兄弟扶助，得權攝國事，今朝廷冊立卽眞，可謂非分之福。但我才疎德薄，有失民望，還藉衆位輔弼，匡救過失，庶不負朝廷封爵之重。衆位的官爵，俱是朝廷論

功頒授，非某有厚薄。自今以後，各供其職；若冒祿倖位，有干法紀，某亦不能念私情而曠國典也。」

衆皆頓首稱謝。

命楊林築壇望祭境內山川。

命裴宣定律令，軍民人等，俱要遵行。

原奉正朔，紹興年號。

禮儀俱照宋朝，百姓盡改暹羅蠻俗。

建宣聖文廟。

命聞祭酒教習。

功臣子弟，民間俊秀。

擇城外平曠之地爲演武場，五軍都督操演士卒。

設立水寨，打造戰

船，修築城垣，置備兵器。

南門外建一座朝京樓，高有三層，雕梁畫棋，極其壯麗。

更造皇華

驛館，安頓天使，鄰邦行人。

又遣使到高麗，琉球，占城，安南等國聘問交接。

命鰲青霓釣魚

白石原，命王進阮小七費保高青關勝楊林欒廷玉扈成朱全黃信鎮守，分統二十四島，爲方

伯連帥之職。

倪雲狄成仍守清水澳。

諸事完備，把一個海外番邦化作聲明文物之地了。

却說國中西門外的那座丹霞山，峯巒疊秀，古木陰濃，方圓一百多里。一條闊湖環繞

山下，碧水澄清，文魚游泳。

山上多生仙鹿，並無虎狼蛇蝎。

半山裏有一梵宇，圯廢已久，奇

峯插在面前，一天生一座石峯，玲瓏窈窕，如靈隱飛來峯一般，石色極其堅潤潔白，產五色芝草，——實是人間仙境，故徐神翁亦來遊覽。

公孫勝愛此地清幽，啓稟道：『貧道征遼之後，卽辭宋公明回到二仙山奉養老母，隨本師羅真人修煉，已離世網。不料事情牽累，又上飲馬川。今得洪蔭，蒙朝廷賜號加封，萬分榮足了。光陰易過，道行未成，意欲棲止丹霞山中少修靜業，伏乞國主恩光！』國主道：『國師有破薩頭陀之功，勦關白之力，我們今日這般榮華，皆藉道力。旣要靜攝，就在廢寺之基建一道院，國師在內修真頤養，若國內有大事，到山中請教便了。』

朱武樊瑞向拜公孫先生爲師，也要同去修行。李俊卽命樊瑞監工，起土鳩材。百工俱聚。不消幾時，建起一大宮院，大殿上塑三清聖像，兩廊三十六天將，靈官守山門，北極聖帝鎮後殿。又建寶閣三層，供文昌武曲。丹房精室，水榭山亭，莊嚴華煥。請蕭讓摹做米元章筆法，大書『丹霞宮』扁額。寶閣上臨蘇端明字帖，題曰『海天閣』。登眺海山，洋洋大觀，一望千里。四圍廣種花竹，牧養仙禽壽鹿，充滿其中。竟成了一座具闕瑤宮，清虛

洞府。

公孫勝、朱武、樊瑞在內凝神棲息，又多收火工侍者，羽客行童，晨鐘暮鼓，煉汞調鉛，迥與塵世相隔了。左邊建一旌忠祠，塑宋公明、盧俊義、天罡地煞七十四位神像，儼然如生；右邊建一報德祠，供舊國主馬賽、真元身。各撥祭祀田二頃。守祠人役，朝夕供養不題。

却說燕青來見國主道：「鴻業已創，大綱悉舉，細目畢張，可謂具足。只有一件大事未曾講起，甚爲缺典。」國主驚問道：「還有什麼大事？」賢弟，你可即時指教。」

燕青道：「豈不聞經傳云：陰陽和而雨澤降，夫婦和而家道成。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陰陽之道，不可偏廢；夫婦之倫，不可乖離。萬物各有配偶，昆蟲尚有雌雄。今堂堂大國，豈可孤立於外，而宮壺無人？不唯失乾坤奠位之理，而且嗣育有斬絕之譏。」
「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國主可亟下令凡文武官僚軍民人等，有女德容俱備者，選爲元妃，麟趾兆祥，以嗣世系，萬不可緩。」國主笑道：「賢弟，你言雖有理，只是迂腐些。我才德菲薄，初念

不想有這地步，只因事到其間，推辭不得，權居此位。再過幾時，要同公孫先生學道，就在衆兄弟中推出一位可壓人望的繼立國政使了。堯舜大聖人，富有四海，尚且不傳於子而傳於賢，何況區區海外小邦？必欲付之子孫，非我意也。」

燕青道：「不貪大位，欲授賢能，唯大聖人在上古之世方可行得，如今世道人心，非復古昔，若要如此，反啓爭端了。況五倫不可偏廢；夫婦爲五倫之首，尤爲切要。西洋有女國，是純陰之氣所鍾，不生男子，望井而孕。我這暹羅不用女子，殆是純陽之氣所鍾，可改號「鯨國」了。」國主大笑。

正敘論間，柴進裴宣同到，問及國主爲何大笑。燕青把勸國主納妃之話說了。裴宣道：「此國家大事，不必辨論，我們自去會議便是。」遂同到丞相府。

柴進傳各官俱到，將燕青勸國主選妃，國主不允，「我等如今要便宜行事，請衆位來商量此事怎生選法。」安道全道：「數有前定，事非偶然。我前日高麗回來，翻了船，蒙國主救起，留在金鰲島，診他太素脈，原說極貴，有南面之尊，今果應驗了。後來逃難在聞祭酒庄

上，合愛小姐有病，我也診過太素脈，是女中最貴之相；兼且天姿秀麗，德性幽嫻，宜爲一國之母。但不知聞祭酒心下何如？」聞煥章道：「我本是一個窮教授，仰藉國主洪庇，得膺清職，每思報恩無地。今承衆位採擇，豈敢固辭？只恐蓬門陋質，難以相副。但前年小女病時，夢玉女傳言，此女大貴，莫字庸流，已向安先生說過，想是數有先定了。」

衆皆大喜。

柴進燕青裴宣安道全樂和一同稟見道：「祭酒聞煥章之女，姿容德性，世上無雙，願納爲妃。衆議僉同，就請納采成婚。」國主道：「不可；我年過四旬，聞小姐正在

妙齡，宜配英俊之士。

况又在弟兄之中，豈可悖理而行？」

柴進道：「姻緣之事，不可勉強，

赤繩一繫，自然聯合。

劉先主入贅孫夫人，年已五十；吳國太見了道：「龍章鳳質，真我婿也。」

王侯選配，那裏論年字相當？」

國主正在強仕之時，聞小姐待年二十有四，所差不遠，

必得其名，必得其壽，琴瑟鐘鼓，正爲未艾。

聞祭酒原非梁山泊聚義之人，何爲悖理？」

弟輩

要玉成了。」

國主被強不過，只得依允。

柴進道：「燕少師樂參政總裁其事。」

蕭秘書撰聘啓。

李

戶部整備金珠幣帛。穆工部料理一應修宮鋪床事宜。安太醫執斧柯。擇吉行聘，便完佳期。』各人自去料理行事。✓

到了吉日，國中大小臣僚并二十四島將帥俱來慶賀，禮儀之盛，自不必說。祭酒親送小姐，丞相以下盡皆陪從。筵宴已畢，宮娥內侍擁入洞房。國主見聞小姐姿貌端妍，骨相豐厚，不勝之喜。可憐廝殺半生，歷年辛苦，從不知溫柔鄉這種滋味。錦被香濃，繡幃春暖，真是天上風光，人間少有。有詩爲證：

秦女吹簫引鳳凰，蛟龍雲雨豈尋常？
夢回還想漁家樂，今夜桃源在玉床。

當下國主就留開祭酒同居，稱爲國丈，大排筵宴，謝文武官僚。

過了三朝，聞妃備贊見之儀，乘了鸞輿，武士開道，宮娥侍從，到宮中朝見國母。侍女鋪了絨單，聞妃檢衽而拜，國母受了半禮。請玉芝公主與盧二安人盧小姐呂小姐相見。聞妃與公主相讓。聞妃道：『公主是金枝玉葉，豈敢僭越。』公主道：『駙馬原是姪輩，妾亦從夫，自然請上。』謙遜多時。國母道：『賢妃正位，我兒自然朝見；既是謙光，平拜了罷。』

於是聞妃公主安人小姐，一同平見。國母看這聞妃相貌端莊，幽嫺禮度，稱贊道：「賢妃青年厚福，當永正母儀，不似老身瀆薄，遭逢多故。」聞妃道：「妾痛先慈見背，生長寒門，今侍國主巾櫛，實爲不稱。百凡望乞國母教誨。」

國母見聞妃賢達，甚是喜歡，設宴相待，請花太夫人秦恭人顧大嫂陪宴。公主和盧呂二小姐甚是親熱，如平素姐妹一般。聞妃在上，國母陪坐，花太夫人依次安席，笙簧迭奏，歌舞並陳。顧大嫂道：「承國母恩召來陪聞妃，只是我粗鹵的人，反覺害醜。」國母道：「你在男子中，倒不怕羞。」顧大嫂道：「張拳弄棒，上陣廝殺，竟不曉得自己是女身。今日在筵上渾身過不得，待我喫兩碗自去巡宮罷。」國母和聞妃盡皆微笑。宴飲已畢，聞妃謝宴回府，不在話下。

却說呼延灼來見聞國丈道：「恭喜令愛正位母儀，萬分之美。小弟有一事特來相說：小女長成，意欲招徐晟爲婿，一來是故人之子，兼他青年有志，特煩作伐。」聞煥章道：「老

將軍不忘故舊，擇婿得人，敵門下自然喜從。」呼延灼道：「還有一事：小兒亦未成婚，前日在梁山泊殺了百足蟲奪回的呂小姐，原是同僚呂元吉之女，憐他孤營閨秀，今在宮中，欲聘爲媳，以完兒女之事。」聞煥章道：「呂小姐被難，若無令郎，必污強暴之手。只是呂小姐不好自主，必須稟知國母，成此美事。」容當奉覆。」

呼延灼別去。

聞煥章即請徐晟到來。

相見了，聞煥章道：「有椿喜事，賢契可曉得麼？」

徐晟道：「門生有何喜事？並不知道。」聞煥章道：「呼將軍有女賢淑，欲招爲婿，特此通知。」

徐晟道：「蒙繼父教育之恩，又將閨玉見許，豈敢拒却？只求恩師作主。」

聞煥章道：「總在他家，禮儀不消備得，你打點做新郎便了。」呼將軍還有一事，要我去稟國

母娶呂小姐爲媳。我不知當日情由，同你去便好。」徐晟道：「呼大哥奪轉呂小姐時，便

有眷戀之意，亦是天緣。門生陪去。」

兩個到宮門，內監引進。聞煥章徐晟後宮拜見。國母命坐賜茶，說道：「國丈，昨日相

見令愛，端莊靜一，深爲可敬。」聞煥章道：「貧家弱息，蒙國主選擇，實是有愧。」便道：

「有事啓上：呼延灼之女，願贅徐晟爲婿；其子呼延鈺未曾婚配，呂小姐在梁山上被土寇所掠，是呼延鈺救了，意欲聘爲媳婦，因其現在宮中，故倩臣啓稟。」國母道：「呂小姐係宦門之女，德容並美，可配呼延鈺。他無父母，我已養爲繼女，明日陪下粧奩，我親自送去便了。」

徐晟道：「若得國母作主，又枉鸞駢，呼延鈺父子感恩不盡矣。」拜辭而出。

卽到呼延灼家裏。聞煥章舉手道：「二喜俱諧。令坦感激不盡。呂小姐國母已認爲女，陪下粧奩，親送成婚。」呼延灼大喜，款住聞煥章飲酒。徐晟悄悄與呼延鈺說知：

「大哥，你與花駙馬做連襟了。」呼延鈺暗喜。

次日，呼延灼去求蕭讓作禮書聘啓，完兒女姻事。蕭讓沉吟了一會道：「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理之當然。兄長之舉，真爲兩全其美。小弟有女，年已長成，頗好文墨，難於擇婿。我見宋安平儒雅，意欲招他爲婿，敢煩兄長作伐。」呼延灼道：「世誼久交，郎才女貌，正是一對，小弟就去作合，必然喜允。」

却說宋清聞得呼徐二家聯姻，因與宋安平講：『你年已弱冠，必須尋一頭親事方好，只是在海外無有書禮之家，却怎麼處？』宋安平道：『孩兒年紀又不大，書中有女顏如玉，爹爹不必掛懷。』正說間，門上報道：『呼將軍到。』

宋清父子迎進，揖罷坐下。呼延灼道：『特來與令郎作伐。』蕭中秘有女，知書達禮，儀容窈窕，若配令郎，金屋玉堂，正是佳兒佳婦。』宋清道：『方纔與小兒說起，必須書禮之家，若蕭中秘，正是門當戶對。』既承盛意，又鼎重長兄，自然要仰附了。』

呼延灼別去。正回覆蕭讓宋清父子樂從，只見內監傳國母懿旨：『宣李國主柴丞相、裴吏部戴通政、燕少師并二位有事商議，他們都在朝門了。』呼延灼蕭讓卽刻上馬到宮門，果然俱在，同進後宮拜見。國母賜坐。

國母笑道：『燕少師，你是聰明人，今日老身請列位來有何事理？』燕青道：『臣不知睿慮，敢請明示。』國母道：『各家姻事俱已聯合，只有盧小姐在宮中，是卿身上的事，爲何再不題起？』燕青道：『國母與二安人作主，選配衆公卿子弟便是。』國母道：『他母子

二人偏不要衆公卿子弟，遵盧二員外治命，要你爲婿，說當年拴在金營，勸你竭力周旋，得有今日，故對我說，定要知恩報恩。——戴通政聞你在大名府時節，就有一句相訂，你是原媒，須爲完美其事。」戴宗道：「果是在大名府，二安人就要招燕青爲婿，因他彼時推託，臣說倥

惚之際，未便結婚，日後在我身上，今蒙國母爲主，自然沒得說了。」燕青道：「臣向受東人

之恩，二安人有難，自然該周旋的；若如此說，不唯有礙東人，是當初便有私意了。」國母道：

「他是冒姓盧，與東人何礙？遲至今日，老身作主，有甚私意？請國主與衆公卿在此爲證，

使少師推託不得。」小姐雖有二安人，已拜我爲母，粧奩俱備，一同呂小姐送嫁。」

燕青再要開言。國主急止住道：「賢弟不必開言。你忠義兩全，又承國母慈旨，何用

多講？你前日勸我納妃，何等正論。若再不允，是責人則明，恕已便昏了。」

燕青頓口無言，叩頭謝恩。國母大喜，傳旨：「至吉日，燕少師呼延銖、宋安平、徐晟一同

在金鑾殿上結親，老身好同觀花燭。一切禮儀，國主可敕有司速備。」對花駙馬道：「你

又多兩個姨夫了。」李俊等辭出。燕青一向同居元帥府，今有了家眷，就撥附近甲第一

所，器皿俱備，以待成婚居住不題。

却說到了吉期，有司在殿上結綵鋪錦，香案龍花，樂部儷相，綉幄珠簾，整飭得極其華麗。先一日，國母迎呼小姐蕭小姐進宮，聞妃亦到，餽送珠翠香粉助粧。聞妃與蕭小姐久不相會，分外綢繆。

到了次日吉時，國母穿戴欽賜的珠冠霞帔。只見聞煥章呼延灼戴宗前導，燕青宋安平呼延鈺徐晟都是大紅袍，烏紗帽，上插兩朶金花，披紅騎馬，到金鑾殿上立定。一派笙簫細樂。先是國母二安人聞妃公主出來。國母南面而坐，序班鳴贊喝禮。一簇宮娥擁出四位天仙，鳳冠霞帔，先拜了天地，捉對兒夫妻交拜，轉身同拜國母。國母回了半禮。同拜國主聞妃，又拜公主二安人。盡皆回拜。宮娥捧出金樽菓盒，每人敬了三盃酒。羽林軍擺隊，鼓樂喧天。四位新人乘轎，四位新郎騎馬，迎歸府第。國母排鑾駕送呂小姐呼小姐，二安人送盧小姐，花駙馬送蕭小姐，分頭到了各人府宅。看官從不見四對仙郎玉女在金

變殿上結親，恁般富貴，真是古今希有！有詩爲證：

高控金鉤玉漏長，西宮夜靜百花香。今宵雨露都滋遍，四朶新紅褪海棠。
金鰲等四島皆使人來慶賀，各家置酒回謝不題。

却說國母又請李國主并合朝文武都到。拜畢，國母開言道：『前日變故，賴李國主文武之力，得復大仇，已無憾了。李國主受朝廷冊立爲暹羅國王，凡境內之事，皆從李國主令旨了，老身豈可還在宮中，李國主反居元帥府？今日老身卽出宮與公主同居，請李國主進宮，方成體統。』

國主要辭。衆文武一齊道：『國母真是女中堯舜，事事達禮，竟從懿旨便了。』謝恩而出。國母收拾到駙馬府，國主擇吉入宮，事權歸一，太平無事。

一日，燕青道：『還有一事未完，可發令旨施行。』國主道：『還有何事？』燕青道：

「男女之欲，何人無之？我兄弟們少年時都負氣使酒，習學鎗棒，把女色不放在心上，又爲官司逼迫，上了梁山，後來征討四方，無暇及此。今託國主洪庇，建立國都，同享富貴，除了柴進關勝李應宋全費保蕭讓金大堅宋清孫立孫新蔡慶呼延灼……等各有宅眷，其餘盡是孤身。不要說衾寒枕冷，無人侍奉，後來絕了嗣息，祖宗血食也就斬斷了，豈不可憐？趁他們年紀正壯，還可生育，將來長成時還可扶助世子；不然，吾輩亡過，朝無勳戚，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依舊屬之他人了，豈不可惜？衆位公卿未有室家的，見我等各完配偶，心中未必不起念頭。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宜妙選名門，使各諧淑偶，以慰衆心，以固邦本。」

柴進表宣道：「少師之言，正合儒者『推己及物』之道。」國主道：「少師之論極是，當速議依行。只是那裏尋出許多做夫人的來？」燕青道：「我還有一個大道理。」正是：

英雄自古多情事，富貴安能不起奢？

不知燕青有甚道理，且聽下回分解。

水滸
觀集

水滸
後傳

第三十九回

一六

第四十回

大聚會弟兄同宴樂

好結果君臣共賦詩

却說燕青要國主推恩，與衆功臣完娶，便道：「我們創業開基，國中舊日臣僚雖各供原職，精神到底未必十分融貫，莫若遍選名門望族與中土來的文武各官，或量品級尊卑，或論年紀大小，一邊求婚，一邊擇婿，務使門當戶對，兩相情愿，彼此一家，陰陽合德，自此再無隔礙，必然感恩盡力，子嗣蕃衍，可繼宗祧，後來又好輔翼嗣君，真所謂一舉而三善備也。就是軍士中無妻小的，不妨與暹羅國人家互相婚配，將見兵民相安，主客相忘，人懷土著之思，軍無逃伍之慮，所謂人倫始於夫婦，王化起於閨門。」周家八百年太平之基，全在「內無怨女，外

無曠夫」八個字中做出。當今要務，莫急於此。」

國主道：「賢弟既能定國安邦，又曉人情物理，實爲可敬。就煩四位一行。」燕青道：

「細微之事，何必丞相吏部？只消同樂參政去。倒要顧大嫂來照驗。」國主問：「要他

何用？」燕青道：「我兩個是大臣，怎好仔細端詳？那些女子倘有暗疾，何從而知？必須

顧大嫂來詳察，庶幾遴選務得真材。」國主依言。

燕青樂和出了曉諭。國中望族，家家願得中華人物爲婿。顧大嫂從中選擇了數十

家，每位聘金三百兩，綵緞二十端，釵環衣服，另自製送，擇日用肩輿送到宮中。國主同聞妃

看見，一個個秀美端莊，都是夫人材料，歡喜不勝，傳令文武功臣各人自去配合八字。娶親

的男家選不將吉日，入贅的女家看納婿周堂。一國之中，大半是新郎新婦，真覺氣象融和，

君臣同魚水之歡，男女有及時之樂，選遍天下，再沒有這樣快活世界了！只有公孫勝朱武

戴宗樊瑞苦辭了這番喜事，說道：「出家人一心修煉，已掃塵緣，何須眷屬？」國主亦不好

再三相強。

却說國中一個通事官的女兒許配了狄成，因清水澳隔遠，不敢輕離汛地，自備船隻送

去。那白石島關勝原有家眷，國主差人取楊林、高青回國完婚。高青欣然領命，楊林只管

沉吟。關勝道：『這是國主美意，體悉人情，賢弟爲何遲疑？』楊林道：『前日攻這白石島，

若無方明不能成功。他的女兒雖被屠啞所辱，頗生得秀淑，方明幾番要將女兒隨我，恐怕

涉私，堅拒了他，今若另娶，辜負方明這片真心，不去又違國主的美意，故此在兩難。』關

勝道：『這個不難，待我申文替你出辭婚表便是。』就喚方明到來，說道：『你有破白石島

之功，還要陞擢。女兒可與楊將軍做夫人，一同鎮守。』方明道：『久有此心，只因楊將軍

堅辭，故此不敢。今承將軍台旨，即刻送來。』關勝置酒與楊林結親，申文回了國中不題。

却說花逢春來稟國主道：『小姪蒙樂叔叔大恩，未曾報得，當初樂嬖嬖亡後，至今尙無

夫人，曉得樂叔叔性格極雅致的，未必要娶這裏人。公主身旁有一宮娥，原是潮州人，名吳

采仙，姿容豔麗，德性端莊，公主待他如姐妹一般，年已二旬，意欲送與樂叔叔做夫人，特來稟知伯父。」國主道：「樂參政自從毗陵救我出獄，平定金鼇島，結好暹羅國，多是他的大功。今一例相待，甚覺歉然。只是一時聘不出中國夫人，賢姪有此盛意，可謂以德報德了。必要燕少師作合方妙。」就傳燕青來說知此意。燕青道：「此是美事，待我去與他說知驢馬，你竟送到孫立府中便了。」

燕青去會孫立樂和。茶罷閒談。燕青道：「那楊林到會使乖，娶方明的女兒，是揚州瘦馬出身，好不在行，只是與屠腔澆殘。」樂和道：「情之所鍾，也不妨得。」燕青攢着眉說道：「國主又要我臨安走一遭。」樂和道：「爲着何事？」燕青道：「國主專爲參政的大功未曾酬得，一例施行，心上不安，要我去京中聘一位千金小姐送作夫人。」樂和認着真道：「豈有此理！有人侍奉枕席，已爲過分，怎要勞少師遠涉？國主平日如骨肉一般，怎麼正了位就客套起來？待我自去辭謝。」孫立道：「這不是軍國大事，論起來何苦萬里航海？」燕青道：「既然參政方辭，有一位現成夫人就送來了。」樂和道：「少師又來取

笑。夫人那有現成的？」

正說間，只見花駙馬引一乘大轎，四個宮娥，隨着後面擡千金嫁粧，大吹細樂，一行人到來。孫立樂和見了愕然。花逢春道：「樂叔叔，大恩未曾報得。公主身旁有一宮娥，名吳

采仙，是潮州人，德容俱備，國主特託燕少師致意，送來權作夫人，以表一點微忱。」孫立道：

「方纔少師說，要到臨安聘娶，萬分使不得。若駙馬盛意，樂舅就可拜領了。」燕青笑道：

「我說是現成的。——請夫人出轎。」

吳采仙出轎，果然風姿絕世。孫立大喜，自請夫人接進，就設酒款待燕青花逢春。酒散之後，孫立料理花燭，與樂和結親，分明韓夫人遇着于祐，樂不可言。

次日，孫立樂和來謝國主并駙馬。燕青裴宣柴進俱在殿上。稱謝過了，國主喚宣呼

延鈺到來道：「賢姪，你前日叫留共濤之女，今你既有了夫人，領去做副室罷。」呼延鈺道：

「小姪那裏要他？只因共濤篡弒，全家誅戮，此女無辜被薩頭陀強逼成婚，且律上原有出

嫁之女免死一款，故敢求留他一命。於今他也有着落了：那鄆哥雖是小人，倒也有義氣，曾

在李家道口救了我們三人性命，又有破鄆城縣的功，故我意欲將此女賞與他爲妻，不識可
否？」國主道：「有罪則誅，有功則賞。既如此，你就領去賞他爲妻罷。」呼延鈺領去。

國主道：「我還有幾個人不曾賞得。」即傳令旨喚熊勝許義唐牛兒吉孚和合兒鄆

哥花信方明等到。方明在白石島，不能卽至。熊勝等俱來叩頭。國主道：「熊勝有破龍

角寨之功，許義有招降韭山門之力，吉孚唐牛兒救出柴丞相，鄆哥救了三位賢姪與還道村

之功，和合兒內應破共濤，方明有攻白石島之績，花信三世忠勤，並爲可嘉，各俱量授統制之

職。」將公孫勝等苦辭那幾頭親事，又選三四家送熊勝等去招贅成婚。鄆哥已有了共

濤之女爲妻，令隨呼延鈺。唐牛兒吉孚在丞相府効用。花信年老辭了續紘，住駙馬府總

管。方明自在白石島。熊勝監守城門。許義領舡巡海。發放已畢，各各謝恩而出。正

是做功必錄，恩澤普遍，無不稱功頌德，感激歡呼。

一日忽有報來，高麗國王親來聘問，已在青霓島相近。國主卽差童威童猛先去遠接，

再差孫新蔡慶宋清杜興到海岸伺候。過了一日，那邊官員先齎高麗紙大紅全帖，上面寫道：『宗弟僕頓首拜。』這裏探事官報道到了，國主喚排轎，同丞相柴進少師燕青參政樂和吏部裴宣到皇華館迎接。

那高麗國王李倣只帶兩員大臣，四員內監，五百名羽林軍護駕。相見之時，各敘景仰之意。高麗王道：『僻處海隅，蕞爾小國，久企老宗兄天縱之資，統理大邦，特覲龍光，祇領清誨。』國主答道：『樗櫟之材，承乏小國，屢欲恭詣闕庭，反蒙先顧，何以克當？』

兩位國王並輦而行。到金鑾殿上，柴進等一同拜謁。高麗王連忙回禮道：『各位俱是伊呂之材，大名如雷灌耳，宗兄得此良佐，自然光被四海。若某小邦，並無濟時之才，深懼隕越。』國王道：『上國是箕子開基，文明禮樂，自漢唐以來，世多碩輔。弟這裏這幾人都。是昔日盟友，相助分理，以匡不逮，怎敢望貴國世臣？』

敘過話，光祿寺排設筵宴，水陸畢陳，笙簧迭奏。飲酒中間，高麗王道：『小邦始號朝鮮，頗以禮義自持，爲大宋東藩。倭王自恃其強，長來侵犯。前承使臣頒令，約共隄防，奈弟齒

衰邁，又且善病，已傳位小兒。恐他愚弱不能料理，宗兄威行海外，文武忠良，成救駕之功，建不世之業，欲結爲兄弟爲唇齒之邦，想蒙宗兄不棄。」國主道：「前日三島倡亂，革鵬借兵，倭王遣關白將萬人來攻，已見隻輪不返。若二國結連如左右手，倭國擊東，則弟從西救，擊西則兄必從東應，自然不敢再肆荼毒。若得俯納，爲弟叨荷實多。」高麗王大喜。當夕酒散。

次晨焚起一爐好香，高麗國王李僕，暹羅國王李俊，共拜天地，然後交拜。高麗國王年長爲兄，暹羅王爲弟。兩國大臣各相交拜。對天設誓道：「李僕李俊忝爲同姓，二國相隣，結爲兄弟，盡忠天朝，撫牧萬姓；若有外侮，并力捍禦；倘生內亂，亟爲勦除；吉凶聘問，災豐相恤。自盟之後，永以爲好，若有背違，天必厭之。」自此之後，兄弟稱呼。

高麗王道：「前日蒙道君皇帝差御醫安道全療愈我病，再生之德，未曾酬報。前奉使到敝邦，爲國事倥傯，不及請教，今欲再求診視，不知在否？」李國主道：「安道全原是梁山泊聚義的，因欽差治長兄的病，回到金鼈島，遇颶風翻了船，小弟救出，送到東京，被盧師越所

譜，蔡京欲置重典，幸宿太尉救解，逃到登雲山，得保性命。聞得宿太尉說，那盧師越投順金朝，認錯了病，被幹離不所殺。安道全這口氣泄了；如今是在這裏。」

傳旨宣了安道全來到，拜見高麗王，致謝前日厚賜。高麗王道：「承先生神術，重得延生，只是賤體尙弱，欲再求良方。」安道全凝神定慮，診了高麗王太素脈，稟道：「殿下精神雖弱，脈氣甚清，定享遐齡，兼有神仙之分，當斟酌一方呈上。」

高麗王道：「寡人已傳位世子，庶務一應不理，正欲息慮修真，聞得吾弟處有一公孫先生，欲求一見，可得瞻禮否？」國主道：「公孫先生在丹霞宮修道，小弟正要去看他，可以同往。」高麗王大喜，不用儀從，二主並馬而行，柴進安道全隨後。

到了丹霞山，高麗王見山景清幽，不勝欣羨道：「敵邦只有濁浪頑山，那裏得此仙境？」公孫勝聞知，同朱武樊瑞出來迎接。到大殿上，先拜了三清。公孫勝等要下拜，高麗王道：「正欲投在門下，豈敢當此！」行了稽首禮，接到秋濤軒獻茶。各處遊玩，又登海天閣，見萬頃銀濤，千山削翠，心曠神怡。國主道：「欲與先生計議建一壇羅天大醮，報答神明，追薦

宋公明等并陣亡將士，不識幾時好起壇場？」公孫勝命朱武擇了第三日良辰啓醮。

國主道：「敢屈兄王大駕寬住幾日，與觀勝會，何如？」高麗國王喜允。公孫勝就命朱武開了科儀。國主卽敕有司辦理，選七七四十九員得道高真，做七日道場。殿前立起兩掛長旛，旛上寫道：

一靈秉正，縱然鐵額銅頭，盡作忠臣孝子。
萬法融時，任他刀山劍樹，化爲玉壘瓊葩。

殿上擺設得十分莊嚴，就啓醮。這日公孫勝主壇，披錦襪鶴氅，星冠象簡，一日三朝，唵誦經文，施符設咒。國主與衆文武齋戒沐浴，朝夕禮拜。

到圓滿這日，國母聞妃公主花太夫人等都來朝禮。國主叫縱百姓觀仰。到三更時分，公孫勝虔心發表，專求顯應。此時一輪皓月當空，萬里無雲，微風不動。忽聽得西北天門上一聲响，現出萬朵彩雲，霞光絢爛，半空裏仙樂鏗鏘，異香馥郁。國主同衆人不勝駭異。雲過處，閃出朱旛絳節，玉女金童，宋公明等俱立雲端。後邊又有一小隊，却是舊國主

馬養真。萬目同見，一齊下拜。逾時冉冉而去。衆人盡道虔誠所感，道法高妙所致，無不歡忻皈依。

高麗王見這般顯應，次日喚內監備了贊儀，拜公孫勝爲師。回到國中謝別國主道：

『承老弟不棄，得聯宗譜，榮幸之至！今返小邦，看小兒綜理國政，稍得就緒，明春即到丹霞宮來出家。』國主款留不住，又設宴餞別，命童威童猛送至界口而還。自此無事。

不覺臘盡春回，上元將到。國主傳令請金鼇四島並清水澳將領都到國中，與國中文武大家慶賞元宵。搭三座鰲山：金鑾殿前一座，朝京樓下一座，宮中一座，廣放花燈，與民同樂。設三處大酒館，戶部給下錢糧，備辦酒饌，自十三夜起至十五夜止，效唐朝時故事，大脯三日；凡有職官員并禁林兵役都掛牙牌，竟到館中任意喫酒，不要會鈔。公卿宅眷俱入宮陪侍國母宮中賞燈，聞妃爲首，願大嫂押班。笙歌細樂，烟花花砲，通宵徹夜不休。朝門前設兵護衛，國主同丞相柴進以下文武各官俱上朝京樓宴會。樂和把初出海時花逢春射

死鯨魚那兩個魚珠鏤空了，點上蠟燭，如巴斗大兩顆水晶丸，銀光閃閃，人都猜不出是什麼東西做的，真是奇觀。

公孫勝等也到。國主正坐，其餘四十二人序爵安位。國主舉杯道：「幸得皇天護祐，

朝廷錫恩，衆兄弟同心輔助，得成此大事業。思量在常州看燈，被呂太守拿了，衆兄弟用計救得出來，海外稱尊，正所云「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今遇上元佳節，不可不慶。只是不宜荒淫，一年一次，與衆兄弟暢敘歡情，却無不可。」

飲到半酣，喝那奏樂的住了。國主道：「我雖粗鄙，雅好文墨。當年重陽賞菊，宋公明有滿江紅一闋，至今我還記在心中。今日勝會，不可無詩以紀其盛。若只是大塊肉大碗酒，依舊梁山泊上光景了。諸位中有能詩的，各自做來；如不能者，罰依金谷酒數。我先罰起。」喚內侍斟上三大犀杯吃了，取文房四寶放在閒桌上。

衆人互相推讓。丞相柴進拂拭花箋，吟成一首呈上：

氣象巍巍大國風，元宵樂事賞心同。冰輪湧出金鼈背，萬載千秋一照中。

國主衆人看了，稱贊道：『臺閣氣象，燕許手筆，可卜將來相業。』

聞煥章吟道：

柳梢殘雪拂東風，燈月交輝瑞靄同。聖世必須興禮樂，薰陶養育辟雍中。

柴進道：『足徵國丈教胄子育人材雅化。』

蕭讓把酒吟成一首：

太史由來采國風，賡歌又與舜廷同。萬花明月元宵夜，杯酒君臣一氣中。

聞煥章道：『好個「杯酒君臣一氣中」，真是盛世明良！』

燕青作言志詩道：

少年浪跡似飄風，曾記東京此夜同。知己君臣難拂袖，且酣烟月五湖中。

樂和道：『燕少師要扁舟五湖，有盧小姐作西施了。只是國主是可同安樂的。』

蔣敬手裏像打算子一般，停了片時，也做一首道：

瀛海澄波無疾風，洞庭秋月一般同。笙歌鼎沸瓊筵盛，映徹銀花綠酒中。

燕青道：「洞庭秋月」是瀟湘八景之一，可知是潭州人哩。」

宋安平矢口成章道：

物華天寶動和風，一派簫韶仙苑同。宣到玉堂傳草詔，金蓮兩炬落梅中。

裴宣道：「宋學士此詩自是翰林苑仙班，移動不得。」

花逢春不假思索，把錦箋起稿道：

玉街十里颭香風，長喜元宵佳節同。走馬夜深金埒上，絲鞭遙指鳳樓中。

衆人盡贊道：「駙馬應詔之作，古來甚少，花公子此詩稱絕唱了。」燕青又問柴進道：「柴

丞相，你是做過方臘駙馬的，那時曾做詩麼？」合席拍手大笑。

公孫勝道：「貧道不曉得吟詩，唱個道情罷。」敲着漁鼓簡板，唱西江月道：

回首風塵自遠，息機萬慮俱忘。功名富貴霎時忙，走馬燈邊一樣。

美酒三杯沉醉，白雲一枕清涼。蓬萊閭苑可翱翔，早渡洪波弱浪。

國主大喜。合席斟上大觥。阮小七道：「國主的令，不能詩者罰三大杯，我連字也不認得，

該吃六大杯。」衆人皆笑起來。

梨園子弟呈上院本。

柴進繙了幾頁，見了有水滸記，問是甚麼故事。

那副末裏道：

「此是千歲與各位爺的出處，是周美成學士填詞。」國王道：「我們所做的事，難道就有戲文？就演他！」梨園道：「恐內中有不便處，小的們不敢。」國王道：「何妨！你不見

關聖帝君的獨行千里，過五關斬六將，長是扮的。不要忌諱，盡情做來。」梨園下去。

鬧了三通場，先是吏巾圓領宋公明登場。到智取生辰綱，阮小七不勝指手畫腳起來。

及後演宋公明怒殺閻婆惜，國主拍案道：「那淫婦該殺！」演至江州劫法場，戴宗道：「我

那時已是死數了，不料尙有今日！」做出時遷盜甲，呼延灼道：「若無徐寧上山，怎破連環

馬？」鑼鼓震天價聲，黑旋風大鬧東京。徐晟道：「這李師師便是西湖上的麼？」樂和

笑道：「你還記得潑翻茶在袍子上？」慢慢做到燕青打鬪台。國王道：「少師那時手脚

還利便。」直演到宋公明衣錦還鄉，柴進道：「虧他情節件件做到，回想起來，真是一夢！

再有誰人把後本接上，我們今日同賞元宵大團圓了。」正是「歡娛嫌夜短，」已是鷄鳴

四野，撤席歸宮。一連歡樂了三夜，謝恩而出，各守職業去訖。

到了秋間，那高麗國王果然換了道粧，只帶兩名內監，兩個行童，到丹霞宮投公孫勝出了家，錢糧他國中不時送來。自後國泰民安，風調雨順，五谷豐登，人物康阜，真是昇平世界。

國主次年生下世子，因徐神翁之言『若要卸擔，須待登來』遂取名李登。公卿大夫

中大半生子，互結婚姻。每年差官進貢朝廷。國主後至七旬，傳位世子，也到丹霞宮修道，

壽至八十，無疾而終。衆公卿盡享高年。唯有公孫勝到一百二十歲，尸解而去。世子用

宋安平爲相，花逢春呼延鈺徐晟爲將，公卿之子皆爲世臣。李登仁慈守成，又傳數世，與南

宋國運相爲終始云。後賢有詩兩首嘆道：

儒者空談禮樂深，宋朝氣運屬純陰。不因奸佞污青史，那得雄姿起綠林。

報國一身都是膽，交情千載只論心。無端又續英雄譜，醉墨淋漓不自禁。

鄆城小吏志翩翩，白骨封侯亦可憐。未到死生休遽信，漫誇富貴不相捐。

古來凡事多曾有，世上如君亦覺賢。

司馬感懷成史記，一篇游俠最流傳。

水滸續集

水滸後傳

第四十回

中華民國十三年二月出版
中華民國廿三年四月六版

水濟續集(實價)

洋裝兩册大洋二元三角
平裝四册大洋一元七角

郵費七分半

不許
照樣
翻印

點讀者 汪原放 章希呂

校對者 章希呂 周育和
余昌之 章煥堂

發行者 亞東圖書館

印刷者 亞東圖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 亞東圖書館

五馬路棋盤街

的理整法方學科

學 文 話 白

宋官海老兒三水鏡三醒西儒紅水
 人場殘女俠滸花國世姻遊林樓
 話現上英俠滸花國世姻遊林樓
 本形花記傳義集緣義傳記史夢滸

李韓劉文(?) (?)李(?)蒲吳吳曹施
 伯子鶚康(?)汝松承敬雪耐
 元雲鶚康(?)汝松承敬雪耐
 著著著著著著著著著著著著

平洋平洋平洋平洋平洋平洋平洋平洋平洋平洋平洋平洋平洋平洋平洋平洋
 裝裝裝裝裝裝裝裝裝裝裝裝裝裝裝裝裝裝裝裝裝裝裝裝裝裝裝裝裝裝
 一四兩四兩一一四兩四兩四兩四兩四兩四兩八三四兩兩一六三四兩
 冊冊冊冊冊冊冊冊冊冊冊冊冊冊冊冊冊冊冊冊冊冊冊冊冊冊冊冊冊冊
 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
 價價價價價價價價價價價價價價價價價價價價價價價價價價價價價
 六九兩三一兩五八兩兩兩兩一兩一兩二二三三四二三一三三四一兩
 角角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
 五五四五一六一七七三六二二八四三五二二六三二二八二
 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行印館書圖東亞海上

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

科學 · 哲學

- | | | | |
|----------|--|-------------------|--------|
| 先秦名學史 |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 | 胡適著 | 一元三角二分 |
| 神會和尚遺集 | | 胡適校敦煌唐寫本 | 七角五分 |
| 科學與人生觀 | | 陳獨秀序
胡適序 | 一 元 |
| 進化論講話 | | 丘淺次郎著
劉文典譯 | 一元三角 |
| 實生論大旨 | | 杜里舒演講
江紹原譯 | 五 角 |
| 上古的人 | | 房任龍冬著
房任龍冬譯 | 三 角 |
| 達爾文傳及其學說 | | 海李爾著
海李爾譯 | 五角五分 |
| 婦女自然史 | 和文的研究 | 海李爾著
海李爾譯 | 五 角 |
| 人類的性生活 | | 程浩著 | 三角五分 |
| 節制生育問題 | | 程浩著 | 四角五分 |
| 優生學與婚姻 | | 威廉魯濱生著
高方譯 | 四角五分 |
| 戀愛心理研究 | | 斯丹大爾著
任白濤朱緝之合譯 | 一元一角 |
| 近代戀愛名論 | | 任白濤輯譯 | 八 角 |
| 世界科學新譚 | | 孟壽椿編述 | 一元四角 |

文學雜著

吳敬梓著	文木山房集	一元二角
陸侃如編	屈原	九角
陸侃如編	宋玉	七角
孫俱工編	唐代底勞動文藝	七角
平萬編	俄羅斯的文學	六角五分
徐嘉瑞著	中古文學概論	三角五分
楊鴻烈著	中國文學雜論	六角
汪馥泉譯	新文學概論	三角五分
任白濤輯譯	給志任文藝者	八角
俞平伯著	紅樓夢辨	一元
朱自清著	踪跡	四角
寒星著	流離	五角五分
高語罕著	百花亭畔	五角
OM同人編	一九二四年·我們的七月	五角
OM同人編	一九二五年·我們的六月	六角
李秉之譯	俄宮見聞記	三角
高語罕著	白話書信	八角
程萬孚譯	柴霍夫書信集	九角
魏蘭女士譯	歐洲近二百年名人情書正續集	各七角五分
張其柯編	現代情書1.2.3集	各四角五分
田漢等著	三葉集	三角五分
蔣光慈等著	紀念碑	五角五分

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

封底